

# 奇俠精忠傳



續編第三集  
上海益新書社發行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四版

奇俠精忠傳續集第三

定價大洋六角

著者 玉田趙煥亭

發行者 莫釐錢愚欣

印刷者 益新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益新書社  
東  
仁里第一  
家

分售處 各省大書局

分發行所

天津 江東書局 漢口 東壁圖書社  
北京 進化書局 杭州 問經堂  
廣州 共和書局 各省 中華書局

風雲際會 奇俠精忠傳續集 第三目錄

第一回

王三槐聚眾秘魔山

伍佩弦結客白袍將

第二回

郭建業大鬧黃楊浦

王樹風恩結夜叉婆

第三回

添羽翼三槐收健將

告逆亂一十顯狂癡

第四回

賴秀才伏闕揭奸謀

湯大令無心得健僕

第五回

風壯士逢俠遂改行

杜巡檢上任轉憂貧

第六回

薄官窮途傳笑柄

坊卒醉酒遇同寅

第七回

杜侃詰奸捉教匪

無畏定計賺紅英

第八回

搶寡婦冷高鬧牢獄

開規運川鄂動妖氛

第九回

烏林阿銜命赴西川

憚三娘僑裝刺欽使

第十回

王樹風險據重慶府

高天德保教渭南城

第十一回

范老虎貪心揭密札

金溪村教衆抗官差

第十二回

遞冤狀教衆鬧琴堂

激大變梟雄出棘獄

第十三回

亂三省妖民播邪教

求一士奸相逞兇謀

第十四回

乾清宮侍衛捉刺客

平仲祠雙俠問山樵

第十五回

獻逆俘將士論功

歸故里兄弟聯騎

第十六回

訪書聲異人談數學

拜慈幃樂事敘天倫

風雲際會

# 奇俠精忠傳續集

第三上

第一回 王三槐聚衆秘魔山 伍佩弦結客白袍將

且說紅英等正在揣擬高天德是何情形。忽報陝西使人暫回。急忙喚進來。面詢一切。使人道。高爺刻下。正被本縣官兒聘請出來。幫辦賑務。一天到晚。非常忙碌。當時見了教主的書札。沉吟良久。只微笑道。怎你家教主書中之意。便似四川王教主一般。便是王教主也。累次來這等的書札。今俺不便作回書。你只帶俺幾句言辭。回去覆命罷。說罷。從貼身取出一幅花箋。雙手呈上。田祿不由目視方中。微微而笑。只見紅英微聳眉頭。念那詞句道。

教本爲善。

適可而止。

加以作用。

乃非教旨。

戕教存教。

一念幾微。

慎哉禍亂。

勿與福違。

紅英念罷。目示使人退出。便憤然擲箋於地。道：俺以爲高天德是個仗爽有大志的人。不想却這等黏皮帶骨。吞吞吐吐。田祿道：俺往年過金溪村時。便見他態度頗頗冷靜。只是他辦理教務。甚是認真。方中聳肩道：他只要認真教務。便好說咧。將來不愁他不合咱一事。這種人。雖不易動作。但是一旦動作起來。定是個勁膀膊哩。（又見賊智）如今咱只須準備一切。且等川中信息。便可相機行事咧。不題這裏紅英等準備着興妖作怪。且說四川王三槐。自賂遺和珅。並交接新川督阿弋色。不但劉清撤任。便是正氣官員。部大半閒居。三槐肆無忌憚。大擴教務。遍於通省。此時三槐意在聳衆自異。便託言養靜修真。自在川中秘魔山。建築壇院。大興土木。並四圍修造下院。數十餘所。以備各教。目前來白事居住。那秘魔山本來地勢險峻。山中地面廣闊。非常。在裏面屯糧集草。製造甲仗兵器之類。甚是相宜。三槐又相度地勢。建

造關卡礮樓。收拾得鐵桶一般。名爲備盜。這時他總教下。除王樹風之外。還有四個大教目。一個叫謝天福。書吏出身。頗精拳棒。生得白彪彪一張臉。兩道豎眉。濃而且勁。人呼爲賽二郎。一個叫牛保義。屠戶出身。力大無窮。他少年時。合人賭力量。曾生挽鬥牛之角。使他分開。此人生得面黑如鐵。好著皂衣。善用一柄真武劍。揮霍如風。因此人家贈他個綽號。叫黑風怪。還有一個。是富戶出身。家有一片鹽灶場。甚是興旺。他身處富境。族中沒落子的。未免時思浸潤。起初。他也去點綴。不想族中有個潑皮。混名兒臭石頭。見他不哼不哈。以爲可欺。只要手中沒錢。便臥在他門首。蠻鬧海罵。並且喉使出自家老婆。前去訛人。這富戶。偶一推拉。那老婆便自家掠衣披髮。說是富戶調戲了他。富戶沒法兒。只得拿錢了事。此風一開。族人們紛紛效尤。甚至於你來放火。我來上吊。二大爺硬割田穀。三嬖嬖強拉耕牛。鬧得個富戶。按下葫蘆。

飄起來。簡直的日不聊生。你想那富戶。便是泥人兒。也有點火性。何況那富戶。性如烈火。兼精拳棒。在本地少年場中。也是蹂躪脚四街亂顛的脚色。就因爲終是同族。撕不掉面孔。當時被族中人。這麼一擠兌。不由引起他的生楞性兒。可笑臭石頭等。不知就裏。依然得意揚揚。一日又公推出個潑辣婆娘。前去作鬧。這婆娘。生得鷄精似的。有三十來歲。腆胸脯兒。破鑼嗓子。合人三句話不投機。便講揪頭掠髻。外掛着撕褲擰毛。外號兒閃電奶奶。當時臭石頭等。聚在一處。專聽好音。頃耳良久。不聽得富戶宅中作鬧。於是衆人詫異道。閃電奶奶。怎的這麼雅俏。莫非他偏着咱們。吃獨食去了麼。臭石頭怒道。他真個如此。俺馬上便當他的閃電爺。於是匆匆跑出門。方想去觀究竟。便聽得一陣呻楚之聲。隱隱送來。抬頭一望。正是那閃電奶奶。紅郁郁的臉兒。皆牙裂嘴。小髻兒滾得稀爛。攢着老大眉頭。僕着身兒。一支手插入腰際。



一癆一點。向家飛跑。臭石頭暗笑道。好麼。你在俺跟前弄乾坤。可知還早哩。他一手護腰。不知得了多少錢鈔來咧。俺且趕將去。分一半再說。於是放輕脚步。緊跟在後。便聽得閃電奶奶嘟噥道。你說這事兒。說的麼。不說罷。不說罷。罷。罷。罷。臭石頭一聽。越法以爲他得了實惠來咧。先喜得甚麼似的。須臾到得閃電奶奶家門。只見他不暇掩門。匆匆便入。直奔住室。這裏臭石頭略爲躊躇。又起貪心。暗道。合該俺財運亨通。如今他家中無人。少時他拿出錢鈔。俺簡直的搶了便走。他若不依。俺只給他個胡廝賴。沒人沒證。還合他平分甚麼。想的得意。便越法放輕脚步。湊向住室牕隙一蹑。只見閃電奶奶正背着臉兒。半蹲半坐的在坑上。似乎是整理腰間。於是臭石頭悄悄進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從閃電奶奶背後。大呼撲上道。快拿過來吧。看抖掉了銀渣兒。還了得哩。伸手一摸之間。却抓着一塊濕濃濃的粗紙。臭氣異常。臭石頭

仔細一看。連嚷晦氣。一摔那手。猩紅點點。閃電奶奶一瞧是臭石頭。便咬着牙兒道。你這冒失鬼。便這等鷄腸鼠肚。誰還背了你吃獨食麼。如今那主兒。（指富戶）業已預備了錢鈔。俺因醜醜月事忽來。沒等着拿錢。你如等不得。便叫你婆子去拿來吧。臭石頭聽得拿錢。撒脚便跑向家。一看他婆子臭奶奶正在豪着屁股喂猪。臭石頭噪道。傻婆子。如今有件事。要用着你哩。因將閃電奶奶之話一說。臭奶奶扭頭道。俺不去。知那主兒。給錢不給呢。俺又不曾撒潑放賴。沒的白不赤的。僵在那裏。臭石頭罵道。浪蹄子。你去一踰。多少須夾塞他點東西來。（絕倒）難道還有虧吃不成。臭奶奶被逼不過。只得攏攏頭兒。整整衣衫。扭扭的蹙去。這裏臭石頭高興異常。獨酌自慶。三杯落肚。妄念紛起。暗想道。錢難弄。屎難吃。如今俺婆子。拋頭露面的去拿錢。挨訛受槓。聽人家多少的挖苦話兒。真也不容易。這注錢到手。定規須辦點

正事。千萬別胡花咧。要緊要緊。少時望望屋內。窮氣颼颼。不由歎道。臭石頭。實在是個苦小子。自呱呱一聲。直到今日。簡直的窮得精眼毛光。也沒吃過。也沒穿過。遇了好人。叫聲小可憐。遇了壞人。叫俺聲胎裏窮。如今得了大錢。俺可要撈撈梢咧。先給他個燒餅菓子（北俗呼油炸膾爲菓子）不離嘴。袂襖馬褂常穿着。再置頭毛驢子。開片磨房。好在俺那家主婆。過日子滴水不漏。俺兩口兒。兢兢業業。魚幫水。水幫魚的。過起份火騰騰的日子。好不快活。寡指着耍不要臉。濟得甚事呢。想的得意。連連舉杯。剛唱得兩句。十不閒道。月有圓缺。天有陰橫。財不發命窮人。只聽房外。號啕大哭。臭奶奶拉着腿子。踉跟闖進。業已髮亂衣裂。褲兒上一道撕痕。露着巴掌大一塊白皮肉。不容分說。揪住臭石頭便唾。臭石頭莫名其妙。好歹勸住他。一問所以。大跳道。這還了得。他這法兒。比強奸還歹毒。你且將息。俺尋他拚命去。好哇。怪不得。

閃電奶奶那種樣兒。原來都吃了橫虧來咧。如今俺沒那話兒。看你怎生處置。說着如飛而去。那知那富戶。早準備下一味硬作。臭石頭到門。方罵得一句。早被富戶一拳打翻。喝令左右一齊上。按捺定便撕褲兒。小蘿蔔粗細的本椽子。登時奉敬尊賢。當時臭石頭一路哭罵。掙將回來。望着臭奶奶。只好彼此乾咕眼。甘苦自知。欲待約人尋釁。又委實不好說得。只得暫忍憤恨。再作區處。也是合當有事。過得月把。那富戶忽然合一個灶丁的老婆。刮搭上咧。偏巧那灶丁。偶赴某處。半路上被人殺死。兇手無著。於是臭石頭便調唆灶丁族人。合那富戶打起官司。便說富戶因姦謀斃灶丁。官中人看那富戶久已垂涎。這一來。真是抓住有柄的燒餅咧。於是一索兒將富戶捉到官中。敲剝捶楚。無所不至。直待贖業擠乾。方判了個嫌疑散押。取保釋出。業已家產都盡。窮得叮叮噹噹。這時臭石頭。因調唆這場是非。狠撈摸些油水。居然

也有頭有臉。似個人兒咧。一日合族人等。正在門首閒談。恰好那富戶衣裳藍縷。從門首掩面趨過。那富戶。本是個漂亮胎貌。生得精精壯壯。馬上步下。武藝精通。善用一桿爛銀鎗。家數非常。有白袍將之目。這當兒猥瑣。去族人等。方在背後指點。並笑道。真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如今你老人家。（指臭石頭）一天旺相似一天咧。臭石頭得意之下。便大笑道。你看這纔。是現世報哩。他（指富戶）會擺佈人屁股。俺看他窮得很也。快賣屁股咧。不想說話聲高。早被富戶聽去。那股無明烈火。簡直說就大咧。當時却不發作。忍氣撻去。便是這夜裏。那富戶躍入臭石頭家中。一氣兒殺掉臭石頭。並男女五口。從此那富戶亡命在逃。各處流轉。沒奈何。賣藝餬口。一日暨至川西某縣。又在鬧市中作場。說過一套江湖話。向四外觀者一抱拳。即便打了一套拳脚。俗語說的好。人是衣衫。馬是鞍韉。那富戶破衣破褲。用麻繩兒繫。

着腰腿。脚下踹一雙打板鞋子。打起來落落拓拓。未免有點不夠瞧的。他却  
不理會。依然的熊經鳥伸。丟開渾身解數。盤旋良久。却不見觀者喝彩丟錢。  
那富戶急欲求工。登時抖抖精神。一變拳法。真是滿場中龍超虎躍。風團一  
般。正這當兒。那富戶颺的聲一腿飛起。只聽哧一響。觀者登時都哈哈大笑。  
恰好一旁有兩個媳婦子。便紅着臉兒笑唾道。咱快去罷。這賣藝的好沒人  
樣。一言未盡。那富戶打到酣暢處。簡直的收煞不住。又一擰身。用了個踢倒  
太山勢。一足蹙去。只見颺一聲。平空裏飛起件烏油油的東西。觀者拍掌大  
笑道。好哇。小心着窮爺的法寶哇。賣拳棒。到這般地步。簡直說。你不如給俺  
兩個嘴巴哩。胡噪之間。那東西拍搭一落。正砸在一個孩子頭上。只管怪哭。  
原來富戶那褲。糟破不堪。起先是掙裂褲襠。露出本錢。後來又踢脫鞋子。當  
時富戶被嘲。委實不能再作場。便舉目四望。點點頭兒。長歎一聲。方披上破

長衫。想要捩去。只見衆人一閃。蹺入個高大漢子。衣冠氣概。甚是闊綽。向富戶抱拳道。足下端的好拳棒。具此武功。爲何流落江湖呢。便請屈過舍下。一叙如何。富戶一望那漢子。不由自慚形穢。那漢子不容分說。拖了便走。須臾抵一所高大宅舍。甚是氣概。許多廝僕。一見那漢子。都垂手侍立。那富戶一路怙憊。來至宅內大廳上。偷觀其中陳設。便如自己當年。身處富境的光景。那富戶觸境生感。不由直櫛櫛站在那裏。及至主人揖坐。方纔神色稍復。賓主互問姓氏。彼此客氣數語。富戶方知那漢子。姓伍。名佩弦。便是本地著戶。自言以鹽爲業。談吐之間。十分豪爽。詢知富戶流落情形。十分歎息。富戶茶罷起辭。那漢子那裏肯放。立命僕人。領了富戶。就別室中沐浴更衣。就在大廳中大排筵宴。合富戶款洽起來。賓主偶談到武功。那漢子也略知一二。直吃到月上花稍。方纔散席。當夜便留富戶。住在雅室中。一切伺應。便如上賓。

一般。次日富戶好生不安。便尋主人。要辭謝。去。僕人道。俺主人分咐。您只管住個一年半載。都不打緊。總須俺主人出門回頭。方容您去哩。富戶沒奈何。只得暫住。一連七八日。那飲食服用。真是掉着樣兒。供上來。竟有富戶平生所未享用過的。那侍僕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見富戶悶倦了。便喚出內宅歌姬。吹彈歌舞。有時又領了他花園散步。只是富戶一問起他主人。究竟是何營業。怎便如此氣勢。僕人見問。只微笑不語。那富戶心頭。胡猜亂想。再也猜度不出。始而怙懣。繼而焦燥。兩念交乘。竟忽覺得不妙起來。因這時川中盛行幫匪。這幫匪。有青幫紅幫之分。青幫講意氣勢力。不害人。紅幫雖一般的講意氣勢力。却又多着椎埋殺割。時時有血案子。其名叫作掛紅。兩幫人截然不同。那老大哥（幫中首領之名）却都有狠嚴厲的規法。狠團結的精神。其時幫中有所謂宰白鴨的說法。便是幫中要人。犯了命案。或官中輯



捕急緊。勢不能免。便捉弄個外路人來。前去頂兇。他們幫中人。手眼通神。暗通官中。頂兇一到官。任你怎樣分辨。那算白說一大堆。當時那富戶。疑慮到宰白鳴之事。甚是怙懣。但自恃武功。頗想不辭而去。無奈侍僕等。殷勤非常。只言主人一兩日間。即便轉來。富戶欲觀究竟。只得且往。一夜晚上。那富戶偶到院中便溺。却聽得下房。僕人喊喳談話。一僕道。如今咱主人。因爲那檔子事。弄個活祖宗來。也不知供養到幾時。纔用他哩。（險語嚇煞）一僕笑道。光景也沒多時。單等咱幫友一到。就該動手咧。（愈說愈險。方見下文之奇）富戶一聽。不由且驚且怒。沉吟一回。便趑轉室內。拍案大叫道。來呀。一僕人急忙奔入。一看富戶。沉着臉子。因笑道。您要甚麼。儘管分咐。富戶冷笑道。俺就要兩宗兒。一來要命。二來還要你主人。你這廝。再支吾俺。不去請主人。俺立時就走掉。只當等閒。僕人忙道。你老別生氣。俺去請家主。就是說着。

匆匆跑出。這裏富戶方在氣吼吼挽袖勒胳膊。準備動武。只見門簾啓處。佩弦含笑而入。方說得一句失陪。已被富戶臂胸揪住。大喝道。好哇。你將俺軟禁在此。弄得好乾坤哩。俺窮命雖不值錢。却沒賣與你去當白鴨。佩弦知他誤會。不由大笑道。足下放手。俺攀交足下。却有正事相煩。怎的說到白鴨上呢。富戶聽了。頗覺冒昧。沒奈何。赧赧然一問所以。只見佩弦愀然退立。一整面孔。忽的矮了半截。正是。

長跽有求知底事。

深談悍婦亦驚人。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郭建業大鬧黃楊浦 王樹風恩結夜叉婆

且說那富戶見佩弦跪倒。連忙扶起。道。伍爺這是爲何。只要你不用俺這條命。其餘的事俺一概不辭。佩弦喜道。如此足見高誼。說着。賓主落坐。那佩弦

便從頭至尾。說出一席活來。原來伍佩弦。身在青幫。是個鹽梟的頭領。這一帶方圓三二百里間。梟徒都歸他指揮。所以家貲甚富。不想正在得意當兒。忽從外路來了個女梟徒。名叫憚三娘。生得長大白皙。好體面。一身武功。善用雙股劍。馳馬如飛。若講高來高去。聳躍能爲。越法了得。他曾拒捕官軍。躍登十幾丈的高樓。利履如飛。使人目眩。四外官軍叢射。箭如飛蝗。三娘舞動雙劍。擋得那箭。便如風旋落葉。歸根兒被他跑掉。他在紅幫中。活脫是個夜叉婆。手中人命。少說着也有十幾條。並且性如烈火。敢作敢當。却有一樁好處。是甚愛其夫。並無淫行。（是紅英反影）他丈夫。名叫吳代。是個三寸丁。穀樹皮的脚色。只仰望渾家過日子。三娘却不庸奴其夫。依然夫婦和美。只是三娘脾氣發作。便捶楚吳代。少時性過。仍然視如活寶。他手下徒衆。也不弱於伍佩弦。當時鹽梟頭領。勢力範圍。本各有地盤。不相侵奪。那知憚三娘。

自恃本領。忽的來奪伍佩弦這片所在。當時彼此一交代。不消說立時說。於是各率黨徒。一場廝併。被憚三娘一頓拳頭。打了落花流水。佩弦身負重傷。臥床兩月。方愈。從此憚三娘便硬據此方。指揮梟徒。在黃楊浦地面。築寨據險。甚是氣概。官中雖知得。只好乾貼兩眼。這佩弦懷恨欲報。也非一日。從此便留意江湖朋友。想約客去折服三娘。所以一見那富戶拳棒。登時便款如上賓。又一面分頭遣人。去邀他心腹黨羽。當時富戶聽罷。大笑道。您如此。蝎蝎螫螫。俺當是南山捉虎北海擒龍的事哩。憚三娘一個婦人家。沒脚蠓。有甚能爲。您若早說得。管保他那鳥寨。早被俺踏平咧。說罷。霍的貼起道。黃楊浦在那裏。明天咱就去如何。佩弦道。明天怕去不成。俺所邀的人衆。還須三兩日。方能到齊。富戶笑道。伍兄的人衆。若有用。也不須邀到在下哩。擒賊擒王。只捉到憚三娘。便一天鳥事完畢。這是折服爭氣的勾當。又不是勦賊。

滅寇。何用多人。你只給俺準備兩個硬膀臂便了。說罷哈哈大笑。佩弦思忖道。如今俺黨徒們還沒到。硬膀臂却不易尋。只可先從健僕中挑選兩人。跟你去罷。富戶聽了。忽的一個虎躍。勢如上馬。又一翻身。兩手平端。勢如抖鎗。却笑道。俺的硬膀臂。就是這兩宗兒。佩弦會意道。有的有的。於是立命僕人。整備殺酒。賓主又歡飲一回。方各歸寢。次日一早。佩弦又擺設盛筵。先將一桿鐵鎗。置在座右。富戶道。那黃楊浦。距此多遠。佩弦道。只有十來里地。富戶道。既如此。酒且斟在這裏。等俺去捉得三娘來。叫他把個蓋兒如何。說着一望那鎗道。此鎗似乎脆劣。恐不堪用。說罷。綽鎗出廳。一丟解數。只舞得兩個來回。一抖之間。唳嚦聲。折爲兩斷。佩弦大悅道。只足下這番氣概。足可吞懾敵人。於是喚左右。抬過一桿銀光亂閃的小蛇矛。那鎗纓兒。足有一尺餘。甚是精緻。富戶上手顛顛。十分稱用。於是匆匆結束。大拔步。便往外走。佩

弦跟出宅外。一匹銀鬃駿馬。早已備好。那富戶抱拳爲禮。綽鎗上馬之間。佩弦道。足下珍重。俺隨後便率僕人等。就去接應。富戶應諾。一抖轡頭。早已風馳而去。不題這裏伍佩弦率健僕各持兵器。紛紛上馬。隨後接應。且說憚三娘。這日在寨。因長日無事。便命左右小鬟們撲跌打拳爲戲。大家嘻嘻哈哈。翻翻滾滾。便如鶯穿燕掠。三娘高起興來。便甩去大衣。緊緊鞋子。倏的一個迎風舞柳勢。腰兒一裊。跳落當場。衆小鬟見了。各捻拳頭。哈的聲。一齊上三娘身段靈妙。又復高大。故意引得衆小鬟上頭撲臉。東顛西撞。不是這個碰歪了髻兒。便是那個踏脫了鞋兒。三娘故意價賣點破綻。衆小鬟窺隙攻上。却又撲個空。笑得個三娘倒有些粉汗淫淫。正這當兒。只見左右飛報。道今寨外有伍家來的人。單尋娘娘搦戰。寨衆們趕去捉他。都被他用槍桿打翻。三娘眉頭一蹙。道。伍佩弦這厮。還不死念。也就可笑的緊。他們來了多少人。

呀。左右道。就只一人一騎。三娘聽了。跳起來。一口齷唾。吐向左右道。你們這些膿包東西。來人只單人獨騎。便命寨目們。捉下就是咧。正說之間。只聽寨外一陣吶喊。須臾兩寨目。飛步而入。各帶傷痕。大叫道。來人兇得狠。差不多。要殺進來咧。三娘大怒。忙喝左右備馬。只用絲巾兒緊緊腰身。便似一朵彩雲般。飛身上馬。一擺雙股劍。殺出寨門。眼兒睜處。早見一騎白馬。上面一個英凜凜的漢子。正在往來馳騁。一見三娘。縱馬而來。頭挽矮髻。結束純青。生得明眉皓齒。十分佼健。彼此一望之間。三娘劍指喝道。你這厮。好不自量。難道不認識俺。三娘麼。你是伍家何等人。快通名來。富戶笑道。俺不娶。你不嫁。通名作甚。說着。挺鎗躍馬。直殺過來。只鎗鋒一抖。便明晃晃大似月闌。三娘不敢怠慢。倏的雙劍一分。放開門戶。小脚兒一磕馬鐙。登時殺在一處。兩騎馬。此來彼往。盪起征塵。就寨外平陽淺草間。端的一場好殺。但見。

劍潑秋水。鎗舞梨花。神鎗到處鬼神愁。寶劍飛時山岳動。一個似玉龍戲海。爛銀光捲一團團。一個似彩鳳翻山。青鋒花落幾朶朶。一個是鈎攔劈剝。兩團白氣裹芙蓉。一個是抽刺掠挑。一條怪蟒離洞穴。真個是椿喉戳腹。咄咄逼人。削額劈肩。頭頭是道。今日裏黃楊浦畔。賽白袍戰夜叉婆。異時間白蓮教中。憚三娘與郭建業。

兩人這一陣沖鋒大戰。頃刻百十回合。不分勝敗。不但寨衆都看呆了。便是兩人也都暗暗稱奇。少時三娘性起。喝一聲。撥馬便走。富戶大笑道。那裏走。一磕馬。挺鎗趕去。眼睜睜馬尾接馬頭。那富戶一抖鎗。向三娘後心便刺之間。只見三娘忽的一磕馬。向斜刺一閃。款扭柳腰。左手起處。颼一聲。便是一個撒手劍。一道寒光。直奔富戶咽喉。原來這一着兒。是三娘的生平絕技。專以敗中取勝。那知那富戶會家不忙。趕緊甩鎧。就馬上平身後仰。（家數非



常)一足飛處。噲。噲。踢起那劍。有三丈來高。刷一聲。却落在淺草地裏。三娘一怔之間。富戶已挺身坐起。趁勢兒一抖銀鎗。向三娘後脇便刺。三娘大怒。兜回馬。一劍格去。只那鎗纓兒。一擺纏之間。兩件兵器。急切間分拆不開。三娘伸左手。抓住鎗桿。方要力掣寶劍。不想富戶力氣大。猛一掣鎗。三娘嬌軀。頓時晃了兩晃。說時遲。那時快。兩人各逞氣力。一牽扯的當兒。兩騎馬一個旋轉。三娘身兒一撲。幾乎被富戶騰手抓住。於是三娘索性棄劍。雙手奪鎗。馬上用力。究欠紮實。兩人不約而同的一躍下馬。那富戶奮力一掣之間。三娘腳兒落地未穩。一個躡踵。直撲過來。富戶大笑棄鎗。雙手便抱。三娘雖得那鎗。無奈富戶已撲近懷。那長大兵器。既百忙中運動不靈。那富戶兩條鐵臂。眼睜睜就抱將來。於是拋掉鎗。略退之間。那富戶一伸手。勢險些撈着三娘的束腰絲巾。三娘喝一聲。揮拳搏戰。兩人這一路步下交手。各逞拳術。

騰躍馳逐。一直扭結到深草地裏。正這當兒。只聽得有人大笑道。三娘慢動手。咱都是自家人。啲。聲盡處。闖到一人。刷一聲跳入當場。單臂一揚。將三娘等隔作兩處。隨後十餘騎。潑刺刺的跑來。中有兩人。輕弓短箭。白教中的打扮。簇擁了伍佩弦。合健僕等。各各拋鞍下馬。當時三娘。累得鬚雲微亂。吁吁嬌喘。望見那人。便喊道。王樹風兄。來得正好。快幫俺打這厮。樹風笑道。都是俺這些時在總教主那裏。忙得一團糟。不知你合伍兄。便有這過節兒。如今快來大家厮見。拋却小過結兒。俺還有要言奉告哩。說着。向富戶抱拳道。足下端的好本領。這正是俺教門中求之不得哩。於是草草一說自己來意。三娘笑道。王阿哥。你若是早些鑽出王八窩。不省得俺合人家厮打麼。樹風大笑道。這又是俺的不是咧。於是大家一笑。唱個無禮喏。佩弦先向三娘。一道歉意。這時三娘。俏生生整理腰巾。又攢這眉頭。兜兜鞋兒。不由噗哧一笑道。

俺若早知得你合王兄是朋友。誰耐煩占你這片所在呀。虧你破工夫。竟尋這位朋友（指富戶）來。幸虧俺兩個手擄沒多時。若再待半盞茶時。俺也不管他是鼻頭。是胸口。就給他這麼一脚。說着一蹙脚尖。露出明熒熒的鋼錐。於是樹風大笑。便令三娘導引。一行人直奔寨中。原來王樹風自在苗疆漏網後。便投奔王三槐。幫理教務。更一面給教中物色能人。如樂和再金奎等。都是他夤緣引進。伍佩弦慕他聲望。又是個硬靠山。早就潛自納交。至於憚三娘。却是初當臬匪時。曾被官中捉獲。在官捕健。有甚麼正經人。當時四個捕健。押着三娘赴官。這時三娘。只有二十多歲。水葱似的人兒。俏俐俐的。跟定他們。漆黑的髮兒。塵浣狼藉。短衣窄褲。滾弄得皺皺皺。下面鞋兒上。偏了沾了許多污泥。正在且前且却的當兒。捕健中有一個胖子。迷齊着眼。瞧瞧三娘。不由拖下口涎。喘吁吁一望太陽。道。呵呀。好他娘的熱。像憚娘兒。

細皮白肉。不怕曬化了麼。因撮唇向一同伴道。喂。老二。你有把子笨氣力。你背他兩步不好麼。說着眼兒一瞟。又嘻着嘴道。這一擰擰脚兒。按理說。應當細包絹裏。到寫意時。還須給他安置狠妙的所在纔是。如今就亂踹粗沙大石。好不令人心痛哩。老二笑道。你別不害臊咧。你心痛。不打緊。你可知人家恨得咱牙兒痒痒哩。那麼你肥脊寬背的。貼在上面。又軟又舒齊。你就背他兩步吧。胖子聳肩道。你不曉得。俺有個毛病兒。凡娘兒們一沾俺身。俺立時入下裏不得勁兒。別處還好。惟有這（句）說着彎腰兒一陣醜態。趁勢兒手拂三娘脚兒道。俺就恨煞這塊污泥。你到會找俏皮所在受用哩。（奇語奇想。無賴之至。）三娘大怒。剛要冷不妨給他個沖天炮。一看遠近間時。有行人。只得沉着臉兒。不去理他。不想略退步的當見。那老二一伸手。又摸到鼓蓬蓬的玉乳上。三娘喝道。幹麼呀。老二乾笑道。沒事沒事。俺給你舒舒衣。

搨不好麼。便這等一路調戲。直到旅店。三娘賭氣子不理他門。只坐在廊檐下。冷眼瞧他們呼酒喚菜。十分高興。不是這個過來挨挨肩。便是那個蹺進摸摸髻。氣得三娘俏臉兒紅了又白。白了又紅。就苦於手上帶械。沒法捶他們。正這當兒。却見廂房中一個客人。服飾氣概。甚是闊綽。反攏左袖。在門首踱來踱去。兩目灼灼。望着自己。似乎是有些詫異。恰好店夥蹺近。那客人便喚住他。小語良久。但見店夥回望三娘。一豎大拇指。微笑蹺去。三娘方在心头怙懣。又想設法料理衆捕健。忽覺自己腮上滾熱的肥手兒。摸了一下。一看那胖子。業已笑嘻嘻蹺進。低語道。憚娘子。你既是個創家子。咱都是明人。也不用細講咧。你這下子。一到鹽捕局裏。只有吃不了的苦。兜着走咧。那刑法兒。就沒法說咧。猴兒坐殿咧。羚羊掛角咧。這還不算。獨有一樁。真透着損德堂。便是燒的透紅的鐵燉。將你裹脚剝脫。便這麼架你上燉。吱啦一聲。

以下事兒。俺也不忍說咧。俺如今積點陰功。就此放掉你。左不過是屁股着標。挨頓板子。方纔俺沒說麼。明人不用細講。你這玲瓏剔透的小心眼兒。有甚麼不明白的呢。那麼咱就此落個（句）一個交字。未出口。三娘香頰。登時簇起兩朶紅雲。可也不知是羞是氣。但見鼻翅兒一搨動。水零零眼兒一睜。只略略扭頸。向室中一弩嘴兒。這一來。樂得個胖子。只管打跌。忙悄笑道。我的媽。你真是幹這個的。於是如飛跑入室。先分咐老二道。沒別的。爲兄要勞乏你一踫。離這店七八里。俺有個乾親家皮老娘。可不知搬家不曾。請你去打聽打聽。說罷。吃了杯酒。裂嘴道。這種酒。要酸掉人的下巴。於是。由行囊中。提出兩串老錢。拋給那兩個捕健道。老兄弟。哥哥今天實在走乏咧。非鬧點好酒不成。西莊上有大燒鍋。煩你二位去打點頭岔酒來。總要斟在盞裏。香噴噴堆白花。方纔地道。兩人接了錢。都暗詫異道。胖老哥。向來沒這般大

方過呀。今天倒是日頭從西出咧，於是合老二一齊出店。分頭覓去，不想老二却是個機伶鬼。覺這事兒有些蹊蹺，覓了不遠，悄悄回來。就店首一張。只見那胖子在廊下，正背着臉子。拖拉三娘。那三娘只咬着唇兒，似笑非笑。逡巡之間，兩人已牽拽入室。那胖子隨手掩上門，便聽得裏面嘻笑推挽，亂作一處。老二暗笑道：好哇！這胖小子，真想仙桃仙菓的吃咧。等我就他吃緊當兒，嚇他一傢伙。先讓他害場回馬疔再講。於是躡足到牕下，就隙縫一張。只見三娘束手而坐。胖子摟定他肩膀兒，正在作醜態。三娘笑唾道：你只去掉俺的手械。俺就依你。不然快躲開這裏。胖子道：反正這檔子事，用手作甚。（絕倒）你只安穩穩仰在榻上。容俺服事你就是咧。說罷，拉開騎馬式，蹭近榻沿，便抄三娘兩腿。老二望着他一張肥屁股，圓篤篤的，正在好笑。只聽三娘嬌喝道：去你娘的。雙足一迸。老二眼光一瞬的當兒，只聽嘩啦撲哧。那胖

子一個筋斗直跌出室外。門歪人倒。三娘趕出。大喝道。今日叫你認得老娘。是那個說罷。一抬脚。踏住胖子。舉起手械。就要當頭一下。老二驚喊搶去的當兒。便見那廂房中客人。如飛而至。右手一舉。早已架住三娘雙手。便道。有話慢講。不必動手。於是笑吟吟扶起胖子道。捕差老哥。你可認得俺王樹風麼。說着向三娘一使眼色。又笑道。俺就爲俺這表妹。在這裏等候貴差。如今凡事都有商量。咱且進室細談吧。這句話不打緊。不但胖子吃驚。便是三娘也老大一怔。正是。

一語解紛常事耳。

由來游俠識梟徒。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添羽翼三槐收健將 告逆亂一士顯狂癡

且說那客人。一語道罷。三娘合胖子。登時各轉念頭。三娘暗道。怪的狠。這是



俺那門子表兄呢。那胖子一聽見王樹風三字。暗驚道。壞咧。這王樹風。是江湖中殺人不眨眼的脚色。他這一來。準是劫脫人犯。想到這裏。兩條腿子。只管亂抖。沒奈何。一瞅老二。又羞得臉子通紅。只得跟樹風等。大家入屋。隨便落坐。樹風道。實不相瞞。這憚三娘。是俺表妹。如今官中事。都是瞞上不瞞下。便請貴差。看俺薄面。放掉三娘。俺多少還有點小意思。請諸位買杯茶吃。說着。從懷中掏出一大包銀。足有百十多兩。笑吟吟遞向胖子。胖子喜出望外。方伸手接過。只見老二直槪槪的道。您那乾親家皮老娘。沒搬家。還給您稍了好兒來咧。胖子紅着臉道。得咧。二兄弟。少時老哥多敬你兩杯吧。一言未盡。只聽室外喊道。人家燒鍋內。沒得頭岔酒。您快嚙口饞涎了事吧。（嘲語妙妙。）說罷。兩捕健厮趁而入。原來他兩個一般的起疑。悄悄慙回。當時那胖子。弄得八下裏不是人。只得老着臉。謝過樹風。合火伴攜銀。匆匆而去。這

裏三娘。合樹風談敘起來。深感樹風拯救之誼。便真個結爲異姓兄妹。從此相別過。那三娘依舊在紅幫中縱橫。這時風樹。偶同兩個教友。奔走教務。道出此間。恰好遇着伍佩弦。率領健僕。匆匆而來。當時樹風。詢知伍佩弦。合三娘一段事。不由大笑。力以排解自任。所以同佩弦趕到。正是那富戶合三娘。打作一團的當兒。當時三娘。導引大家入寨。各相款談。便大排筵席。與佩弦杯酒釋嫌。酒至半酣。樹風左望那富戶。氣概昂昂。右顧三娘。英姿佼佼。因舉杯笑道。你兩人如此本領。怎不想個發達事作。如今倒有個絕好機會。便是俺總教王教主。正在求賢若渴。你兩人若投教中。將來事業正多哩。兩人聽了。都各大悅。惟有伍佩弦。更自私心暗喜。從此富戶合三娘。都跟樹風。投到教中。說了半天。這富戶姓字爲誰呢。此人姓郭名建業。在三槐教下。合賽二郎謝天福。黑風怪牛保義。都是錚錚有聲的。再搭上夜叉婆。三娘人。

稱白教四將。惟有憚三娘。雖然入教。却不信教中邪法。因積勢所在。不便獨異。只得聊且鬼混。無事時。撥馬舞劍。再暇逸了。便合他丈夫並轡出遊。大家見那彩鳳隨鴉的樣兒。都替三娘叫屈。三娘却不理會。三槐本邪淫性成。當三娘初入教時。三槐喜他姿色。曾累次遣人伸意。都被三娘婉言拒絕。一日三槐乘醉。夜入其居。恰值三娘和衣而臥。春燈照處。好一個睡美人的樣兒。三槐大悅。方一手去攀他腰帶。三娘猛的驚醒。一腿騰處。忽見是三槐要跌。不由長歎一聲。腿兒一迸。早將三槐平挑起來。隨即躍起道。教主如果苦苦相逼。俺夫婦便當即去。教主一向恃邪法。騙人。無非是作弄沒志節的婦女。今俺胸無邪念。教主如不信。只管施展法兒。將奈我何。就此看來。請您自家尊重吧。一席話。綿裏裹針。倒將三槐拘在那裏。却是他終不信三娘的話。真個對三娘施展亂性脫衣等邪咒。那知念誦得口角流白沫。一看三娘。只如

沒事人一般。從此三槐方打掉此念。倒十分重視三娘。這便是白教四將的來歷。且說三槐在秘魔山大肆妖妄。潛圖不軌。徹日夜價開壇誦經。並施符水。鬧得山谷間喧嚷如市。男女混雜。四方無賴飢民。真個是如水趨壑。每當焚香誦經。聲聞數里。旃檀霧沛。全川中各處教股。不可勝數。任意價恃勢橫行。殺掠等事。視如尋常。因那川督阿戈色。既如木偶。並且如三槐的影人兒。被耍得團團轉。屬吏承風。誰來多管閒事。甚至於平民合教中人。因事涉訟。兩造到堂。且將案情並是非曲直。拋在腦後。先都粗賴子紅臉的分辨。是否教中人。甲言是。乙必說非。是妙在那問官。更來得乾脆。便登時擱起案來。且調查兩造入教的真偽。那一面的官司。就不必說咧。川中盜匪。本就多於他省。三槐趁勢。借教門去收羅他們。所以數千里內外消息。頃刻可通。況且各州縣。辦盜無方。惟用招撫苟且之計。盜既就撫。又無善法安插。有的胡亂撿

入城防營中。有的便用作本地捕健。叫他們轉捕羣盜。這一來。壞水浸根。自然要糟到底咧。却是三槐教勢。無形中越鬧越盛。已成不治之症。况且自劉清撒任後。通省官吏。大半變作好好先生。只要王三槐不鬧上公案。棹子不將掌印太太。攙去入教。便兩眼一合。一概不問。便這般朦朧隱蔽。所以王三槐在川中。鬧得烏烟瘴氣。那北京士大夫們。只風聞得三槐。是個不安本分之徒。還是從鄉人口中。互相傳述來的。那知合該王三槐教亂發作。却被一個離離奇奇的。罡刺秀才。將他的奸謀。鬧穿。這位秀才。說起來。煞是有意思。且待作者。慢慢述來。原來川中。合江縣地面。有個落拓秀才。姓賴名漢儒。生得五短身材。虬髯繞頰。極有口材。談吐間聲如洪鐘。因他二十來歲的時光。曾夜間竊入人家。偷摸人家的大閨女。被人家知覺咧。秀才趕忙跳牆。被人從後一棍。將左腿。碎傷。秀才殊不爲意。反以自喜。因自號疲癩。他極有文才。

天資絕人。却就是不用於正。真是詼諧百出。遇人無所不狎侮。終日價落落拓拓。只在市坊上鬼混。或與市兒酣嬉。或拉騶卒共飲。飲得半醉。便放言無忌。或信口吟詩。題得街牆上。歪歪斜斜。更有一樁討厭處。是獵人酒食。攬朋輩的錢用。人家問其原故。他便嘻着嘴道。甚麼你的我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難道你我腔子裏這口氣。還有你我不成。（倒被他一口道着至理。）說完了。趨着脚子。早又跨向別處。他自疲脚後。恰好某鄉富翁有個女兒。模樣兒。一百成。却是個胎裏殘疾。疲了一支右脚。因此之故。還在待字。秀才聞得大喜道。這正是老天賜俺佳偶。於是整整衣冠。自去求親。那富翁素知疲卿是個邪神秀才。如何敢撥撩他。沒奈何。攢着眉頭。出來接見。那疲卿不容分說。沖口而出。直呼岳丈。接着便長揖入座。娓娓而談。真是三教九流。諸子百家。說了個天花亂墜。並且狂態全收。蘊藉得沒入脚處。這一來。到

出乎富翁意外。於是大悅允親。喜得快婿。方怙悛着早備嫁奩。那知只過得兩天。這日富翁清晨起來。方看着疲女。在院中澆花。只聽大門外。轆轤轆。一陣牛車響。須臾家僮入報道。賴姑爺來迎親咧。富翁大詫。跑出一看。只見一支老特牛。拉了一輛白岔車。上面端坐一人。絮括得靴乎其帽。袍乎其套。金燦燦秀才頂兒。早已照眼生光。誰說不是賴疲卿呢。當時疲卿放下牛鞭。跳下車。由車上拖下兩支大花鴨子。被紅繩兒拴得呱呱亂叫。他却恭敬敬捧在手中。向富翁致詞道。夫婦之道。人倫之始。俺不敢不行古禮。便是俺這牛車。也是期望令媛。有桓孟之德。其餘世俗迎娶繁文。都不必用。趁此良辰。便成嘉禮罷。富翁攢着眉頭。接了呱呱的大鴨子。只得先讓他進內落坐。不由頓足道。今這般倉猝。小女裝奩。一切未備。怎麼辦呢。疲卿笑道。那都是後世俗例。古人禮經上。是沒得的。便請令媛登車吧。富翁拘他不得。賭氣子一切

由他。於是匆匆入內。雖是急就從事。富人家妝飾衣服。終是便當。不多時。將疲女紮括出來。珠翠盈頭。遍身綢緞。儘也像個新嫁娘兒。疲卿望見。握手道。這種衣飾。是不成功的。富翁不悅道。賢婿。你這題目。也就難咧。今倉猝成禮。那裏去弄再好的衣飾。疲卿手兒亂握道。不是不是。你快命令媛梳起椎髻。穿起練裘。方合禮體哩。富翁聽了。越法詫異。索性的一言不發。扶入疲女。從新改裝出來。疲卿大悅道。這纔是我倚賴疲卿的偕隱之侶哩。這時富翁被這位乘龍快婿。氣得愣怔怔。也不懂得他胡嚼的是甚麼。便見疲女坐上牛車。疲卿一勒外套寬袖兒。抄起長鞭。向車輪上。拍拍拍。叩了三下。一掉鞭。聲如裂帛。竟自轆轤而去。那一輪旭日。照着金頂珠兒。黃晶晶的。且是有趣。望得合村人。無不大笑。當時富翁。又氣又笑。又掛着放心不下。次日一早。便遣家童去暗覘疲卿家中。是何舉動。不多時。家童回報。道他那裏清門靜戶。一



個賀客也無。俺倒見俺姑娘。提着個小甕子。向門外土井中汲水去咧。富翁暗詫道。難道這也是古禮中有的麼。過了兩天。富翁有位老友過訪。閒談之間。富翁提起疲卿這段事。那老友大笑道。你幸虧遇着我。不然叫你生生悶煞。他那牛車鴨子。是御輪奠雁之意。布衣練裘。提甕出汲。便是古人桓少君孟光的典故。你不信。將來令媛歸寧時。保管手上磨一層泡。那又是舉按齊眉的故事了。富翁聽了。只好乾咭眼。從此賴疲卿怪僻之名。闕傳遠近。却是疲卿得婦之後。夫婦間甚是和美。一日。疲卿朋輩過訪。大家便打趣他道。你說老嫂。甚是愛你。這是你自己俊樣着說。這沒對證的事。俺們是不信的。疲卿躍然道。咱如今賭個東道。立時叫你們眼見如何。衆友聽了。笑着應諾。却揣度不出他夫妻愛情。怎的令人目覩。但見疲卿將衆友讓至空庭書室內。囑咐道。君等但由牕縫外張。不許作聲。若作聲。冲破俺法術。俺便算贏東道。

說着跑出。隨手兒反扣上室門。衆人由牕外望。便見疲卿甩去長衫。短打扮兒。拾起一把木鍬。便和泥水。然後就牆上剝去一段泥皮。便叫道。娘子快來。幫俺個工兒。且提一桶水來。便聽得內院中嬌應。衆友方相視而笑。便見賴娘子。勒着藕也似的玉臂。提水盪出。疲卿這時已兩手滿把黃泥。向剝處亂墜。因頤指道。水且放在牆下。泥不夠時再用。你看這牆既脫皮。就許露縫。既露縫。就許有人鑽穴隙相窺。倘有人瞞得你去。豈是小事。這是俺杜漸防微的老打算。所以俺汲汲修理。賴娘子抿嘴笑道。你鬧得泥母豬似的。有人撞來。不是笑話麼。疲卿道。今這院內一個人也沒有。俺並且關上大門咧。恐人來防俺工作。說着掬泥亂抹。賴娘子含笑四望。果見靜悄悄的。連書室門兒都反扣着。便挽挽袖兒道。你這般費勁拔力的。等俺來抹墜一片罷。衆友望到此。都暗忖道。果然要透些愛情咧。便見疲卿道。這粗笨營生。你如何作得。

等俺去小解回頭立時就完工咧。說罷直趨書室牕下。方要掠褲忽揸着兩支泥手。喚道娘子這裏來。這個工兒倒須勞你幫幫。賴娘子逡巡慙來。微笑道。幹麼呀。疲卿道。俺這污手解不得褲。請你搭個手兒。給俺托將出來。就得咧。賴娘子紅着臉。笑道。喲。你越來越人樣咧。疲卿急道。反正這裏也沒人。這怕甚麼呢。難道你沒見過不成。衆友聽至此。望着他夫婦神氣。已經忍笑不禁。正這當兒。只見賴娘子扭頭四顧。果然含笑趨進疲卿。一伸手兒。早由他襠中。如波斯獻寶般。托出一件郎當當的物事。那疲卿登時一拍泥手。大笑道。諸位看怎麼樣。俺這東道算是贏定咧。室內衆友。鬨堂之間。賴娘子已嚶嚶一聲。如飛跑入。那疲卿雖贏了東道。賴娘羞憤之下。竟幾乎吊了賴兒。久而久之。這疲卿越法離奇。除在市場鬼混外。便在家內。合賴娘子。日夜起膩。又從場戲中。弄了許多衣飾。時而將賴娘子打扮作昭君娘娘。自己扮胡奴。

鬧一回昭君出賽。時而自己全身甲冑。扮作威凜凜楚霸王。却叫賴娘子。扮作俏生生虞姬。鬧一回夜帳別姬。鉦鐃簫鼓。混吹混播。鬧得四鄰都不安生。每當暑月。便令賴娘子濃粧艷抹。却脫得光溜溜。他也便裸體相對。整月價閉門不出。有一天鄰家房上發火。他依然緊閉大門。便是樊會也。休想撞進去。却是賴娘子。偶然歸甯。他恨不得出警入蹕。必親身皮一領大袍兒。將賴娘子翼將出來。直登軟輿。有一日。他對門磁店內的老板。無意中嗑哧一笑。疲卿大怒。登時到店內。打了個不亦樂乎。從此大家都不去理他。誰知月不常圓。彩雲易散。過得三四年。賴娘子一病死掉。疲卿不由跌着癩腿。大痛道。天喪予。天喪予。從此越法離奇。歌哭不常。他竟奇想天開。命匠人製了一俱抽屜棺木。將賴娘子尸身裝入抽屜。每日三次抽看。焚香酌酒。直至尸臭發越。不可嚮邇。他方丟手。從此便不問生事。坐吃山空。並且大把價揮霍濟人。

更不管求者之意真假。有一日。方擺擋了一箱衣服。要去質當。只見街坊上更卒阿三。白冠麻衣。苦喪着臉子走來。不容分說。向疲卿叩頭。哭道。小人老娘。昨晚半夜死掉。如今還光着身兒。沒法裝殮哩。求你老人家。賞借數十串錢。等小人賣掉妻子。再還您吧。疲卿忙道。苦惱。苦惱。誰家沒父母哇。你這樣孝心葬親。還提甚麼借字。因指那箱兒道。你便抬去。折變了去葬親吧。但咱們有街坊之誼。俺還當去弔奠一番。阿三連忙辭謝。疲卿那裏肯聽。便命心腹僕人。（絕倒）合阿三抬了衣箱。自己拾了一份香楮。一同到阿三家。只見阿三母親的榻上。果然用白布單兒。蒙着具又短又粗的尸身。（絕倒）疲卿都不理會。居然深深拜倒。成禮而出。阿三這裏方歡喜得一跳丈把高。只見那心腹僕人。匆匆轉來。大笑道。如何。你看俺的算計。何等周密。你榻上若沒有這假局子。方纔管保露了餡子咧。阿三忙道。虧你虧你。明天咱四六

股分衣服吧。今且爛糞俺娘。喝他場子痛快的。（奇語。匪夷所思。）說罷。唵一聲。掀開布單。從榻上拖下一支死白狗來。（能令讀者眼光突然一亮。）兩人當時。便烹狗沾酒。痛飲大嚼。原來這場騙局。就是疲卿的僕人。出的壞主意。但是三兩天之後。一日天色向晚。疲卿偶上街坊。分明見阿三的母親。由一家門首。蹙出。疲卿機靈靈。一身冷汗。嚇得抽頭便跑。（絕倒。）明日特尋阿三。去講說這事。阿三忙道。不錯。俺正因這段異事。要告訴恩公哩。便是昨夜裏。俺分明夢見俺娘。對俺說道。三兒呀。俺受賴恩公莫大之恩。本想去託夢謝謝他。無奈他福氣太盛。將來出將入相。有八座的貴命。那股陽剛之氣。甚是利害。俺那會子。在街坊上遇着他。幾乎被他陽氣沖散了哩。疲卿聽了。不但心下釋然。並且大大自負。便登時發篋陳書。要學些文韜武略。以備將相之才。他不知從那裏得了一本古兵書。埋頭鑽研了半年。大喜道。古人

常說。可將十萬兵。真真不錯。也是該當鄉里子弟倒霉。這疲卿正在心痒難撓的當兒。恰好左近。有一股山盜竊發。疲卿投袂而起。便以兵法。千說縣官。偏那縣官也好事。竟命疲卿督率各鄉團。前去辦賊。只一陣。被山盜殺了個丟盔卸甲。那疲卿奔走逃命之間。還把着那本兵書。一時鬨傳。以爲笑談。那知爲日不久。又有百十條人命。數十萬的財產。又被他試了手兒咧。正是。

迂儒誤國亦猶爾。

怪壬軼出偏出奇。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賴秀才伏闕揭奸謀 湯大令無心得健僕

且說賴疲卿。泥古喪師。絕不知悔。因見本縣河道。歲歲漫延爲患。他又慨然有治水之志。先從熟讀禹貢起手。更搜羅了幾種歷代名人治水的書籍。伏讀經年。一日躍然而起。便繪圖列說。上千縣官。縣中父老大驚。便聚合了。合

疲卿大伸辯論。無如疲卿口似懸河。歷陳疏鑿導引之方。真是頭頭是道。衆父老始而疑。繼而信。終且大喜。便請他試一下子。這一試。不打緊。弄得原有隄防都壞。那水橫流暴溢。無法收拾。竟淹煞百十人口。漫了三兩處村莊。因思革命以還。隄防盡壞。直至今日。世局之混沌。愈演愈烈。可謂無法收拾矣。此亦疲卿治水之類也。嗚乎吾民。從此疲卿咄咄書空。似染心疾。這時他家業凋喪。窮得要命。只賸了孤另另一身。寄居僧舍。懸鶉百結。面目如鬼。見了人。還是高談闊論。說些不三不四的話。僧人容不得。將他攆出。從此疲卿朝村暮郭。只仗着吟詩乞錢。有時節便痛哭賴娘子之墓。堪堪就要凍餓而死。那知天無絕人之路。疲卿將來。還有一命之榮。神差鬼使。就有救星到來。一日疲卿方行乞郭外。坐在破廟牆下捉虱子。只見官道上。一騎駿馬。蹶來。馬上人衣冠脩潔。猛見疲卿。忽下馬趨進。道。你老兄。不是賴疲卿先生麼。



數年不見。爲何落得這般光景呢。疲卿仔細一望那人。却是往年常在縣門前賣生意草藥的方大郎。原來這方大郎。往年時曾合他父親嘔氣。他父親上了年紀的人。提起拐杖。撲打去。一交滑倒。栽落門牙兩個。老頭子氣憤之下。便將大郎送了忤逆。落齒呈堂。大郎慌了手脚。素知疲卿一肚皮鬼八卦。便尋疲卿求一良策。想免挨這頓屁股板子。疲卿沉思良久。忽點首道。你拿耳朵來。俺囑咐你。錦囊妙計。別人聽去了。便不靈咧。大郎將耳朵。湊向他嘴邊。疲卿不容分說。惡狠狠便是一口。咬得大郎耳朵。長血直流。大郎詫異道。這是怎的。疲卿笑道。好糊塗虫。你還不明白麼。少時你到堂。不必開口。只給他個哭泣。將耳朵舒給官兒。便天大的事都了咧。大郎沒法兒。只得依言上堂。那官兒一見大郎耳上齒痕儼然。便喝那老頭子道。你自己咬兒子。拉掉牙。也就是咧。如何還到官胡鬧。於是扯個淡。將爺兒兩個攆下公堂。那大郎

因此事。甚是感念疲卿。所以十分廝熟。當時疲卿向大郎一述苦况。大郎歎道。不想賴先生如此沒時運。俺自別過您之後。便賁緣投到王教主三槐那裏。如今也燉到個四五等的小教目。像你先生如此才調。何妨去干謁三槐。想些好處呢。而今他那裏正在收攬人材。倒是個絕好的機會。疲卿聽了。低頭望望自己的衣衫。不由歎口寡氣。大郎慨然道。俺今因教中事。路過這裏。且喜馬上還有數十兩銀子。便贈先生。換換衣衫。兼作路費如何。說罷。取金與疲卿。竟自上馬而去。按理說。疲卿得這資助。去投三槐。未嘗不是機會。那知他官星照命。擠來擠去。他狂態復作。當時疲卿得金。果然興匆匆換了整齊衣衫。去投三槐。不想三槐事忙。一時不能接見。疲卿住在旅店中。除痛飲高歌外。逢人便大發瘋談。竟以三槐的軍師自命。因這時。三槐奸謀業已道路間紛紛傳說。過了幾日。又遇着旅店中。新來了一個遊娼。疲卿一見。又發

了情魔。以爲那遊倡眉梢眼角。神似賴娘子。於是終日價買笑追歡。硬鼓着肚子。當大老官。你想方大郎所贈之金。除置辦衣服盤川外。能贖幾何。不消五六日光景。早已精眼毛光。幾件衣裝。亦都當賣。依然成了個破廟頭上的賴疲卿。但是他以爲一見三槐。定能得意。不消說。大把金錢。就湧將來。也不將窮困。擱在心上。那知人家店主東。却容不得眼睜睜將他當作秦二爺咧。（見京劇當鑼賣馬）疲卿一想。王三槐這小子。好不可惡。憑你一個邪僻骨頭。就這般慢待國士。古來黃金築台。以開賢路。俺如今困在旅店中。他竟不來揪保。想到憤懣處。拍案大叫。於是問店家。尋了文房四寶。研得墨濃。蘸得筆飽。你看他文不加點。頃刻寫成一封書札道。

鄙人伏處偏隅。竊聞大教主廣開賢路。思闡揚教務。以集不世之勳。私心竊喜。妄思進當務之策。仰贊高深。乃聞關逆旅。金盡裘敝。終不見接。毋亦

非所以待天下士乎。夫士之來者。熟不願竭智盡能。以效愚得。然而終或違去者。則以羈旅困阨。勢不能久待耳。今與教主約。能以黃金千兩。美女十人。其餘服飾費用之具。一切稱是者見賜。則鄙人當暫戢圖南之翼。以待後命。不然者。吾亦從此逝矣。上瀆尊嚴。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疲卿寫完。搖頭晃腦的念了一陣。甚是得意。便匆匆向教中投書。回店靜候。以爲王三槐既創白教。必是個磊落人物。定須用大話震動。這一下子。定然成功。俺只要得他這麼一賞助。便走他娘的清秋大路。且快活下半世再說。那知靜候幾天。不見動靜。直到十餘日後。方見個小教目。捩來。拎着兩串老錢。拍的聲擲給疲卿。道。俺家王教主說來。你這秀才。作得好文章。聊贈薄費。請你趕考去吧。俺們教下。是用你這樣人不着。說罷。一扭臉子。冷笑而去。這一來。不但將疲卿氣得發昏。便連那店主東。也跟着涼了半截。於是更無商

量。老實實將疲卿逐出。疲卿氣憤之下。越法佯狂。一日竟趁三槐大開壇會。他狂奔去。直闖而入。大跳大鬧。三槐大怒。竟喝令手下人。拖出去劈劈拍拍。一陣痛打。打得個賴疲卿血流遍體。一絲兩氣。便這樣拖到野外。委之而去。教門中。此時氣噉。打煞個把人。只當鷄狗。當時疲卿被野風一吹。悠悠醒轉。渾身稀爛。寸步難行。便爬向大道撥房中。（護送行旅者）尋口熱水吃。虧得那撥房中的老兵。甚是和氣。問知疲卿被打情由。十分歎息。便留他在撥房中。將養傷痕。也是疲卿合該時來運轉。他遭此困阨後。竟能狂態全收。感激老兵。自不消說。月餘光景。傷痕平復。便想辭去。老兵道。賴先生。你這等文才。怎不上京求名呢。那纔是讀書人的正途。你莫怪我說。王三槐打你一頓。倒是你天大福分。你若在三槐處胡混。不會有好處的。刻下三槐潛圖不軌。正在聯合陝楚教徒。不久的便要起事。你混在裏面。染坊中還拉出白布來。

麼。因將三槐許多秘謀。並分佈準備等事。一條條述出。疲卿沉吟挫齒道。這  
廝如此猖獗。可恨川督阿戈色。竟遏不上聞。老兵歎道。而今的官吏。沒法說  
咧。疲卿憤道。可惜俺沒力量赴京。俺若到京。定要上書。去告發三槐奸謀。老  
兵道。你要赴京。也不難。俺有個姪兒。叫姚啓。跟着北京一位御史老爺當長  
隨。他方告假來家。不久便回京。你若跟他去。且是便當。因笑拍疲卿之肩道。  
賴先生。還是去趕考應舉呀。（老兵多情可感）兩人閒談之後。過得個把  
月。果然姚啓來辭他叔子。老兵便分咐他。攜帶疲卿北上。這時疲卿一變故  
態。居然蘊藉瀟灑。談吐風生。姚啓一見。倒十分傾倒。因笑道。像賴先生到得  
北京。不愁不發達哩。俺那主人。也是合江縣人。姓曾名廷杞。您曾耳聞此人  
麼。疲卿喜道。這却巧極咧。俺豈但耳聞此人。曾廷杞是俺同牕好友。總角故  
交。他生得長長的身量。清皙皙的面孔。談起話來。如合人吵架一般。他是某

年會的進士。名在五魁之內。是不是呀。姚啓拍掌道。一些兒也不錯。那麼您老到京。便投奔俺主人。可知妙哩。於兩人越談越對勁。姚啓既知疲卿是主人家的故友。自然極力照應。便先給疲卿略置衣服行李。大家辭別老兵。即便登程。那疲卿臨行。向老兵叩頭道。賴某餘生。皆吾丈所賜。此行如有寸進。定圖厚報。慌得老兵忙扶起他道。賴先生。快別如此說。俺但祝你前程無限吧。說着摩娑老眼。端相着疲卿面部道。你刻下官星已現於天庭。隱隱有些紫氣。却是微有些滯氣。攙合。不過是得意之先。法當小有困阨罷了。（老兵能擅相術。亦是奇人。）於是直送疲卿等去撥房老遠。方纔蹇回。且說疲卿跟姚啓北上。一路無話。直抵京師。疲卿滿肚皮的高興。以爲會御史。定然喜見故人。適館授餐。殷勤接待。然後再慫恿他抗章上疏。揭發奸民王三槐的奸謀。那知相見之下。會御史一百個不高興。只淡淡的命疲卿暫居宅中。只

過得三五日。疲卿住在客室中。一日晚上。偶然惹出。及至回頭。方一脚踏到客室門外。却聽得曾御史向姚啓發話道。你怎的這般沒分曉。將個邪僻秀才帶來。賴某人是俺同縣人。他平生笑話。簡直的說不盡。並且遇事生風。不知輕重。輦轂之下。倘若撞出點子事非來。須連累人不淺。你既帶他來。須設法開他出去纔是。姚啓待了半晌。方囁嚅道。賴先生投奔到此。也沒別的不過是暫住此間。等候考試。便叫他與主人辦辦書啓筆墨。也似乎可以的。曾御史鼻孔裏一笑。道。這樣人。不務正業。還想應試麼。便是書啓。也用他不着哩。姚啓道。賴先生還有件事。要向主人商量。曾御史驚道。這樣沒行止的人。吾是不給他荐書的。姚啓道。他不是求荐。是想主人上個摺奏。因將疲卿想告發三槐奸謀一節事一說。曾御史聽了。忽的呵呀一聲。道。他這不是特地來敗壞我麼。姚啓你想想。咱們在京當窮京官。嫩到今日。算是不賒老米吃。



咧。若照他的話。上摺子胡說八道。你主人紗帽丟掉。還不算巧。咧。觸怒和相。那還了得。你想想。川督阿弋色。是和相甚麼人呀。姚啓。你看賴某人。是混撞是非。不是王三槐。他不怕鬧場天。又干你窮秀才甚事呢。疲卿聽到此。暗歎世態之薄。不由慨然。正這當兒。只聽室內脚步一響。曾御史道。姚啓。明天說給賬房裏。封出五兩餽儀來。送賴某人。就是咧。疲卿趕忙退步。向門後面一隱身。便見曾御史。搭拉着腦袋。從客室內出來。躡進內院。一面還嘟噥道。豈有此理。御史雖說是皇上家的狗。難道是大家的狗。叫咬誰。就咬誰不成。接着便見姚啓。也蹭出來。疲卿待他走過。方悄悄踱入客室。飲了碗殘茶。歎了口寡氣。對着一穗孤燈。只管沉吟感慨。少時憤然暗想道。秀才上書。古來也儘有的。俺何不自揭三槐奸狀呢。想到這裏。壯氣奮發。一看案上。文具都備。於是提筆搆思。將老兵說的三槐奸謀。一條條臚列起來。須臾作成一通揭。

奸書狀。疲卿文業。本來可觀。這通書狀。真說得言言激切。鑿鑿有據。他寫完之後。一字字覆看一遍。暗想道。此書一上。真個禍福難定。且不管他。俺賴疲卿便是。因此得罪。落了響亮名兒。也是好的。於是藏好書狀。拂榻就寢。這一夜魂夢顛倒。通沒好生睡。次日姚啓早起。去尋疲卿。想婉轉代伸主人之意。只見室中無人。以爲他偶然遁出去咧。不想一連三日。疲卿也沒回宅。姚啓方在納罕。忽聽滿城中紛紛闕動。道。賴秀才叩闕上狀。告發白蓮教主王三槐潛圖不軌。現已拏交刑部。嚴刑勘狀咧。姚啓一聽。一顆心。只是亂跳。方沒作理會處。不想會御史。也聞得消息咧。便向姚啓大跳道。你真該死。你看賴某人。果然鬧出是非咧。若連累咱們。怎麼好呢。說罷。忙喊道。快套車。俺且向刑部裏探探情形再講。姚啓不敢作聲。連忙喚車夫套好騾車。眼看會御史一步一歎。上車而去。這裏姚啓待了一霎兒。只管放心不下。便跑向刑部。

想聽個滲落。(俗謂消息也。)却被看門人吆喝回來。直至旁晚。曾御史方從容回宅。姚啓瞅瞅主人面色。很是舒展。料是沒被連累。曾御史道。還是咱們算有時氣。那賴某供詞。只說到京以來。便在各店中落腳。並沒牽涉咱們。只是他也可憐的狠。如今和相。已授意刑部堂官。要加賴某個妖言惑衆的罪名。重重的辦一下子哩。姚啓你瞧瞧賴某人不是瘋子麼。只後日。便是某兩司官覆審擬罪。俺看他得個充發。就算僥倖哩。姚啓聽了。想起他叔子殷勤疲卿之意。甚是替疲卿着急。(姚啓亦細人中熱肚腸者。作者偏將古道醇風。屬之老兵奴子。而曾御儼然衣冠。乃不與焉。知作者下筆寄慨不少也。)次日恰好他有個朋友來望他。此人叫吳安。新在刑部裏。當點小差事。姚啓向他一說。自己要瞧瞧。後日覆審疲卿。吳安道。這容易的狠。你只隨俺混進去。就是。當時兩人別過。次日姚啓老早的去尋吳安。已分時候。某某兩

司官到齊會審。姚啓趁在人背後偷覘那番堂威。好不怕人。不多時。兩司官相與就座。姚啓一瞧。靠東坐的那位。生得麻面黃鬚。滿臉奸滑。靠西坐的那位。却生得坦坦揚揚。十分凝重。姚啓悄悄向吳安道。吳兄。這兩位司官老爺。你認得麼。吳安低語靠東那位是北京有名的黃二舌頭。因他舐得好屁股。便是和坤門下四五等的小走狗。靠西那位是湖南人。姓湯名益謙。是位大名士。寫得好體面的一筆顏字。正說着。只聽值堂人役喊過堂威。接着黃官兒提起筆來。向犯簿一點。左右唱道。帶賴漢儒。須臾疲卿上堂。匍匐在地。黃官兒略問情節。便喝道。我看你便是個大大奸民。刻下太平無事的時光。你却這等妖言惑衆。憑你一個落拓秀才。就這般大胆。此顯係有人主使。想要傾陷封疆大吏。此風一長。刁民得意。還了得麼。說着拍案道。看大刑伺候。你只實供主使之人。俺便從輕發落。你就是左右一聲答應。登時將拶子夾棍。準

備停當。湯官兒道：且慢動刑。且命他背述書狀。咱細按按情節再講。於是疲卿滔滔汨汨，將三槐奸謀一條條背述出。滿堂人聽了，相顧驚駭。湯官兒道：黃兄聽他這背述情節，似乎所告非誣哩。黃官兒不悅道：你聽他胡說哩。這等賊皮骨，總須打着來問。於是喝命動刑。拶子夾棍，次第用過。弄的個賴疲卿昏去幾次。都用涼水噴醒來。他却詞氣越壯。據地大呼道：生員只知忠心揭奸，以報吾君。皇天后土，實式憑之。這便是主使生員的人咧。（語亦壯烈。）湯官兒看不過，便道：此人是個要犯。黃兄別只管刑求。等過兩日，再細審吧。於是扶出疲卿，當卽退堂。望得個姚啓，惟有暗暗吐舌道：不想賴先生，竟有這股子橫勁兒。過了幾日，姚啓又去探聽。知疲卿忍刑，一如前詞。又過了數日，忽聞朝廷命某欽使赴川中，察辦事體。姚啓向吳安一探聽，疲卿近狀。方知疲卿虧得湯官兒力持不可刑求，纔沒被黃官兒胡亂敲煞。恰好這時

王中堂王杰密奏皇上。三槐謀反。事關重大。須急命欽使查辦虛實。賴漢儒暫寄監候擬。所以纔有某欽使赴川之命。這消息一傳播。早驚動教徒林清。便星夜遣人去通知三槐。這且慢表。後來賴疲卿因不久三槐果反。朝廷念他告發有功。忠耿可嘉。便賞他個知縣前程。這疲卿歷任劇邑。狠有政聲。那老兵叔姪。也便依他終身。此是後話不提。（完賴疲卿）且說林清急欲將欽使查辦之信。通知三槐。好作準備。特選門下健步。不分晝夜。賫書前往。這健步姓何名卓。生得乾筋瘦骨。赤髮揉面。能日行三百餘里。那位某欽使方馳駟出京。他已先登程一兩日。直奔川中秘魔山去咧。如今再說紅英等準備作亂。日盼三槐使人來。面罄一切。（遙接上文）這時湯無畏合紅英屢通信息。並捏報點子官中事兒。以堅其信。業已累次的誣用紅英金贖。只說是替紅英交接當路。並收攏各處的豪猾。一旦有事。便可一呼而集。其實無

畏在省垣中。便用這項錢。一來點綴上峯。二來陰求死士。以備緩急。一日無畏。偶從縣前街。蹺過。只見一個皂隸打扮的人。酒氣醺醺。面如紅布。却生得豹頭環眼。氣如生虎。正提着油鉢似的拳頭。按倒一個兇實實的大漢。一拳下去。那大漢已痛得殺猪似的亂叫道。白頭兒。你也太認真咧。難道俺說說。你家令堂。便真個的麼。（絕倒）街坊人衆聽了。便笑着拉開兩人。正這當兒。只見一個龍鍾老嫗。從小籬門內。扶杖蹺出。向皂隸喝道。你這孩子。還不家去用飯。又吵鬧街坊怎的。皂隸望見。登時淹蛇似趨進那老嫗跟前。道。叵耐那鳥屠戶。只管嚼說娘。難道他就沒娘麼。說着扶持老嫗。雀躍而入。無畏向人一詢問。知這皂隸。姓白名鵬。就在縣中當差。好勇善鬥。以酒爲命。雖當皂隸。因他食量兼人。又往往因醉耽擱公事。所以班上總頭兒。等閒價。不派他事。一逕的窮得要命。每每不得一飽。但是他事母極孝。方纔是那屠戶來。

討肉賬。白鵬沒錢。不消說兩人越說越岔。起先是屠戶亂罵。白鵬通不理會。末後屠戶罵得高興。順着口道。口你娘的。這句話。方脫口。白鵬虎躍而起。登時耍起拳頭。當時無畏聽了。却暗詫道。這白鵬倒有些磊落氣概。又一日。無畏寓中。僱了一名廚夫。有三十多歲。生得甚是精壯。你看他挑水劈柴。好不煞利。並且脚步如飛。凡命他市肉沽酒。頃刻便到。却就是烹飪粗惡。並且放下廚刀。便沒影兒。總要到街坊上酣嬉盡興。遇着風雨天兒。他便鑽在廚房內。沉睡如雷。便是無畏有喚。他都待理不理。只來得十餘天。便合家人等。吵了兩回架。却是他未從吵架。先將手兒背起來。就仿佛怕失手傷人一般。時方暑月。他還戴着大風帽。緊掩腦後。似乎怕風。家人們因他槪頭強腦。都不喜他。他姓風名燕。自言是安徽亳州人。無畏初見他。也沒留意。一日有人餽送無畏紹酒兩罈。金華火腿兩支。便交給廚房內。零供飲膳。無畏只吃得一



兩頓。風燕便說已盡。無畏不親細事。也便不去追究。那知有個僕人。覺得這事詫異。這天傍晚。悄悄到廚室。牕外一瞅。便如飛去報無畏道。怪不得風燕說酒脯已盡。原來此刻。他在廚室中。偷吃得快活哩。無畏悄去一張。不由暗暗沉吟。正是。

斗酒疑肩覘意氣。

由來壯士不尋常。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風壯士逢俠遂改行 杜巡檢上任轉憂貧

且說無畏。悄悄一張。只見風燕。正勒起兩條虬筋盤結的健膊。一足蹬椅。舉大杯痛飲。案上半段火腿。業已吃得不差甚麼。須臾丟開杯子。索性捧起酒罈。口對口。灌了一氣。然後引起廚刀。切塊脯。丟在嘴裏。只咕噥兩三下。早已入肚。大讚道。好酒好酒。主人文謫謫的。吃在肚裏。可不辱沒這酒。俺這些時。

口內幾乎淡出鳥來。須索吃淨他娘的。說罷。踉跄起。就室中盤旋一回。兩臂一張。格巴巴骨節山響。忽一抖膀。作個開弓勢。醉眼一張。精光四射。正這當兒。却回矛一按風帽。不由登時斂容。自語道。沒成頭。沒成頭。說着向酒脯癡視半晌。又自家鄉唸道。俺只管吃得快活。倘主人查落酒脯。怎麼說呢。說着滿室亂踱。甚是好笑。少時望望廚內鼠穴。忽然面有喜色。似已得計。便依然據案。鯨吸大嚼。望得個湯無畏。好不怙愒。當時悄然退轉。暗想道。風燕氣概離奇。不像尋常廝養。俺倒不可不究問他的來歷。於是思忖一番。便屏退左右。喚過風燕道。昨天俺那酒脯。爲何用得無多。便已罄盡呢。風燕張皇四顧道。好叫主人得知。那罈酒。被耗子（鼠也）蹬翻。連脯兒也拖去吃咧。（絕倒）無畏失笑道。壯哉此鼠。但是昨天俺看得你飲酒食脯。甚是豪氣。你酒量幾何。能吃多少肉呢。風燕夷然道。小人肚皮是沒考究的。往年時遇酒。

便飲。逢肉便吃。如今却說不得咧。說罷神色湛然。無畏見他語態。越法怙悻。因漫問道。這等暑天。難道你戴着風帽。不覺熱麼。風燕見問。趕忙用手下按帽兒。忽的熟視無畏道。小人習慣如此。不覺熱的。無畏沉吟良久。命他退去。從此暗暗留神。過了幾天。恰值風燕又在廚中醉臥。無畏盪去。悄悄掀他風帽一看。只見腦後一條傷痕。有二寸來長。深幾徹骨。却陷作長槽形兒。無畏驚望之間。方端相是何器所傷。那風燕猛然驚醒。見帽兒已落。不由分說。便捻拳頭。逡巡間。見是無畏。不由斂手。無畏喝道。你這人行蹤詭異。不必瞞我。你端的是何來歷。可便述來。風燕慨然道。今主人既見疑小人。却不要吃驚。俺本是直隸河北劇盜。綽號兒風火神的。便是。自縱橫綠林以來。從沒遇着敵手。俺生平獨自行劫。不搭火伴。所得金貲。半濟貧乏。一日俺遊行至清河地面。那所在有座鄧家堡。堡中富戶。有個鄧老太太。年已七十來歲。宅第闊

綽樓閣連延。却孤另另住在堡外。家中只有幾名女婢。無一男子。聽說他有兩個兒子。都在遠省作事。每年價大駝小騎的向家寄金銀綉緞。有時節箱篋委積。便置在院中廊下。各處皆是。更奇的是他家大門。從沒關過。這鄧老太太。也不合堡人往來。只在家納福兒。那自奉之侈。真是擬於侯王。小人聞得鄧家如此情形。頗覺詫異。白日裏先到他門首張張。果見兩個風吹欲倒的女婢。在門首踢毛毬兒。入夜之後。小人便結束伶俐。掖了短刀。一逕的趲赴鄧家。果然重門洞開。只一椀昏沉沉的門燈。掛在門洞內。小人伏聽一回。只微聞後院中有人笑語。於是小人逡巡躡入。經過兩層院落。通沒一人。各室中擺設的十分整齊。金銀器皿。不計其數。箱籠等物。齊樑充棟。小人恍入寶庫。也不知拿些甚麼好。因見那鐵梨長几上。擺着一支紫金唾盃兒。便隨手揣入懷內。方要用刀弄開箱籠。忽見靠東山牆。有一列楠木書櫥。便仿佛

多寶櫥的式樣。小人以爲內藏珍寶，便開櫥門，逐抽屜看去，都是些簿籍之類。却分紅簿、皮黑簿、皮兩種。紅簿上寫一善字，黑簿上寫一惡字。小人先打開紅簿，略略翻閱。其中一條條列着人姓名住址，並種種行爲。大概都是孝悌忠信等事。每一列下註某年月日。濟銀若干。也有沒註字的若干條。小人置下紅籍，又看黑籍，也是一條條列寫着人姓名住址。下註某年月日。已斬決。小人方閱得三四條，其中便有兩人。一是直隸惡紳某人，一是山東大盜某人。小人老大吃驚，忙又翻過兩頁。手兒一顫，險些簿兒落地。原來其中有一條兒，明白白寫着小人，忙看下註，却是待斬兩字，無畏聽至此，不由驚道：「據你說來，這鄧家定是埋名的大俠了。風燕一抹額汗道：「主人聽吧。」（夾此數語，加倍精彩。行文奧窔，不可不知。）當時小人置簿掩櫥，方在不得主意，只聽脚步細碎，兩個女婢笑語而來。小人趕忙伏身榻幃之下，便聞簾兒一

響。小人偷張時。早見兩婢女。翩然跨進。前面一個。有十八九歲。後面那個。只好有十一二歲的光景。一色的短衣勁裝。下端尖翹翹的鐵尖硬履。兩人入室。便撲搭聲坐在椅上。大婢笑道。今天老太太高興的狠。反正輪到你我撲跌。還須待雲兒。咱且偷空歇歇脚。小婢笑道。好姐姐。你當是俺拉你來歇著麼。俺却是因那反弓腰的法兒。總弄不合式。少時撲跌起來。俺怕又吃老太太的拐棍子。所以悄拉你來。請你教給俺。大婢笑道。你這纔是平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哩。不是那會子。歪着個小鬚髻。合俺鬥猴兒咧。那麼着。你快來學。老太太那會子。還說有事吩咐俺。大概又是取人腦袋的事哩。(險語嚇煞)於是兩人就室中。各作弓腰。那腰肢兒。通似無骨。髻兒一直反折至地。小人方吃驚他們武功了得。便聞後院中有人喚道。小蕙呀。於是小婢一吐舌。連忙噉應。便拉了大婢。如飛而出。便聞得有老嫗語音道。今天月色陰陰。

的。便似那年大郎回家。攜得曹靈官首級的光景。屈指算來。又是一年時光。咧。敢好不久。你家二郎也要來咧。本來如今晚惡強盜多。他兄弟能不到處。耽擱麼。一婢笑道。老太太別說咧。怪惡心人的。婢子這當兒。想起曹靈官那顆爛豬頭似的腦袋。還作嘔哩。又一婢笑道。俺看曹靈官。真是自來送死。他若不在咱宅外探頭探腦。大郎也沒暇去料理他哩。小人聽至此。越法吃驚。原來這曹靈官。却是燕齊之間一個著名的壞強盜。手下聚攏着數百人。專以打家劫舍。剽忽無常。所作淫殺案件。不一而足。因他生得赤髮鬚鬚。善用一條生鐵鞭。百十人近他不得。所以有曹靈官的綽號。當時小人心下含糊。本想悄悄去。繼而好奇心動。又輕他們強煞了。是羣婦女。便想探個究竟。於是從榻下抽身出室。躍登正房。就房後坡。伏定身形。向下悄覘。只見後院中。十分廠闊。數盞白紗燈。高懸四圍。靠後樓月台上面。太師椅兒上。端坐着。

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太。身穿沉香色的裙襖。腰板兒筆直。椅後一婢。拄着根癭木杖侍立。便是方纔室內所見的大婢。月台下。還有三四婢。正在穿梭似的撲跌。鶯穿燕掠。輕矯如飛。直然的一些聲息也無。不瞞主人說。小人寄身綠林。儘也曉得諸般拳法。但那班婢女所習。實爲小人生平所未見。須臾輪到那小婢。單身試藝。便如風輪般。滿地旋轉。及至試到反弓腰等法。那鄧老太太却笑道。他小小歲數。也就難爲他咧。說着無意中一仰面孔。小人方在縮身如蝟。便見鄧老太太。回顧大婢。笑道。今天你等試藝。不爲埋沒。且作回衆星拱辰之戲。以娛不速之客。何如。小人方覺不妙。只見衆婢一聲噉應。各翻短襟。頃刻掣出七把冷森森的匕首。便如飛虹閃電。跔定方向。即便互相攻擊。這其間換形移步。騰蹕上下。時而如雁字橫空。時而如亂泉湧地。（描寫精絕。）變化倏忽。咏咏有聲。便如彗星經天一般。須臾。七把匕首。一擺



形勢儼如北斗。(好看煞人)鄧老太太大笑道。小蕙且置下杖兒。快替俺邀下房上惡客來。小人聽了。方暗道不好。不知怎的。便覺人影一晃。小蕙已到身後。便這等夾項一抓。手勢如千鈞之重。當時小人。情知遇着硬敵。逡巡之間。已被小蕙摔落房下。直抓到鄧老太太座前。小人匍匐在地。當時靈機一動。便自認是小偷兒。並掏出紫金盃爲證。鄧老太太撫掌道。你是俺黑簿中的風燕。却如何當面撒謊。但你竟敢到此。總算是有胆氣的男子。小人聽了。忙叩頭乞恕之間。偏那小婢。貓兒似的蹙近俺。一把抽出俺的短刀。道這厮還帶着撈什子哩。老祖宗何妨就此斬掉他。不省得日後派俺們跑腿子麼。鄧老太太笑道。他雖然名在黑簿。且幸他素行尙在善惡之間。倘能從此改行。咱們便須恕過他。說罷。命小蕙取錠銀子。與小人壓驚。小人當時恍惚如夢。惟有叩頭。方匍匐拾取銀錠。便聞小蕙笑道。這厮就這般好端端出去。

未免太便宜他。說罷。提起脚。向小人腦後一蹙。小人當時駭極。也沒覺痛。及至出得鄧宅。不覺痛極昏倒。醒來一摸腦後。業已受了鐵鞋尖的重創。從此小人深知江湖間大有能人。便發誓改行。流轉至此。得蒙主人收錄。無畏聽了。甚是驚異。從此便厚遇風燕。不與羣僕相等。並免去他廚子職任。收爲心腹健僕。俗語說得好。官要響亮。錢來擋擋。湯無畏既有紅英那裏取之不竭的金錢。撒開了應酬。上峯左右。不消說上峯跟前。譽言日至。便登時調署省垣首縣。他既得首縣。常合制軍等。接近從容。便趁空兒將湖北教徒不穩之象。和盤托出。並請制軍。速飭所屬。拿辦紅英。無奈那時田制軍。只知擺名士架子。委實不會整理地面。幕府中雖然裘屐如雲。只好就置酒高會的當兒。裝裝門面。所以無畏。雖有曲突徙薪之謀。田制軍竟一笑置之。不想這時省垣中。却有個芝麻大的官兒。竟將紅英逆謀鬧破。說起此人。真是官場中一

段笑話。也可見官場中。甚麼苦子樂子都有哩。原來北京有位在旗籍的老哥。姓杜名侃。家道貧寒。爲人却落落有直氣。生得粗實實。黑臉短髯。乍望去。如同回教徒。他在某部當差。苦磨了二十多年。方選了個湖北某處的巡檢。他得喜報之時。正給鄰舍家作抬土短工。弄得塵頭土臉。當時鄰舍人給他一道喜。他一橛大嘴。登時抱着腦袋。蹲在地下。一言不發。衆人便噪道。你看杜老爺。登時就來官脾氣咧。便不屑合咱們交談咧。又有人道。你懂得甚麼。紗帽底下無窮漢。人家杜老爺。這就要走馬上任。發大財去咧。咱們這老伴兒。往那裏擺呀。杜侃長長吁了一口氣。苦着臉子。跼起道。衆位別取笑咧。俺這那裏是選官。分明是催俺的命。你想俺在京。還須搭作短工兒餬口。如今迢迢遠道的去到省。行李盤費。一概都無。頂要命的。到省後。還須置備靴帽袍套。難道穿着橛腔襖。兪子鞋。便去稟見上司麼。衆位想想。這一路捩擋。省

死了也得二百銀子。這不是要俺的命麼。衆人笑道。你原來爲此呀。這不打緊。俺們攢錢借給你。在京的和尙出外的官。老鼠拉木锨。大頭在後頭哩。却有一件。你只須將杜大嫂。押給俺們當利錢。大家正在胡噪。恰好鄰人哲來問知所以。連忙向杜侃恭喜。道杜兄不必發愁。所需銀兩。盡出在小弟身上。今日由小弟給你賀喜。大家喝回喜酒吧。衆人噪道。還是大家出個公份。賀賀杜老爺吧。將來俺們到他任上。打個抽豐。也覺臉子光彩些兒。（寫衆人鬧喜。正是反振下文。）於是大家擁定杜侃。直奔酒館。鬧了半日酒。次日鄰人果然送了二百銀子。連借據也沒要。杜侃接銀之下。又是感激。又是歡喜。便粗粗安置家事。託付鄰人。方盤算着貲斧有餘。想置頭毛驢兒。以代駿馬。便是到省後。再賣掉驢兒。也不賠本。只聽們外有人。叩得一片山響。杜侃哲去一望。不由又攢起眉頭。正是。

赴官方感芳鄰誼

索債偏分代步錢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薄官窮途傳笑柄 坊卒醉酒遇同寅

且說杜侃。蹙出一看。却是米店裏的夥計。不由心中一驚。只好陪笑道。你來得正好。俺不久就要出京咧。該你的米錢。正想給你送去哩。店夥笑道。啣。杜老爺可別誤會。那點點賬。算甚麼呀。也值得提在話下。俺是奉店東之命。來與您叩喜哩。您若認作來討賬。俺就是個婊子生的。說罷。呌着牙兒。連連陪笑。杜侃心眼實在。便讓他裏面坐。那店夥趨着脚兒。却又不肯。彼此僵了會子。店夥却笑道。既承你杜老爺體恤。敝東貲本小。打把勢的賣買。如你老錢在手頭。俺便稍着吧。（市態如畫）正說着。又一人從門首蹙過。杜侃一望。暗恨道。難道今天債主兒。都吃了會來的麼。幸喜那人。只望着店夥。點點頭。

兒一笑而過。這一笑。杜侃心頭甚是難受。便賭氣子入內取銀。交付店夥。方回到室內。只管發怔。只聽院內有人喊。道。馬老板。你總得湊這熱鬧麼。你等俺索要清楚。你再來。不行麼。便有一人道。你會趕頭水。俺就好吃馬後屁麼。銀子錢。硬頭貨。誰不搶個先兒哩。杜侃向牕外一張。不由倒抽一口涼氣。連連躁脚道。俺要騎驢子。只好借張果老的紙驢兒咧。原來那院中兩人。一個便是方纔從門首撻過的是煤鋪內的掌柜的那一個。却是布店店夥。大家都曉得杜侃出京在卽。所以雙雙的跑來清賬。當時杜侃無話可說。老實實欠債還錢。一算計。所贖銀兩。只有百十餘兩咧。於是買毛驢的念頭。只得收起。便擇了吉日。準備了支鷄斗酒。香燭紙錠。前去告墳辭墓。便紮括上新作的藍布長衫兒。從家中扭將出來。不知怎的。只覺兩條腿子。裏纏的不舒齊。原來他不穿長衫。業已好幾年咧。發誓說。沒想到一朝選出官來。當時杜

侃。到墓前拜罷。祝告一番。一看那墳塋。青草多深。十分頽壞。不由從得意中。又發出一陣傷感。暗想道。古人說得好。祭而豐。不如養而薄。可歎俺爹娘。眼巴巴的望着兒子去作官。得祿養親。如今兒子選出官來。你兩位老人家。只好冥中歡喜了。（天下爲父母者。多抱此憾。）兒子去個一年兩載。先須寄錢。整理墳塋要緊。（處處反振下文。）想罷。就墓前戀戀良久。親手拔去些草。又索性脫去長衫。就左近人家。借得一把鐵鍬。便拿出短工手段。在墓上培掩許多土。方纔洒淚還回。（杜侃是性情中人。所以能困窮。終得佳運。）一路上。便捨不得再穿長衫。只折疊了。搭向肩頭。徐行回家。望得街坊人衆。又是好笑。又是欣羨。居然有蹭了來。預定到任所相訪。並馬上荐長隨的。杜侃一概辭謝。次日。便背起一肩行李。徒步登程。從北京到湖北。是水陸程途。都有。這位杜老爺。只給他個兩脚打地。除了搭個小船兒。是他歇脚的時光。

一路上省吃儉用。只怕到省後沒得澆裹。（俗謂費用也。）那知心頭越怙。悞。偏偏同船客人們。談起湖北官場中。風氣奢侈得沒入脚處。竟講究與馬服飾。吃喝排擺。像那悃悃無華的人員。是一輩子沒得差委的。杜侃聽了。好不懊喪。却是還自恃是部選人員。有缺分的。總不致久在省垣賦閒。如此一想。便覺心下少安。這日行抵湖北省會。杜侃背了行李。在街坊上東張西望。都是些闊綽大店。末後尋到一所小草店。出出入入的人。大半是負販苦工之輩。店額三字。烟薰火燎的。若有若無。杜侃仔細一看。却是福後棧三字。不由沉吟道。這定是福厚。白了一個後字。（那知却是佳識。）這樣小店。總可以省錢的。走去一問房價。店家道。俺這裏是二十個老黃錢。住一天。自備食用。開水管飽。您要圖舒齊。後院還有體面房間。却是加倍的房錢。杜侃忙握手道。就是前院吧。於是跟店東拔步進店。檢了一間小耳房。安下行李。當日



晚飯。便到街上食攤。鬧了兩碗白米粥。吃了一盤糝米菜團子。算了算。只去三十多個錢。不由心下。稍爲安貼。道。俺沒想到。外省吃食物。比北京賤得多。看來支撐三四月。還不至兩手空空。這時爲腊月初旬。南省天氣雖暖。却說冷就冷的徹骨。因地氣潮濕。是另一種陰冷。杜侃到省。開章第一義。先須置備一身公服。皮衣是置不起。只好弄身綿的。跑了兩家大衣莊。一問價目。便嚇得拔脚便走。末後還是從窮人市上。花掉四五兩銀。買了一弄兒帽靴袍套。雖然古老些兒。也只好將就了。次日探準藩台的見客牌期。便興匆匆結束起來。揣了部憑。並手本。前去稟見。佐雜人員趨衙。照例是步行的多。却是人家都有手續。是將公服大帽。包作包袱。到官廳中。再爲更換下便衣。杜侃却不曉此法。便頂冠束帶。靴聲禿禿。就長街中趨踰起來。店肆中人望見。已然笑不可仰。偏偏杜侃初次趨衙。本如怯場的票友。初次登台一般。矜持。

的過火。只覺週身不合轍兒。百忙中又要怙悛進見的儀注言詞。竟致心維口迫。嘴角亂動。似乎念念有詞。弄得一張臉子。白白氍氍。大步小步的。揚着脚直沖而前。事有湊巧。恰好有個小媳婦子。提了米籃兒。從對面趲來。望見杜侃。只當是那裏新死了人。撞出來的僵尸。呵呀之間。杜侃一脚踹去。正踏了他的脚兒。於是人倒籃翻。杜侃方想跑去。却被個過路的老頭兒。一把拖住。道。你這冒失鬼。快給人家掬起米來。再去不遲。杜侃自知理屈。只得毛着腰子。掬了半晌米。及至弄清爽。一看天光。業已不早。他恐誤稟見。方想飛跑去。老頭兒道。老兄這航忙碌。是赴人家慶弔去麼。杜侃道。俺是新選巡檢某人。方到省。稟見藩台去哩。說着用塵土手一抹額汗。便如個糊塗花臉兒。摔手便跑。背後衆人都笑道。這樣人也出來作官。難道他家裏大人們。便放心麼。杜侃聽了。也不暇理論。須臾。望見藩司轅門。只見輿馬紛紛。正在熱鬧。

杜侃都不管他。便昂然闖入一所狠體面的官廳。只見裏面鋪設整齊。却沒多官員。只有三四位狐裘煌煌紅藍頂兒的官兒。大家正在交頭接耳說體已話。（體已話者不可對人言也。古今吏治之壞必由於此。作者之寄念深矣。）望見杜侃頗現詫異之色。却也沒人理他。杜侃方在坐也不是立也不是的當兒。只見進來個年老的廳役。悄向自己道。俺看您這服色。想是佐職班兒吧。那麼佐職官廳還在西邊哩。杜侃恍然大悟。向廳役便是一揖。那廳役連忙笑避。引他出來。杜侃一抬頭。只見廳額上寫着府道官廳四字。這回杜侃得了主意。便揚着臉子向西尋去。望見西列末尾有兩間房兒。寫着佐職官廳。杜侃一脚踏近門。恰好有個尖頭削臉的人。翻着兩支圓彪彪鼠睛。從內出來。那身服色合杜侃也差不多。彼此一望之間。那人登時足恭道。呵呀。你老哥莫非是新到省的麼。於是杜侃一通官閣。那人越法足恭道。福氣

福氣。某處巡檢。是個頂蓋肥的缺。兄弟往年時。蒙某恩憲栽培。派去代理了。一個月。便撈摸了兩千來銀子。如今老兄。又是部選實授。這橫財。是發定咧。將來老兄到任後。兄弟是定求提攜的。說着。趕忙旋踵打簾兒。竟將杜侃掇入去。裏面是木榻塵案。冷氣颼颼。火爐中只有栗子大兩塊火炭。然而却有三四位佐職老爺。圍爐笑語。其中一個瘦子。竟脫出一支襪脚。烤那點星星之火。還似乎舒服的了不得。一見杜侃。起初是略欠屁股。及至那人代述杜侃官闕。大家鬨一聲。都跳起來。向杜侃一陣足恭。眉歡眼笑的牽衣促坐。那人便道。且別亂。請問杜老兄。上過手本履歷了嗎。如今接見過縣台們。便要掄到咱們咧。老兄若沒上。咱就去吧。杜侃唯唯。跟他尋到典謁吏房中。掏出手本履歷。那典謁吏。細看杜侃灰樸樸的樣兒。便似個出土的古人。（奇語。）不由失笑道。杜老爺。恭喜呀。剛到省麼。且請候一霎兒。藩台也便傳見咧。

那人陪笑道。那麼俺那手本。早上去了吧。典謁吏笑道。席老爺。俺算佩服你。就是咧。這屋內的地。都被你踏光。俺却不見你個禿小錢兒。那人笑道。你老兒。向肥羊大豬身上去撈摸。就愁用不盡的。何在乎瘦狗身上呢。於是笑吟吟。合杜侃。慙出。兩人一路敘談。杜侃方知那人叫席儒珍。是個未入流的佐雜班兒。到省二十多年。只得了幾次例差。真是腦袋頂都鑽光咧。當時儒珍正色道。像咱們當佐職的。就得給他個愁皮厚臉。苦鍊窮磨。（八字可爲佐職的金科玉律。）你若一犯大爺脾氣。只好回家抱娃子去。像你老兒。有部選的缺分。是嘗不着候補滋味的。說着大唾一口道。像俺就不用提咧。睡到五更頭上。思想起來。真是自己對不住自己。比養漢老婆。還不堪哩。杜侃聽了。想想自己境遇。不由暗暗矜憫他。（純用反振之筆。）兩人暫回佐職廳中。大家一面胡拉八扯。一面靜候傳見。但聽外面一檔檔喝請。並夾着退下。

來的官兒。輿馬紛紛。鬧了半晌。已將及午。杜侃肚內。早咕嚕嚕一片山響。儒珍笑道。這般滋味。杜兄是初嘗吧。於是笑嘻嘻由懷中掏出兩個乾麵大餅。合杜侃分吃。說也奇怪。只見衆佐職。人人掏懷。登時如臨潼鬥寶一般。擺了一大堆食物。也有麻燒餅。也有飯鍋巴。也有炒米。也有油紙包的寒具。其中有個少年跟前。却是兩個鼓蓬蓬的大肉包兒。衆人不由亂瞟兩眼。歎道。還是某寅兄。出身世家。事事考究些。像俺們。若天天享用肉包兒。年終核算起來。也是筆巨款。足夠兩三月的房錢哩。說着。就有咽的聲咽唾的。（此段摹寫刻骨。何減儒林外史。是作者異樣出力的文字。）那少年聽了。却甚是得意。大家正在吃的起勁。只聽典謁吏在院中傳呼道。乏。杜侃不知就裏。尙在枯坐。廳內衆人。已紛紛覓出。儒珍笑道。今天見不着咧。破工夫。明日早些來。就是。（儒珍吐囁風雅。還是佐職中翹楚也。一笑。）於是兩人趨出。各接了自

己手本。杜侃却冒然道。藩台幾時傳見俺。典謁吏腆着臉子。通不答腔。杜侃還想說甚麼。却被儒珍拖向僻靜處道。你好生冒昧。這裏見白跑腿。是尋常事呀。個把月內。你能見着藩台金面。就算你走子午洪運咧。杜侃聽了。且信且疑。便合儒珍分頭回寓。話休煩絮。從此杜侃日日趨謁。直待二十餘次後。方進見回來。拔着腰板兒。專候藩司給掛牌赴任。那知日復一日。通沒消息。便連杜侃去趕衙門。只博得道乏兩字。將個杜侃急得七佛勿出世。眼睜睜賞斧將盡。未免檢點行裝。次弟價都付質庫。轉眼間。數月光景。真是舉目無親。窮途羈旅。原來藩司將杜侃所呈部憑繳部後。只命人就新到人員冊籍上。給杜侃註到。便沒事一大堆。忘記在腦後咧。當時杜侃又苦撐了個把月。委實沒有結果眼兒。這時節衣裝都盡。不消說靴帽袍套。另投新主。便是那件藍布長衫。也長辭而去。數了數腰包內。只落得兩串老錢咧。不由長歎。

一聲淚如兩下。正這當兒。店主一步趲進。便道。杜客人。莫怪我說。刻下候補場中。是可以餓死人的。你雖有缺分。知幾時可以抓住印把子呀。只管糲不糲。莠不莠。也不是個辦法哩。杜侃歎道。賢東。不瞞你說。俺流落此地。沒有親朋。委實想不出甚麼生活哩。店東道。如今到有個吃飯所在。只是你是老爺家。不便去作。官體要緊哩。杜侃唾道。不妨事。只要有飯吃。就得咧。老爺肚皮。一般也會餓的。店東笑道。既如此。某街上正在動工。修理皇亭。（正名萬壽宮。即各大員歲時朝謁之所。）頗缺泥水工兒。俺荐你去如何呢。杜侃聽了。一陣悽惶。暗歎道。萬般是命。俺在京作短工兒。如今又要作工去咧。沉吟一回。終覺有些不好意思。因囑咐店東。不要提他是官兒。便名爲杜大。跟店東一直赴工。工頭見杜侃雄實實的身量。便知氣力不錯。於是收下他。派他專抬黃土。按日工錢六十文。一天一發。工頭偶問他來歷。他只說是投親不



遇。大家聽了。倒也沒人理會。從此杜侃短衣椎髻。沾體塗足。雜於邪許相呼之間。居然是短工。杜大咧過了個把月。倒覺心廣體胖。竟有樂天知命之意。其實呢。是叫作沒奈何。他那簇新新巡檢老爺的念頭。是無時或釋的。真是夢是心頭想。一日杜侃睡夢中。忽承藩台掛牌。飭赴新任。他稟謝之下。未免感激萬狀。方卑職卑職的作嚙語。機伶伶醒來。却是一夢。大家聽他睡夢中只管稱卑職。不由苦詢所以。偏偏杜侃生平不會譏謊。只得據實一說來歷。大衆方恍然他是巡檢老爺。工人口頭輕薄。因他拾得好黃土。便以黃土老爺相呼。久而久之。傳遍街坊。兒童等。偶見杜侃。便呼黃土老爺。不想這抬土工作。也須講小鬼跟前燒香。那工頭有個舅爺。在工作中。狠拿事。杜侃三不知的得罪了他。於是工頭辭他出來。他所得工貲。本逐日嚼在肚裏。及至出來。越法失所。一日杜侃濁氣發作。便脫下一件短衫。質酒痛飲。吃得

半醉。一逕的跑到藩司衙前。俯仰叫罵。公人等以爲他是瘋子。一頓皮鞭。打得長血直流。這一來。杜侃酒醒。放聲大哭。踉踉跄跄跑到府衙後身。正想揀僻淨處去上吊。恰好一個更夫。攷來。問知所以。十分歎息。便道。你大小是個官兒。不可輕生。那麼屈尊你。合俺搭夥計去吧。工錢不必提。一醉一飽。是穩穩的。杜侃應諾。從此便作更夫。直混了三四年。杜侃宦興闌珊。業已安之若命。咧。不想他否極泰來。一日夜裏。天氣酷寒。杜侃在街檐下。生了些劈柴火。煨了一大沙壺老白乾。恰好某商肆中。爛煮肥狗。將吃賸的狗腿。給了他半支。於是杜侃就檐下。一面向火。一面向自吃自飲。又溫暖。又快活。不由分說。將鈴梆向身畔一拋。倒頭便睡。正在沉酣當兒。只覺腦後拍的一掌。睜眼一看。面前兩盞大紗官銜燈。亮如白晝。馬槎子上。（卽行椅也。）端坐着一位官員。左右健僕。提鞭分立。杜侃一看官銜燈。知是首縣湯無畏。出來巡夜。當時羞

愧得無地可入。方在逡巡。已被健僕拖到無畏跟前。無畏喝道。你這更夫。好不可惡。半夜裏不去打更。却在街上吃醉了向火。天燥風高。倘若延燒街市。那還了得。因喝隸役道。快與我拖下這厮。重打四十板。隸役噉應。便要動手。這一來。杜侃沒法兒。只得一抹臉子。大叫道。堂翁給卑職留體面呀。（閱至此。未有不失笑者。）這一聲不打緊。嚇得湯無畏直站起來。正是。

方謂闌闌逢醉卒。

誰知邂逅遇同僚。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回

杜侃詰奸捉教匪

無畏定計賺紅英

且說湯無畏。夢想不到更夫口內。呼出卑職兩字。當時慌忙站起。問知所以。不由又驚又笑。因親手扶起杜侃道。老哥莫罪。但您這般蹭蹬。也就少有的。如此且到敝署。屈尊幾天吧。於是合杜侃躡赴縣署。登時命杜侃沐浴衣冠。

煥然一新。細詢知久不赴任之故。甚是太息。次日無畏面見藩司。一說杜侃這段事。那藩司猛然相起。杜侃是部選人員。早就該赴任的。不由甚是過意不去。便立時傳見杜侃。掛牌赴任。又風示各官屬。贊助杜侃些兒。真是登高而呼。頃刻集事。不消兩日。便湊了數百金。便由無畏交與他。那知杜侃經此困阨已來。倒大長學問。竟將義命兩字。認得逼真。當時向無畏道。俺支身赴官。用不了許多錢。抵任之後。總比俺抬土打更。強的多哩。如今省中正辦某項急賑。何妨將此款移濟災民。使他們同沾上憲之惠。也就是杜侃身受了。無畏聽了。不由起敬。果然依他意思。轉達上憲。那杜侃深感無畏。赴任之後。兩下裏還書問不絕。這也不在話下。且說無畏。既爲首縣。得上峯倚重。時以紅英謀亂爲念。他既得風燕。便又厚待那皂隸白鵬。特提拔他。充了縣中捕頭。每有棘手捕案。便命風燕相助。因此省垣一帶。盜賊絕迹。那無畏能吏之

名也。便嘖嘖人口。紅英聞得。只認作無畏。給他擴張教勢。深信不疑。一日紅英。方合田祿。方中等。談起三槐使人。還不見到。大家方在猜擬。只見一個僕人。蹇入道。今有湯無畏。使人到來。要面呈書札。紅英笑道。湯先生。這些日沒來要錢。想是手頭兒又乏咧。田祿道。也許是近日有甚麼機會麼。方中却低頭沉吟道。我看湯無畏。總透些鬼崇氣哩。紅英道。且看來書。再作道理。於是命喚來使。須臾門簾啓處。蹇進個威凜凜的漢子。向紅英聲喏道。小人風燕。特來下書。說罷取書呈上。紅英先將風燕望了望。然後折書一看。却笑向風燕道。你家主人也特煞小規。俺區區省城。俺有甚麼不敢去的。便是皇宮內苑。俺不久還要踏踏脚哩。正說着。馬勝一步踏入。紅英將那書。隨手遞給方中。方中看罷。却是湯無畏。因近日聯絡了幾個有勢力官員入教。衆官想來參謁教主。又恐張揚不便。所以無畏邀紅英到省。大家厮見。馬勝知得。先一

瞞紅英喜躍道。老湯真能幹。俺便伺候教主赴省。方中沉吟良久。命風燕退出。却拈起鼠鬚道。俺看教主。還是不去爲是。咱這時教務風聲日大。冒然赴省。倘有意外。怎好呢。况且這使人風燕。目睛閃閃。狠透慳慳。湯無畏用這等精壯人。意欲何爲呢。紅英等聽了。還沒作聲。那知馬勝這小子。因近來不能獨擅紅英。想趁着機會。大大的巴結一下子。便攬言道。方兄也過於仔細。咧。若照你說來。咱就一事也別辦。咧。還扯着耳朵。聽王三槐信息作甚。田祿道。俺看教主。去一踰也使得。既有勢力官員們入教。倒是咱起事的機會。憑教主一身本領。還怕甚麼呢。大家一陣七言八語。方中只好默然。於是紅英立作回書。訂於一二日後。卽行赴省。面談一切。交與風燕。匆匆去了。這裏馬勝大高其興。便忙碌準備鞍馬赴省。惟有方中。終覺放心不下。想慫恿田祿同去。又礙着馬勝不便。正在猶疑的當兒。恰好某處教會裏。鬧了亂子。立等

總教下。去人料理。紅英正因合馬勝同去。恐田祿不悅。便趁此機會。叫田祿去料理此事。按下這裏紅英合馬勝匆匆赴省。你道湯無畏怎的忽請紅英赴省呢。原來這裏面還含着許多情節。上文所述的那位黃土老爺杜侃。諸公想還記得。且待作者轉筆敘來。原來杜侃自赴巡檢任後。真是不卑小官。狠能整理地面。詰奸除弊。事事認真。他所駐的地面。名茅家港。雖是荒江僻區。却是通襄陽的一條小路。一般也有商賈旅店。各路雜色生意人。往來不絕。杜侃窮困出身。耐勞習勤。他也沒有老爺習氣。沒事時各處溜腳。訪問地面上種種利弊。本地父老便歎道。此地本是淳樸之區。等閒價沒有閒雜人。如今因新興白教。左近少年們混入教中。狠不安生。所以招得有不三不四的人。時相往來。此後這盤查旅店。倒要注意。因將近來紅英許多作爲一說。杜侃記在心裏。從此入夜後。必要親身查店。過了月餘。官民甚是相得。一日

夜間。杜侃領了兩名健役。趲至一家旅店。方一腳踏進門。只聽正房內一個客人罵道。吾們四川人。是滿講理的。怎燒點子洗脚湯。直至這時光。還不成功。你便欺生。可也有些分寸。說着嘩嚷一響。似乎是摔碎茶杯。院中店夥道。那鍋是鐵打的呀。湯要不熱。你老又要發哮喘燥咧。一抬頭望見杜侃。忙喊道。倪客人。伺候着。巡檢老爺查店來咧。那客人越怒道。甚麼老爺。他也須講理呀。這時一健役。高舉提燈。業已引杜侃趲入正室外間。便見由裏間。搶出一人。頭裹白巾。結束伶俐。廠披長袍。足踹黃牛皮快靴。一翻牛卵眼睛。合杜侃撞個正着。健役喝道。客人仔細。這便是此地巡檢杜老爺。那人咕起眼。略一閃身。杜侃已拔步進內。只見榻上。置了包裹朴刀。還有具大毡笠。却掛在壁上。看光景。是遠方行客。杜侃看罷。一問那人來歷。那人道。俺叫倪世通。是從四川來到襄陽訪友。你老可聽明白咧。說着。仍向院外罵店夥道。你這王八



忒的。還不快端脚湯來。若在俺那裏。有百十個。俺也斫掉你咧。杜侃暗道。這厮兇野如此。定非好人。因漫問道。倪世通。你到襄陽。訪那個呢。世通憤然道。俺索性告訴你。大概你們湖北官兒。有點管不着。俺是四川王教主門下人。去到襄陽陳教主那裏。問候起居哩。杜侃聽了。不由心中一動。又略問數語。那倪世通待理不理。杜侃是個誠實人。一時閒抓不着岔兒。只得同健役出來。方走到院中。只聽倪通自語道。甚麼人。都是官。這種官兒。只好咬俺鳥哩。杜侃聽了。方在氣往上撞。猛想起刻下有某種藥物。厲禁私販。行客所過關津。例須檢查行李。這厮來自川中。正是產某藥之所。俺何妨檢檢他行李。再說。於是重復覓回。便喝健役。檢他包裹。那世通在旁。只是冷笑。須臾檢罷。並無藥物。世通不由目注毡笠。哈哈大笑道。你這位杜老爺。要想俺的好處。是沒賬的。你這算何苦呢。說着。蹭到掛笠的壁下。雙睛亂轉。說也奇怪。杜侃向

來心思遲鈍。這次不知怎的。靈機一動。方伸手要摘。下毡笠。世通已大跳道。難道俺便犯搶不成。方想攔阻。已被健役一齊上。捉住兩手。這裏杜侃。摘下毡笠。只一翻。早從笠胎內。拉出一封書札。只略爲一看。不由大驚失色。揣向懷中。方要叱健役。捉下世通。只見世通。業已臉色大變。吼一聲。健臂一奮。竟合兩役滾作一處。這一陣。碎骨撞擊。兩役竟制他不得。杜侃大怒。由外間抄起門栓。端了個四平。仿佛使鎗一般。覷準世通腰眼兒。只一戳。這一下兒。世通大叫栽倒。兩役趁勢。方將他網捉起來。看起來。這黃土是沒白抬。不然。杜侃也鍊不出這把子氣力哩。當時杜侃。捉得倪世通。更不怠慢。便牽他回衙。按書札問了他回情節兒。命人加意看守。連夜價來。見本縣堂翁。呈上搜得的書札。備說情節。那知縣官兒大驚。一看那書。是三槐親筆與紅英的。書中大意。便是說川中教徒。氣勢已成。都已暗暗分佈妥當。更加着當局官吏。武

備廢弛。大可約期起事。先佔據川鄂兩省。然後相機北上等語。那知縣戰抖的看完。又是吐舌。又是搔首。道。呵呀。這可怎麼辦呢。這事兒。關係大咧。咱又不知上憲們。是甚麼意旨。你老兄既捉他來。怎麼辦呢。說着。跼起來。滿屋亂轉。却沒個所以然。原來這知縣。叫百壽。是旗籍人員。只會作得一手好八股。顛預性成。人稱作百不理。當時兩人白瞪一回。末後還是杜侃想起湯無畏。十分能幹。便道。堂翁既不得主意。依俺看來。莫若您悄悄赴省。先合首縣商量一下子。再作區處。便請他先探探府尊等的意旨。更爲捷便。知縣道。好。就請你老兄替俺辛苦一踰吧。杜侃應諾。便連夜價將倪世通交付本縣。次日一逕赴省。面見湯無畏。一說所以。呈上搜得的書札。無畏看罷。那書却笑道。襄陽陳寡婦。要不安生。本不是意外事。無奈咱本省出制軍。遇事含糊。耳根又軟。這等掀天的大事。只憑一封書札。就怕他不敢輕惹白教。再者田

制軍。又是不哼不哈的性兒。若稟過他。先將倪某解省研問。恐怕制軍這裏還沒研問清爽。陳寡婦那裏早已得知消息咧。因白教中人各處都是一解倪某。教中人沒有不知道的。倘陳寡婦趁勢兒作起亂來。如何是好呢。俺看首府宮槐。強幹沉毅。遇事倒狠有主張。俺想先將此事合他商量。設法兒先將陳寡婦擒獲。然後再稟知制軍。方爲萬全之策。再一面請制軍移文川督。捉拏三槐。不瞞你說。這陳寡婦久已在俺意念之中。俺已假意入教。探知他許多虛實。並能得他信任。若設法兒先擒他。還不爲難哩。你老兄便急速回去。合本縣堅守倪某。靜候消息吧。於是杜侃匆匆回稟百壽。這裏湯無畏那敢稍延。便揣了那書札。見首府面陳一切。那首府宮槐驚道。此事最好。先辦紅英。給他個霹靂不及掩耳。（英雄所見略同）然後再提倪某。稟制軍。方不致走漏風聲。那麼湯兄便向襄陽去一踰。合那裏王太守相機辦理罷。無畏

笑道。王太守如能辦事。那陳寡婦還不致大煽邪教哩。今卑職倒有一策。捉獲妖婦。只要府尊作主。就是說罷。合宮槐附耳良久。宮槐毅然道。好好就這麼辦。便是將來制軍責咱冒昧。也不打緊。於是無畏。逕回縣衙。一面價遣風燕去賺紅。央一面價就縣署跨院中鋪陳一切。並悄悄徵集美色優伶。聽候傳用。不兩日。風燕。逕回。呈上紅英的回書。無畏大悅。道。妖婦來省。便算入俺彀中了。因顧風燕道。你可知那家酒店中。有極醇的酒。快去買來。以爲灌醉妖婦之用。方好下手擒拿。風燕道。主人若用此法。小人倒能配合。一種軟玉酒。此酒入口。清淡無比。其實酒力極強。發作起來。沉醉如泥。憑他有潑天本領。也易如縛豕。因小人往年爲盜時。曾除一某鄉惡霸。是從他家中得此秘方。無畏喜道。此酒釀起來。幾日能熟呢。風燕道。頃刻可就。只須尋常冽酒。入兩樣藥末兒。就是咧。無畏大悅。便命風燕白鵬。在跨院準備一切。慢表。且

說紅英合馬勝。聯轡登程。因省垣重地。也自事事仔細。兩人結束。只如尋旅客。又似農間夫婦。去探親一般。紅英是釵荆裙布。跨一匹花斑小驕。馬勝更來得俏皮。草笠芒鞋。短衣窄褲。馬上帶着行李包裏。一會兒跨馬後隨。一回兒牽馬提鞭。只在紅英馬前後廝趁。便如王小趕脚一般。有時節沒說強笑。只瞅了紅英俏龐兒。既至落店。一切伺候。更不消說。店人等只認作是兩口兒。不消問得。便給他兩人安置在一室。滿口裏馬爺娘子的亂叫。樂得個醜鬼馬勝。渾身沒有四兩重。這其間許多風光。自不必說。這日將近省城。兩人就江沿茶肆中。歇坐一霎。馬勝笑道。走的好快路。已然的要到咧。依俺意思。咱兩個走上一年半載的纔妙哩。紅英斜瞟一眼道。你嘴裏再沒正經。如今咱去會新教友。人家又是體面官府們。你那猴相兒。須要檢點纔是。馬勝道。就是吧。俺只閉了這張烏嘴。學李逵扮啞道童如何。正說着。江風吹處。浮雲

盡歛。早望見武昌省城。雉堞隱然。跨山臨江。十分雄壯。果然是南北咽喉。自古用兵必爭之地。紅英憑欄遠眺。不由意氣飛動。張開櫻口。只管微笑點頭。悄語道。你看不久。這片所在。便歸咱掌握咧。馬勝聽了。登時一擠醜臉子。也悄笑道。那麼你便先派俺個武昌留守罷。一言未盡。只聽隔室中。有人微笑道。馬爺若作留守。小人便去伺候。兩人失色之間。只見簾兒一宕。轉出一人。却是總教下的個小教目。見了紅英等。垂手一貼。紅英詫異道。你到此作甚。小教目道。好叫教主得知。自教主登程後。柳爺（方中）只管放心不下。特派俺隨路打探消息。以便早爲回報。好大家放心。紅英笑道。既如此。你便分頭作事去吧。俺合馬爺少時便進城咧。小教目慙去。馬勝唾道。就是老柳惺惺事兒多。真是捧着卵兒過河。多此小心。咱教中不去尋人晦氣。難道還有人尋咱晦氣不成。兩人出得茶肆。方上馬走了不遠。只見風燕匆匆迎來。當

時下馬聲喏後。即便返轡前導。一行人進得城門。直奔縣衙。那馬勝初到省垣。兩支賊眼。只管不夠使。三人捩過制軍衙前。馬勝偷瞧東西轅門內。纓弁如雲。甚是威武。正直着眼兒東張西望。恰好今天城外某營中合操演炮。轟隆隆一聲響。接着震大價一聲吶喊。馬勝大驚。撥回馬。回頭想跑。却被風燕攔住。道。今天是城外某營試操。便是這營官。也是新入咱教的哩。馬勝聽了。方纔坦然。一路上。一顆腦袋。只管握得如播浪鼓一般。望得路人都悄語道。這厮兩支烏眼。就像個大強盜哩。紅英却揚揚然都不理會。須臾到得縣衙。由風燕引路。直入跨院。馬勝一望。其中鋪設得簾幙牀榻。簇簇一新。大廳中。棹椅字畫。沒一件不講究。這時風燕引兩人先入一所靜室。其中陳設。越法精緻。早有俊僕盪入。伺候盥漱。風燕便道。教主等且自歇息。俺家主人。今天正去約集各位新入教的官府。大概晚上。方能回頭說罷。命俊僕端上精緻。



茶食。即便一齊退出。這裏紅英等。用過茶點。一看複室中。越法齊楚。鈿榻上。錦衾角枕。燦然耀目。棊几上。粉奩鏡台。一概俱全。便似香閨繡閣一般。紅英大悅。就鏡前照照俏龐兒。却笑道。湯無畏。真個辦事週到。說着就榻上一歪身兒。就要歇息。馬勝僕着身兒。湊到榻前。道。老湯雖然辦事週到。可不知將俺老馬。安置在那裏。怎的俺也陪你在這裏住。纔寫意哩。紅英合着眼。唾了一口。不去理他。馬勝信步。逕向大廳。就木坑上。也便盹睡一回。及至醒來。業已天光薄暮。只見華燈四徹。室中院中。點得一條燭龍一般。馬勝方逕向靜室。合紅英談得數語。只聽室外靴聲。禿禿簾兒啓處。逕入一人。正是。

憑空伸下拏雲手。

要滅白蓮一炷香。

欲知後事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搶寡婦冷高鬧牢獄 開劫運川鄂動妖氛

且說紅英合馬勝方在談話。只見湯無畏含笑躡入道。有勞教主等久待。俺方纔已親去約會新教友。明日午前都來參謁。今先取得各人的職名在此。說着由靴筒中掏出一搭子官銜名片。都是蠅頭小字。各具銜名。文的是府道州縣。武的是參遊都守。紅英數了數。竟有四十多位官府。不由笑逐顏開。向無畏道。湯先生果然材幹出衆。沒多日子。竟已聯絡了許多人。可見吾教當興。先生之功。也不在小處哩。馬勝冒然道。這些烏官府。也就好大架子。教主既到。他們竟不來迎接。無畏笑道。馬兄。你不曉得。咱這是機密事嗎。今晚沒得事體。俺且爲教主設筵接風。並賀馬兄護駕的功勞如何呢。說罷。一聲分咐擺筵。室外風燕等。鬨應如雷。登時就大廳中。盛陳酒饌。階下美伶。分兩班奏起笙簫細樂。春燈照處。滿院生暉。於是無畏肅紅英等。躡入大廳。無畏把蓋與紅英安了首座。然後合馬勝左右相陪。馬勝偷瞧去。真個是水陸畢

陳金波玉體。左右俊僕。都是大帽長袍。垂手而立。那一番豪華氣象。馬勝生平。竟沒開過這種眼。當時撇撇扭扭的。飲過兩巡酒。只覺週身不得勁兒。箸兒下去。輕了也不是。重了也不是。端起杯兒。飲淺了也不是。飲重了也不是。竟鬧得如芒在背。臉子上發燒火燎。偷瞧紅英。也有些拘拘束束。不由暗想道。怪呀。俺老馬在襄陽。也是開過眼睛的。怎到這裏。成了怯哥哥咧。難道官府們。真有滲人毛不成。正這當兒。無畏却笑道。馬兄如何飲酒不樂。那麼咱免去他們伺候。選兩個小優兒。前來侍酒吧。於是命階下美伶進廳。與教主叩頭。紅英望去。只見一個個白皙姣好。禿襟小袖。不由櫻唇微綻。道。且命他們奏回十番清樂。侑酒便了。於是仙音縹渺。紅燭光搖。這一番觥籌交錯。吃得個馬勝。方纔快活起來。便連紅英。也不覺春風滿面。連連舉杯。正這當兒。風燕提壺。躡進。無畏便道。此間沒得好酒。今有無畏鄉人。從敝鄉携來一種。

酒還可用得。俺且來借花獻佛如何。說罷。親自斟杯。馬勝這時已吃得楞着眼兒。便噪道。湯兄有好酒。如何捨不得敬客呢。於是端起杯來。一飲而盡。連讚道。好酒好酒。無畏大笑道。這酒雖妙。俺只許馬兄吃三杯。因此酒後勁兒大的狠。您若吃醉了。明日怎的會新教友呢。馬勝笑道。沒事沒事。這種水也似的酒。只清香的有趣。便吃他一甕。也不會醉人的。無畏握手道。不成功。多吃一杯也不得。說着。給紅英斟飲三杯。就要藏過。明說醉人。正以釋其疑慮。馬勝等安得不入玄中。馬勝劈手奪過壺道。俺就不信此酒能醉人。於是不待無畏勸酬。便與紅英你一杯。我一盞的受用起來。須臾酒盡兩壺。風燕知力量已足。便向無畏一使眼色。無畏道。時光不早。咱也該散席安息咧。於是匆匆飯罷。又選了兩個美伶。在院中伺候一切。這裏紅英待無畏去後。方合馬勝閒談數語。只見馬勝連連欠伸。兩支眼。只管向一處擠。那身兒東

倒西歪。紅英方嗔道。你怎的如此憊懶。一語未盡。登時覺一股熱烘烘倦怠之氣。由小腹直冲而上。頃刻間。散入四肢。一陣軟洋洋的。儼如抽去通身骨節。方想站起來。疎散疎散。小脚兒一蹶之間。撲味聲。跌在地下。只見馬勝並不趕來相扶。只大嘴一張。似笑非笑。也便一堆泥似的。由椅兒上直墜下來。紅英大駭的當兒。只聽室外脚步雜踏。便有人大喝道。紅英妖婦。今天叫你識得俺湯無畏。聲盡處。無畏蹶入。背後風燕。帶領幾名健役。各持繩索。早將紅英馬勝。網縛停當。紅英喝道。湯無畏。你原來是這等壞心爛肺。須知俺教中。合你甘休不得。無畏喝道。你鈎結四川妖匪王三槐。逆謀已露。俺湯無畏。探你底細。也非一日哩。馬勝一聽。不由破口大罵。却被風燕過去。兩掌打得口角流血。於是頃刻牽赴縣獄。慢表。且說湯無畏。捉下紅英等。當夜便去稟見宮槐。具陳一切。宮槐大悅道。妖婦既得。急須稟明制軍。先含糊以左道惑

衆的罪名斬掉他。然後嚴禁白教。散其黨羽。便是四川王三槐也自然聞風歛迹。然後請制軍移文川督。拏辦三槐。這麼一來。一場禍事。便可化爲烏有哩。無畏沉吟道。雖然如此。但是制軍性兒。沒得決斷。因循之間。須防教徒們前來搗亂。宮槐道。妖婦在獄。自須小心。俺當知會城防兵弁。加意防守便了。兩人談了一回。業已鷄聲喔喔。宮槐道。事不宜遲。湯兄在此少爲歇息。咱們便進見制軍。以取行止吧。於是兩人就書房中。用過早點。即便進見制軍。到得官廳中。方纔天色大亮。兩人候了多時。一見制軍。稟明原委。制軍聽了。沉吟半晌。便命無畏且退。因向宮槐道。這湯令也冒昧的狠。如今白蓮勢派。也非等閒。不過入教的多。未免魚龍混雜。要說就圖謀不軌。未免也小題大作了。況且和相當朝。最犯惡各省大吏遇事生風。俺看此事。不必大鬧。只將陳寡婦。監繫些日。責他書一紙悔過狀兒。釋放之後。不許他張皇白教便了。咱

自了本省事。就罷咧。至於四川王三槐等。咱何必去多事呢。說罷。一沉臉兒。竟自端茶送客。宮槐是素知制軍是書生性兒。愚懦畏事。只得長歎一聲。拂袖而出。合無畏一說制軍情形。兩人只好一對兒乾咕眼。無畏沒奈。只得命風燕等。仔細縣獄。且待制軍後命。事有湊巧。偏偏本縣內。出了一樁重要盜案。風燕白鵬。只得急去辦案。這且慢表。且說柳方中。自打發小教目。隨探紅英之後。每日價除料理各路教務之外。便合教友們。談天說地。一日。外路大教目。吳興禮。高佩忠。兩人。暫來。報告些各路教務。並猜度回紅英赴省的事體。大家正在七言八語。只見門恨兒。碰的一響。橫不榔子。撞進一人。却是田甘。揉着頭兒。只穿件累贅長袍兒。滿臉上。渾悶悶的氣色。一屁股坐在吳高。中間。連連呵欠道。好困人。這長天大日的。難道你們不發悶麼。方中笑道。如今馬兒。跟教主赴省。田兒却沒伴兒咧。田甘道。屁話。屁話。難道俺合馬勝。穿

一條褲不成。方中一擠眼兒道。你合老馬。雖沒穿一條褲。却走一條道兒。田甘聽了。登時笑得兩眼沒縫。原來畢自立的老婆夏氏。自到襄陽以來。暗含着。便成了田祿的外室。不消說。金錢應手。再搭着羅有高。蒲三利等。各得美差。他們都是一班舊交兒。自然時來納貢。因此夏氏手頭兒。十分寬裕。依然的喬眉畫鬢。扎括的狐狸精一般。便在城外馬頭上。開起一片酒店。十分整齊。取名叫物華居。那夏氏高起興來。便自去當釐。這酒幌兒。好不漂亮。因此每日價坐客如雲。生意興隆。田甘這小子。雖百事不中用。惟有偷摸女人家。却有特長。何況夏氏。本是個爛桃兒。來者不拒呢。因此田甘合馬勝。都暗含着。合夏氏有一腿子。當時興禮等。向方中問知所以。便噪道。田兄既有這般有趣所在。理應請俺們吃個快活酒哩。方中拍手道。田兄怎麼樣。你要俺大家不發悶。就須破費一傢伙。田甘笑道。這算甚麼。咱們就去。於是四個人一



路說笑。出得道院。直奔物華居而來。到門一看。果然金碧輝煌。軒牕淨潔。這時座客還沒得多人。那夏氏梳着光溜溜的頭兒。穿一身青紬衣褲。髻邊斜插一朵半開的山茶花兒。正斜倚柵欄。一手掠髻。趨着脚兒。合一個伶俐店夥。滴滴答答的說話。那店夥反背着手。扶着開水壺梁兒。却瞅着眼注定夏氏。微微含笑。方中等業已到門。他兩人竟沒理會。正這當兒。只聽哧的一聲。壺水冒出。冲起許多灰塵。夏氏趕忙用絲巾亂颺之間。田甘先蹭一聲跳到面前。夏氏笑道。都是你這冒失鬼。忽的撞來。倒鬧了人家一頭灰。田甘噤着嘴道。你這不是自己栽筋斗。報怨地皮麼。誰叫你合人講話出神呢。夏氏一抬頭。望見衆人。登時笑逐顏開。便拋却田甘。上前厮見過。方中笑道。夏嫂兒。生意好哇。今天沒別的。俺們要生嚼田爺。你有體面酒菜。只管拿來。夏氏扭頭一望。田甘咬着牙兒。笑指道。該該。俺早就叫你請衆位爺們來賞個臉面。

你聽到請人吃酒。就像抽你脊梁骨一般。如今俺看你還捨的捨不的。說着親去整理枱椅。並喚酒夥。端正上等酒菜。於是大家隨便就坐。惟有田甘。雖是嘻嘻的笑。却未免心頭亂跳。暗想道。今天這一吃嚼。就得一筆大錢。咳。這是那裏說起。怙愒之間。那夏氏已俏擺春風的給大家斟上盞兒。興禮笑道。酒店老板。還管斟盞兒。那麼俺們天天要來吃酒咧。夏氏笑道。只要衆位不棄嫌。可知好哩。說笑之間。衆店夥已流水似端上酒菜。真個是嘉穀美酒。堆滿春台。那夏氏更不迴避。只坐在座兒旁。陪大家說笑。田甘見那棹酒筵。好不心痛。但見大家興高彩烈。也只得隨聲附和。是於笑語之間。杯箸紛紜。興禮等。吃到半酣。又一陣豁拳行令。這豁拳。田甘還強勉來得。惟有行令。却要了田甘的好看兒咧。方輪到自己。業已輸了兩大杯。夏氏笑道。你只管吃酒。俺替你來吧。於是作張作致的挪挪座兒。便代田甘行令。那一番妖嬈情態。

好不寫意。方中一面銜杯。一面憑牕外望。只見遠遠的。蹀來一人。舉步如風。儼如奔馬。須臾近前。却是個赤髮獠面。風火鬼似的漢子。行膝大笠。手提朴刀。滿面風塵。似乎是長途行客。方中正暗詫此人好生異相。只見他碧睛一閃。望着酒店。大拔步竟入。也不待酒夥導引。便就方中對面。昂然落坐。拍的聲。倚了朴刀。拍案道。酒夥。快端酒飯。俺用罷。還進城哩。說罷。一翻眼睛。略瞅衆人。拄起拳頭。扞腰而坐。那酒夥忙陪笑跑來。道。爺台辛苦哇。您用甚麼酒飯。那人道。爽利些。是正經牛肉薄餅。每樣來兩盤。外帶兩大壺酒。不用杯子。酒夥應諾。方一轉身。那人道。俺且問你。城內陳家道院。在那條街上。酒夥一說。那人道。快去將酒飯來。咱老子有事進城。忙的狠哩。說着。跔起來。撲撲。一拍行塵。兩支眼直夠夠。却注夏氏。恰好田甘座兒。距他不遠。冷不妨。行塵簌簌。落了一身。已然有些不是意思。又見他目注夏氏。不由發話道。你

老兄安詳些兒。俺們是吃酒。不是吃土哩。那人冷笑道。你們南方人。終年價水泡水浸。吃些土兒。硬硬身骨。却不好麼。田甘怒道。你這廝。好沒道理。那人道。怎麼道理。怎麼講。俺南北來往。萬八千里。還沒見道理。甚麼樣兒哩。你問問咱老子教門中人。可是你囚攬的欺生的。說罷。虎吼跳起。一把抓來。恰好夏氏扭過來。要來拉勸。不隄防。拍的一腳。正踏在小脚兒上。那田甘一閃之間。恰值夏氏跌倒。兩人就勢一滾。却撞到吳興禮身上。唳嚟聲。人倒椅翻。三人方在亂攪蛆。佩忠大怒。一個箭步躡過去。照那人。便是一掌。那人忙閃。大笑道。怪不得人說襄陽地皮硬。來來來。咱們且打個三百合。說着。托的一擺拳。便要交手。這時方中。趕忙抱拳趨進。道。朋友慢動手。你方纔自稱是教門中人。可知咱都是一家。只俺柳方中。便是管理陳家道院的人哩。那人驚道。您便是人稱江漢先生的柳爺麼。小人唐突。却得罪了。如今陳教主。現在

那裏俺正有要事求見。這時興禮等也都爬起來。只光着眼兒呆望。方中驚問道。那麼足下何人。從那裏來。要見陳教主呢。那人道。此間非講話之所。且請引俺到道院。詳述一切吧。說罷。亂喊酒夥道。俺的酒飯錢該多少。快些拿去。方中道。這酒店也是咱教門人。足下不須開發。咱便進城吧。於是那人提了朴刀。即便拔步。大家簇擁在後面。也不暇去理田甘等。竟自匆匆進城。直奔道院。大家敘禮落坐後。方中忙詢來意。那人便一五一十說出一席話來。原來那人便是林清的健步何卓。自到秘魔山。一見三槐。報告朝廷遣欽使查辦川中之信。三槐大駭。情知自己逆謀洩露。罷手不得。於是合王樹風並教下四將。商議一番。便登時命王樹風、謝天福、牛保義、郭建業四個大教目分四路出發。號召教徒。分頭起事。却命那憚三娘就大道要點上去迎欽使。並囑咐三娘如此如此。當時樹風道。咱既起事。那陝鄂兩處教主。急須遣人

去知會他。以壯唇齒之勢。陳教主那裏。咱雖先已遣倪世通去了。却事體終不落實。今何卓捷步如神。便煩他一到襄陽。約陳教主頃刻響應。再順路北上。迂道赴陝西高天德處。說他一同起事。豈非一舉兩得麼。三槐沉吟道。高天德總是冷靜樣兒。合老牛筋一般。俺前些時。屢遺書札。去挑動他。（爲下文告密。激變天德伏線。）却不得他甚麼要領。樹風道。雖如此說。終須去知會他。他若一般響應。正可掣北方官軍之勢哩。三槐大悅道。就是如此。於是喚過何卓。說明自己一番計畫。便命他星夜價奔赴襄陽。當時何卓匆匆述罷。便道。俺來時。王教主義已火雜雜的分佈一切。只怕這當兒。已經起事咧。今陳教主在那裏。快引俺見過。俺還要馳赴陝西哩。方中聽了。又驚又喜。剛道得一句道。却是有勞何兄遠來。偏偏陳教主因事赴省去咧。一言未盡。只聽院中人亂噪道。這不是柳爺遣去的那個小教目麼。怎的這般模樣。快

扶住他。沉沉氣兒。方中大驚。合興禮等。一齊趨出。一看那小教目。只跑的氣喘吁吁。面目更色。一見方中等。兩手亂抓。嘴兒略張。却哇哇的吐了兩口白沫。腿子一軟。就勢兒坐在地下。於是大家圍住他。搥喚良久。又端過些熱水。給他吃下。小教目兩眼略閉。稍爲舒息。然後張口道。柳爺不好了。咱家教主。並馬爺。現已被湯無畏賺捉入獄。就是因四川王教主遣來的使人。被一個甚麼茅家港的杜巡檢捉護。搜出王教主的書札。纔鬧出這事來。因將無畏怎的計賺紅英等許多情節一說。衆人聽了。大吃一驚。方彼此相顧之間。只見一人蹣跚跑入。大跳道。好個湯無畏。他就敢捉弄俺姐姐。你們這班鳥人。怎還都裝大麻木哇。衆人一望。却是田甘。業已醉得口角歪斜。想是衆人出得物華居。他又找補了個花酒兒。吳興札。狠有機智。並不着慌。只笑着拖開他。方疊起三指。向方中要說甚麼。只聽院外。有人大叫道。咱這時還不殺向

省城還等甚烏聲盡處。蹶來一人。却是冷田祿。原來田祿料理畢教務回頭。途路之中。業已風聞得紅英等陷獄之事。咧。當時方中道。冷兄你且（句）田祿道。你說你說。（一時急遽之之狀如畫）方中道。維今之計。先須設法兒救出教主等。然後再（句）說到這裏。只管搔首。興禮大笑道。江漢先生。如何說半截話兒。然後又怎麼樣呢。田祿這裏。方在暴跳如雷。那方中。已趨握興禮之手。道。鬼谷先生。還是你神機妙用。來得捷便。這然後的下文。俺竟有些不得主意起來。興禮抗聲道。除了急轉直下。更無他法。咱且仔細商議吧。於是命人扶出小教目。這裏大家一齊進室。田祿詢知何卓來意。只管急得搓手兒。興禮道。如今教主等雖在獄。却不打緊。湯無畏。計策雖有。那制軍必不能聽。救教主等出獄一節。儘容易作。只須冷兄合高兄（佩忠）赴省一行。自能集事。只是教主出獄後。咱這裏便須頃刻起事。先據襄陽。這其間許多準備。



就須此時規定。方是先發制人之策。不然。教主朝出。官兵夕至。咱這裏還準備得及麼。好在教主在獄。決不至有意外。那制軍顛頑性兒。俺是曉得的。咱這便號召各路教目。分頭起事。倒是要着兒。田祿聽了。方在思忖。那高佩忠。是粗魯性兒。冒然道。咱去打省城。救教主。須帶多少人去呀。興禮笑道。攻打省城。豈非速救主之死麼。田祿恍然道。高兄不須說咧。你只跟俺作事。是。但是俺幾時去呢。興禮屈指道。這裏準備停當。至快也須七八日。冷兄莫如便趕赴省城。先作準備。切記十日後。咱這裏定然起事。只須一二日前。救出教主等便了。於是匆匆議定。田祿道。事不宜遲。高兄便合俺同去。何卓道。今這裏起事在即。俺須急赴陝西。說罷。執手告辭。就要躡去。方中笑道。何兄空着肚皮。如何跑路。一句話。招得大家都笑。於是喚過酒飯。何卓用訖。大家一齊送出。道聲珍重。只見何卓略一抱拳。舉步如風。眨眨眼。早已去得老遠。

不提這裏柳方中等。借大開壇會爲名。招集各路教徒。準備作亂。且說冷高兩人。匆匆赴省。兩人都改裝作小商販的樣兒。混進城去。果然聽得街談巷議。將湯無畏捉拿紅英等一段事。說得離離奇奇。也有說無畏多事的。也有說紅英該辦的。田祿就人細細探聽。知紅英等在縣獄。安然無事。方纔心下稍安。佩忠恨道。湯無畏這厮。下這種毒手。咱既到此。理當先毀掉他。田祿道。不須忙。咱救出教主後。再割他腦袋不遲。於是兩人就僻巷小店住下來。不時的趲赴縣前後。踏勘道路。轉眼間。兩人從襄陽到省。業已八九日咧。這時風燕等。已經辦案畢回頭。無畏因紅英這事。屢次價進謁制軍。請卽以左道惑衆。先斬掉他。然後解散白教。無奈制軍既愚懦畏事。偏搭着無畏。不善應酬。各上憲。除首府宮槐外。沒一個喜他的。於是紛紛藉藉。無畏輕躁好事之名。因之大起。那制軍。本是綿花耳朵。便越法不準。無畏所請。只管含糊下來。

無畏沒法兒。只得一面命風燕等加意護獄。一面合宮槐商量辦法。這日晚  
上二鼓時分。風燕白鵬各提朴刀。在縣獄前後巡邏。一回只聽獄中靜悄悄  
甚是安靜。於是兩人暫回衙中值房。白鵬笑道。這些日爲陳寡婦鬧得人日  
夜不安。今夜閒暇。咱且喝兩杯罷。風燕道。老弟仔細着。你看陳寡婦入獄之  
後這些日。白教中竟靜悄悄一無動靜。俺想其中定有緣故。白鵬笑道。陳寡  
婦除非弄邪術脫逃。那會子。咱到獄裏你沒見他那小樣兒麼。渾身豬狗血  
花花綠綠。（補出鎮魔紅英情節。縝密之筆。）弄邪法。旣不成功。他便有潑  
天的武功。想也不能帶械越獄哩。風燕道。雖如此說。他教下狠有高來高去  
的能人。也須仔細他來作手脚哩。白鵬道。那裏有這麼巧的事。咱這裏一端  
杯兒。獄裏就會出岔子麼。於是喚人端整酒菜。兩人且談且飲。白鵬不管三  
七十二一。吃得興酣。只管勒臄膊。挽袖子。一會兒又就燭下。拭拭朴刀。就仿

佛等廝殺一般，風燕却飲得數杯，便就院中散步一回，頃耳聽聽衙內外的動靜。知無畏方在西簽押房內批閱公牘，悄去一張，只見無畏正在秉燭流覽。一個侍童兒在外間伏案盹睡，聽聽更鼓，業已三記。風燕趲回值房，只見白鵬已經吃得舌頭都硬，腆着張關爺臉兒，大笑道：「風老哥，且吃酒，不打緊的，便是他們教中人來，咱索興都捉住他。」正在亂噪，只見牕兒上紅光一閃，接着便聽得人聲亂喊道：「不好了，東馬號裏走了水咧！」於是鑼聲響亮，遠近間人聲鼎沸。風燕大驚，倉皇間提刀便跑，方搶出院門，果望見東馬號內火光騰起，接連着廐後柴堆，火雜雜的燒將起來。原來這馬號緊靠縣獄後身兒，只隔着典史衙署。當時風燕方想先去護獄，只聽背後咕咕咕一陣光襪底響，有人大叫道：「好混賬的管號的，難道知咱們今夜偷吃酒，便給人眼裏插棒槌？」風燕回望去，却是白鵬慌的帽子也沒帶，鞋也跑脫，手拎一根大門

栓如飛跑來。風燕忙道。你的朴刀呢。白鵬道。喪氣得緊。俺提刀。剛一邁步。那烏門垠。不知怎的。摔了一交。百忙中。摸不着刀。所以俺撈根門栓趕來。風燕倉慌中。不暇思忖。忙道。你快先去護獄。俺幫他們撲滅火。隨後就到。白鵬跑去之間。風燕已三脚兩步。趕到馬號。方一脚跨入院門。那火光照耀。業已亮如白晝。忽聽得衆人又喊道。賊賊。捉捉捉。北廈房上有了人了。風燕大駭。一個箭步搶去。抬頭一望。果見北廈上。跼立一人。於是不暇言語。由胯帶中。掏一石子。覷準打去。只聽撲哧一聲。廈上那人。望後一仰。說時遲。那時快。微風吹處。那人一挺身。依舊跼牢。原來是個桑皮厚紙製的人兒。你想風燕當年。本是幹這種營生的老行家。這調虎離山的着兒。如何不曉得。當時風燕叫聲不好。趑轉身。直奔西簽押房。方轉過二堂西山牆。要進西月洞門兒。只聽腦後。颼的一聲。便是個金刃劈風。好風燕。更不回顧。只反手掄刀。向外一磕。

噙。喉。啞。一。聲。響。風。燕。趕。忙。斜。刺。裏。一。擰。身。來。了。個。回。頭。望。月。勢。一。抽。刀。護。住。面。門。便。見。一。人。脚。步。伶。俐。穿。一。身。夜。行。衣。靠。手。挺。單。刀。風。趨。而。進。只。手。腕。略。振。之。間。那。一。片。刀。光。早。已。撒。開。來。籠。罩。數。步。風。燕。大。驚。情。知。來。人。是。一。勁。敵。於。是。大。喝。一。聲。卽。便。奮。斫。而。上。兩。人。這。一。交。手。端。的。怎。生。光。景。但。見。

紛。紜。脚。步。動。宕。身。形。身。似。穿。梭。脚。如。流。水。刀。光。閃。處。冷。森。森。氣。作。寒。雲。人。影。飄。時。急。團。團。快。如。閃。電。前。趨。後。逐。儼。如。花。底。鬥。狸。貓。狠。斫。惡。攻。又。似。山。中。爭。虎。豹。一。個。是。平。苗。勇。士。玄。一。劍。派。豈。尋。常。一。個。是。河。朔。健。兒。風。火。神。名。不。虛。得。小。鈞。攔。幾。番。變。化。大。擺。場。又。是。一。回。正。是。彼。此。護。主。却。有。邪。正。之。分。爾。汝。爭。雄。各。有。顧。忌。之。意。

兩。人。這。一。番。揮。刀。惡。戰。吆。吆。喝。喝。早。驚。起。滿。衙。人。衆。頃。刻。間。警。鑼。亂。鳴。火。把。高。舉。早。有。護。衛。勇。隊。領。了。捕。健。等。各。持。花。鎗。單。刀。大。呼。擁。來。那。夜。行。人。向。風。

燕虛晃一刀。跳出圈子。大喝道。咱的事忙。今且饒湯無畏多活幾日。早晚間都教你等是死數。說罷一伏身。剛要躍起。只聽拍的聲。一條大門栓。飛將過來。風燕便聞得白鵬大叫道。好狗攔的們。你在獄裏作活兒。偷得陳寡婦等去。還不算。還敢衙內來作手脚麼。這句話。不打緊。登時嚇得風燕六神無主。只提刀略怔之間。那夜行人。已哈哈大笑。颺一聲躍登二堂。白鵬喝道。那裏走。一蹶光襪底。方躍上前檐。風燕忙喊道。白老兄。小心暗器呀。一言未盡。忽覺自己眼前一瞥。風燕趕忙一低頭。但聞拍的一聲。早有一支鋼鏢。正打在項後月洞門楣上。於是衆人驚呼之間。白鵬一個斛斗。礮碌碌跌落在地。說也奇怪。他躍上時。本是慌忙的空着手兒。如今却倒提把扑刀。衆人擁上大喜道。莫非你奪得賊的刀。將賊殺在房上了麼。（驚忙之極。反出趣語。一時神情活現。）白鵬眨着眼道。別提咧。這賊小子真挖苦。他方纔將這刀拋

給俺道。物歸原主。俺便也失陪咧。說着人影一晃。竟自不見。俺拾刀脚下一滑。所以跌下。風燕一聽。恍悟白鵬丟刀時。那夜行人已自進衙。於是不暇言語。方要去覘無畏。只見提燈一閃。侍童畏引無。匆匆而來。風燕心下少安。方要自陳疎忽之罪。早見那位典史老爺。黃着臉兒跑將來。一見無畏。只管戰抖抖滿面流淚。便夾七雜八。報告紅英馬勝越獄之事。原來田祿佩忠。當這夜二鼓以後。便悄悄躍入縣獄。一逕的殺死兩個獄卒。鋼刀起處。削斷紅英等的刑械。四個人都是飛簷走壁的能爲。獄垣雖高。濟得甚事。當時有一小牢子。只喚得一聲不好。已被佩忠殺死。所以大家都嚇呆。眼睜睜看他們跳出牆去。依紅英之意。定要自去殺無畏。田祿忙草草一說。方中興禮等的計畫。紅英挫着牙兒道。既如此。俺只好急回襄陽。只是輕輕放掉湯無畏。那裏使人氣得過。田祿道。這只須俺遲行一步。取那厮的首級便了。於是紅英等。



跳城而出。各施展開飛行術。直奔襄陽。這裏田祿也使用擾人耳目調虎離山之策。先就東馬號。放起火來。安置了廩上皮紙人。然後飛身入得縣衙。方伏在二堂屋脊前。想探覘無畏在那裏。也是無畏。命不該絕。恰好有兩個小僕。在二堂旁邊耳室內。商量着玩錢兒。一個道。昨天咱趕老羊。〔骰子戲之名目〕。俺輸給你一大串錢。今天俺該撈撈稍咧。一個道。活該你輸。如今老爺（指無畏）還沒向內院安歇。你就想呼么喝六。可是骨子發痒。要找打咧。一個道。沒事。沒事。老爺那會子。就進內院安歇咧。還是俺伺候進去的。這會子。他老人家。想正合周公老爺子談天哩。田祿一聽。暗暗心喜。便由二堂後坡。飄落身形。直奔內院。就各室中張尋一番。只見些圖書冊籍。並布衣敝篋之類。還有個老僕人。在西廂中。沉睡如雷。原來無畏宦遊以來。並沒攜眷。若像如今的官兒。動不動三四個姨太太。這夜深當兒。定然是追歡取樂。不

消說定都膏田祿的刀頭咧。可見清心寡慾。一味給國家辦正事。是沒得虧吃的。（危言莊論。官僚諦聽。）當時田祿由內院翻身出來。剛趲近值房前。正是風燕纔飛赴馬號。白鵬也醉醺醺提朴刀搶出的當兒。田祿伏身一伸腿兒。白鵬一交跌倒。朴刀落地。田祿趁勢搶那刀。又撞進一小小院落。靜室數間。只見正室中燈火隱隱。伏牕一覘。却是位刑名老夫子。正在拱肩縮背的料理案件。榻上那位師奶奶。業已擁衾高臥。却一面睡夢中讕語道。老爺子還不睡麼。俺給你偎得熱被窩。纔是好哩。田祿抽身出來。這纔轉向西簽押房院中。恰好正遇風燕。這時獄卒等驚定跑出去報典史。恰值白鵬趕赴獄所。白鵬得報。所以又趲回縣衙。且說那典史老爺說罷獄中失事。無畏頓足道。陳寡婦既去。這亂事定然立起。俺當先見首府。再作道理。正說着風燕取下門楣上那支鏢。只見鏢尾上還鑿着冷田祿三個小字。大家見了。無不

駭然。於是無畏。連夜價去見宮槐。稟知一切。宮槐大驚。只得一面價知會城守營弁。分頭去趕紅英等。一面挨至天明。去見制軍。述罷一切情形。便請調兵。發赴襄陽。直勦白教。制軍大驚道。國家大兵。豈可輕動。可惡湯無畏。無端生事。獄中失犯。俺只責成在他身上。宮槐道。如今教徒。擅敢劫獄。盜去陳寡婦。越法的反狀顯露。便恐他頃刻作亂。制軍發兵。豈可暫緩。制軍焦燥道。宮兄。你怎的也這般沒分曉。光天化日。那裏便鑽出許多反叛。便是各省裏鬧白教。也非一日。儘有些風傳不穩。你可見那裏真反起來。咱爲防備起見。也只須札飭王立猷。就地防範罷了。如何便等閒興師動衆呢。說着連連搖頭道。這湯令荒唐的狠。荒唐的狠。說罷。竟自怫然送客。宮槐悶悶。只好合無畏。且聽營弁追趕的消息。你想紅英等。脚力何等捷疾。不消說是一百個趕不着。轉眼間。過得十餘日。制軍這裏。方一高興。要札飭王立猷。不想晴天

霹靂警報傳來。那紅英竟於四五日前。率教衆作亂。突佔襄陽。一時殺戮官民。不計其數。更分其衆爲五大股。用五色旗幟。號爲青股。黃股。赤股。黑股。白股。紅英以白蓮教當興。自領白股。青股是冷田祿。黃股是吳興禮。赤股是高佩忠。黑股是馬勝。柳方中居中運籌。韋懷琳專司運輸。還有許多的中下教目。各領支隊。分屬於五大股。這一嘯聚。就不下數萬人。那紅英既據襄陽。更分遣四大股。徇掠各縣。一時間烽火連天。那各縣失陷的警報。也便接二連三的報到省垣。於是官民大震。一夕數驚。百忙裏。謠言百出。竟有說襄陽太守王立猷。已被紅英殺掉。祭了大旗的。也有說王立猷已經從賊。就要領兵來打武昌的。黃昏之後。大家便相驚以邪法。有說許多紅燈。散佈天空的。有說紙人豆馬。業已蔽江而下的。一夫夜呼。登時萬人奔走。鬧得一座省城。就要無故自亂。這一來。方驚醒那老牛筋似的田制軍。只得名集通城僚屬。一

面價遣探去探確息。一面價商議發兵。並預備城守等事。虧得首府縣。還能鎮定。便匆匆料理城防。正忙得沒入脚處。四川警報。又早到來。原來王三槐業已雄據秘魔山。遣其教衆。大擾兩川。所過之處。恣意殺擄。所用衣甲旗幟。一概尙白。却以五行金木水火土。分其教衆。三槐自領水字隊。謝天福領金字隊。牛保義領木字隊。郭建業領火字隊。惲三娘領土字隊。王樹風却爲大總領。輔助三槐。指揮一切。起事之初。五大隊便不下十餘萬人。三槐居然傳檄各處。大意以官逼民反爲名。自稱白教天督。（名奇）登時分隊四擾。鬧得全川。勢如鼎沸。至於怎的起事。却是王樹風合惲三娘。先出其不意。刺殺欽使。趁人心大震之間。便率衆佔據了重慶。正是。

奸民已發籌狐難。

欽使偏逢喪首凶。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情 哀 事 戰  
 亭 首 回 堪 不 趙  
 著 首 回 堪 不 煥

說 小 實 事 代 現

寫軍閥殃國 則怒髮衝冠 寫萬惡政客 則驚心蕩魄 寫亂世小民 則痛澈心肺 寫賄選怪狀 則醜態畢露 寫戰地慘劇 則風雲變色 寫宦海秘聞 則無奇不有 寫無恥男女 則穢德彰聞

實事擊目年十近把

成呵氣一來寫曲曲

只要一字入目。愛不釋手  
 如果試看數行。包你着迷  
 情節筆法。可稱雙絕

本書記述朝野上下之秘聞  
 新舊社會之現象。自達官顯  
 宦。以及販夫走卒。一網收  
 羅。○形○色○無○奇○不○載○有○思○議  
 之○妙○可○稱○無○奇○不○載○有○思○議  
 必○錄○閱○者○非○但○隨○時○消○遣○事  
 且○可○知○內○亂○政○變○之○背○景○事  
 出○實○在○非○嚮○壁○虛○造○者○可○比  
 ○治○社○會○，○愛○情○，○武○俠○，○各  
 體○於○一○爐○，○近○代○小○說○中○可○謂  
 首○屈○一○指○，○精○裝○二○冊○，○外○埠  
 一○元○特○價○六○角○，○外○埠○郵○費  
 加○一

益 新 書 社 出 版

風雲  
際會

# 奇俠精忠傳續集

第三下

玉田 趙絨章著

## 第九回 烏林阿銜命赴西川 憚三娘僑裝刺欽使

上回書交代到三槐倡亂。遣憚三娘刺殺欽使。王樹風趁亂率衆佔據重慶。你道一個堂堂欽使。並偌大一個重慶府。爲何這般易刺易據呢。原來白教黨人散佈得中外都遍。京僚也能。外官也罷。賢愚好歹。三槐都知得個不差甚麼。這位欽使名烏林阿。本是勳貴紈袴出身。胎毛未乾。便已襲了祖父的世爵。二十多歲。便是個簇新新的二品京堂。他所好的。無非是吃喝頑樂。吹撥排擺。更酷好的是聲色歌舞。狎近倡優。有時節粉墨登場。頑個票。鬧齣黃鶴樓（京劇名）裏的周公瑾。你看他錦袍玉帶。手掠雉尾。一繞場賣個台風兒。真是活的一般。因此五陵年少。都呼他爲小周郎。俗語說的好。流星跟

着月亮走。屎蜣娘跟着屁噏噏。烏林阿既輕佻如此。他的朋輩。也就可想而知。其時他有個狎友。叫郝振寰。生得漂亮非常。外號兒郝大花鞋。據說他天天換一新式鞋子。北京鞋店內。都賭不過他。此人是內閣中書出身。據說他每當入值。不慣獨宿。他却異想天開。將美妾扮作俊僕。隨他入值。因此北京坊曲間。有句諺話。是郝老爺的跟班的一使兩用。說到這裏。諸公未免致疑。道。朝官入值。是何等正重事。郝振寰竟敢如此胡鬧。難道不怕人指陳他麼。那裏曉得郝振寰。却是有恃無恐。原來他和烏林阿。都是和珅的私人。你想那當兒。已是乾隆末年。皇帝髦老。倦於政事。和珅權勢。簡直是跼着的皇帝。猖獗如白蓮教。已將起事。滿朝官兒。都沒人敢去陳奏。又誰肯因郝振寰去惹和珅呢。（總見白蓮教。釀亂源於奸相）當時那振寰。合烏林阿。在北京少年場中。真有焦不離孟。孟不離焦之勢。每日價選姬徵歌。酒食追逐。正在頑



得起勁。不想郝振寰官星照命。挨他班次之上。有位中書公。忽的因重慶知府缺出。按次當選。恰好這位中書公。耽於詩酒。是個老名士脚色。總覺一作外官。未免手版趨跲。逢迎大吏。自覺腰跨硬了。幹不慣這種營生。郝振寰探知他意。不由大悅。便遣人說合。自己願出萬金。買他此缺。那位中書公一想。有這上萬的銀子。也足夠安穩穩喝粥的咧。既得腰纏。又不失鳳池地位。倒也再好沒有。於是慨然應允。登時到吏部裏。遞了病呈。不消說。郝振寰居然當選。但是振寰。雖然闊綽。其實是仗着把式打的圓。無非是拆東牆補西寨的勾當。遽然間拿出萬金。也就吃力的狠。偏巧那位中書公。又是個老鑿性兒。非立時見白花花的銀子。不可。鬧得郝振寰。官雖選出。倒整日眉頭不展。淹蛇一般。一日振寰。正在靜室悶坐。思忖這筆款子。想要折變衆姨奶奶的金珠頭面。又怕他們啾啾唧唧。正在展轉的當兒。忽覺背後。來了支綿軟。

軟的手兒。回望時。却是他第三個姨奶奶。纖雲。打扮得粉香脂膩。一張俏臉。便似海棠花朵兒。笑嘻嘻的道。人家都說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如今你放了外任。怎倒似昨天你那不爭氣的物件咧。（絕倒）說着一扭身兒。趁勢坐向振寰膝頭上。一舒玉臂。抱住振寰頸兒。附耳道。俺有些事兒求求你。但是你若不答應。你看俺撕那銀桂小蹄子。沒的他事事都拔尖兒。偏他有個老不死的烏龜爹麼。一語之間。口脂散馥。那嫩面孔。也便偃向振寰腮頰。這一來。振寰一天煩悶。登時拋向東洋大海。便笑道。這又奇咧。你荐你兄弟。跟咱去管賬房。允不允在我。沒的你罵銀桂作甚。纖雲一綳臉兒。似嗔似笑。狠狠向振寰額上。戳了一指。道。乖哥哥。你不用合俺含着骨頭露着肉的你那位皇親國丈。（指銀桂之父）前兩日只管狗頭似的不離門。幹麼來咧。也沒見那浪蹄子。不害臊。爲安置他老子。將你奉承的。還有樣兒。呸。俺不待價形。

容你們罷了。他一個大鬚髻。只管佷在你小肚下作甚。說着紅潮微暈。掩口而笑。振寰見狀。更耐不得。於是趁勢抱起纖雲。直入複室。良久良久。但聞纖雲吃吃的笑道。如今俺也學了他。（指銀桂）沒別的。俺兄弟是跟你去定咧。振寰道。小事一段。不必提咧。俺這兩日不高興。就是爲交人那筆錢。你們只知俺放了外任。你也荐兄弟。我也荐老子。那知俺措款爲難呢。纖雲笑道。你爲甚不合烏林阿商量呢。你兩個好的穿一條褲。這點事兒。定然帮你的。振寰道。你曉得甚麼。若在平日。俺早向他挪借咧。如今他因一個愛妾死掉。一百個不高興。咱爲甚麼去碰釘子呢。纖雲道。他那愛妾。不是小巧身段。好說好笑。兩支半大脚。單愛穿水紅鞋兒。小模樣兒。有些似銀桂麼。振寰道。誰說不是呢。便是前些日。烏林阿的太太。還向我說。要接銀桂去頑兩天。消消他老爺的愁悶哩。（烏郝兩人。儼有易內飲酒之勢。所以下文憚三娘易於

行刺。纖雲笑道。如此說來。咱正該投其所好。趁勢兒將銀桂贈與他。然後再問他借貸。還愁不成功麼。却有一件。俺這是爲你打算。你若叫銀桂知是俺與你出主意。俺是不依你的。於是兩人一笑。振寰攜着個雲鬢鬆的纖雲出來。立時折簡擺筵。請得烏林阿來。酒至半酣。振寰一如纖雲之策。那烏林阿。原是色中餓鬼。當時欣然應允。過得幾天。那振寰的愛婢銀桂。自知爲纖雲所賣。便合纖雲吵了一場。含淚登輿。直入烏府。從此郝振寰安然赴任。與烏林阿時有書札往還。交情越密。爲日不久。恰好朝中有派欽使查辦四川之命。可恨和坤。這當兒還想蒙蔽朝廷。恐別的官員去不妥當。因此特派了私人烏林阿。當時這烏林阿。既奉朝命。馳驛入川。合該沿途州縣官晦氣。烏林阿一路騷擾挑剔。一陳設。一飲饌。都要鷄蛋裏挑骨頭。奈何得一班辦差員役。屁滾尿流。稍一觸怒。登時吊起來一頓臭打。因此風聲所播。大家都

知烏欽使難伺候的狠。便大家併命的巴結。想討欽使歡喜。都是前幾天供張一切。將欽使行轅。絮括得天宮一般。幹僕名廚。屏息伺候。無奈烏欽使。總沒個笑臉兒。不一日。欽使將到重慶。那縣官兒着了忙。正在亂抓瞎。郝振寰却笑道。烏欽使的毛病兒。俺是曉得的。你只須一樁兒。對了他的脾胃。你便給他準備臥狗的窩。喂豬的飯。他都笑哈哈的沒挑剔哩。於是縣官敬叩。所以振寰笑着附耳數語。於是縣官含笑而出。登時標出綠頭籤。紅圈票。遣幹役分赴四境。傳喚美妓。這郝振寰也便喚過個幹僕。分咐道。此間如有美色婦女。不拘他是土倡遊妓。並私窠娘兒。你去物色一兩個來。以備欽使到來。侍筵侑酒。幹僕沉吟道。好教主人得知。刻下倡妓等。不知怎的。都大半移居村莊。也有說是怕欽使跟人等。無賴橫攬的。也有說是刻下白教不穩。王三槐就要起事的。便是前兩天。此處的教徒們。每家門首。都掛出一朶白蓮紙。

花兒。又大家爭製白袍白帶。便是城中幾家布莊。白布都賣缺。又教會中喚集鐵匠。成日夜裏。叮叮噹噹的。也不知打造些甚麼。(略逗下文樹風等據重慶)振寰道。那無非又是開壇講經等事。若說王三槐就要起事。想還不至於罷。你只去物色美妓便了。幹僕唯唯退出。就城關坊曲間。覓尋半日。雖然有兩個都也是平常姿色。並且怯頭怯腦。說起話來。硬槪槪的。若談起吹彈歌舞。侑同行令。一概不懂。只會撒村謔浪。並關上房門。那樁事兒。幹僕暗想。烏欽使是北京有名的京虛子。這種村妓。定不入目。於是信步蹻向城外。就江沿兒上。看回往來船支。因重慶地面。時有撐船的遊妓。大概如廣東的花船兒。却只作住家的模樣。一船中老少鷄狗。無所不有。中有一兩朵嬌花嫩蕊。暗作生意。因這種娘兒。都是從蘇杭兩處來的。雅好淡粧。土人便喚作白雀船。當時幹僕流覽一番。見白雀船上。也是些平常脂粉。方想蹻去。忽見

數十步外。有支小船兒。泊在那裏。船頭上。有個猥瑣男子。正在那指手畫脚。似乎是江湖叫賣。靠岸上。却圍攏了許多人。幹僕盪近一望。那男子却是賣江湖膏藥的。便有人唾道。花枝兒插在糞堆上。他倒有這樣個標致老婆。於是鬨的聲。都擠入人羣。幹僕跟望去。便見人羣中。有個二十多歲的美婦。結束伶俐。穿一身洒花青衣褲。正在那裏。手弄鐵丸。便如狐仙鍊丹一般。那丸兒。忽上忽下。捷於擲梭。不多時。添至五枚鐵丸。這時美婦。便放出渾身解數。你看他曲承直接。肘靠膝磕。疾徐進退。因五丸起落之勢。玉臂紛紛。嬌眸閃閃。一捻柳腰。伏仰轉側。便如綿條似。跟定五丸。那段姿式兒。就別提多麼妙相。少時。衆人一聲喝彩。便見五丸。噉噉連珠而上。大家眼光。還不及睇。就見那美婦。兩手一張。來了個秋蟬伸螯式。說時遲。那時快。五丸刷的聲。相繼而下。那美婦兩支手。便如牽絲一般。登時兩手分接四丸。趁勢兒。雙手一

併身兒一挫。又是個海底捧月式。最後那一丸。儼似投壺一般。拍的聲。正落在四丸之中。於是衆人。連連喝彩。拋錢如雨。幹僕大悅。方想向前兜搭。只見美婦。用布囊收起鐵丸。一翻衣襟。又取出兩柄亮瑩瑩的七首。霍的一旋。颼颼舞起。少時舞到酣暢處。但見一團白氣。翻翻滾滾。衆人正在齊聲叫好。只見一柄七首。脫手而出。那美婦更不慌忙。接得這柄。擲却那柄。指顧倏忽。直然的目不及瞬。兩七首閃閃爍爍。往復循環。便如有十餘柄七首。翻飛上下。（好看煞人。）少時美婦兩手一收。斂容而立。衆人這纔稍舒氣息。其中一個老頭兒。拭目欣然道。此名爲躍劍之戲。如今江湖中。此等技藝。是不多見的了。幹僕方在分撥衆人。只見美婦微笑道。俺夫婦是遠方過路的。偶缺盤費。所以胡亂賣賣藥。獻獻薄技。博諸位哈哈一笑。得些貲助。你這位老爺子。怎的說俺是江湖解戲呢。不瞞您說。俺南京北衛都走過。各大官府們。如有



賓客堂會。喚得俺去獻獻技。都還以禮貌相待哩。那幹僕聽了。正中下懷。便含笑慙進道。你這位娘子。技藝甚好。可好借一步說話麼。俺是府中僕人。特有事相商。美婦笑道。如此且屈尊到船上談話吧。於是引幹僕直赴船中。恰好那男子藥也賣罷。大家厮見過。談得數語。幹僕方知那美婦夫婦姓吳。以賣金瘡藥爲生。於是幹僕一說本府老爺物色有色藝的婦人。伺候欽使之意。那吳娘子還沒言語。男子連連搖手道。這事却使不得。既如此。咱們快離此地吧。說着直檣檣跼起。就要逐客。幹僕微嗔道。你這人好不識抬舉。我看你躲向那裏。難道單等捉向官中麼。吳娘子便笑道。總管你不知得他的意思。是恐俺伺候不來。如今府裏老爺。既賞臉面。俺們便竭力巴結。却有一件。俺是賣藝不賣身。話須講明哩。幹僕暗笑道。這小娘兒好不油滑。但聽他這伶牙利齒。侍筵侑酒。定然在行。因笑道。好好。如此你便單候傳喚吧。於是匆

匆價暫回府署。稟知振寰。振寰大喜。便連日價準備盛筵。靜候欽使。過了一兩日。欽使前驅已到。振寰合縣官。都遠迎出十餘里。大家進城後。又鬧過一番繁文。欽使在行轅。見了縣中一切供應。並土妓等。倒也沒甚挑剔。那郝振寰。因這夜自己作主人。大宴欽使。正選派值筵俊僕。並分咐酒饌。忙得沒入脚處。只見那縣官。合城防某都閫。不待傳稟。匆匆而入。那都閫。姓金名曜。是個回教徒。長得既如人才駙馬一般。並且秉性粗俗。振寰素常狠不喜見他。當時便笑道。金老兄。今天閒暇呀。爲何同縣尊見顧呢。金曜急匆匆的道。了不得。如今教中。要鬧事咧。振寰怫然道。貴教中。近來平穩。沒甚事呀。便是昨天那個私宰的哈某人。俺已囑縣尊。輕輕開釋咧。又鬧甚麼事呢。金曜頓足道。不是不是。說着。荷荷半晌。急得氣喘汗流。口角亂動。却越急越迸不出一字。原來金曜。又有些口吃的毛病。振寰見狀。越法不悅。還是那縣官。替金曜

說道。金寅兄說的。並不是回教。却是說的刻下的白教。便是今天午前。金寅兄偶上街坊。却遇着一個爛醉的白教徒。正在那裏扎手舞脚。肆口亂噪。道如今却好了。不久的白蓮花放。管教你們一個個都是死數。你們要命的。都跟我來。正說着。却有幾個雄赳赳的教徒。將他攙去。因此金寅兄特到縣中。合卑職來面稟憲台。振寰嘆喟一笑。道。怎的你老兄也這等沒輕重。醉人胡說。怎便當件事似的大驚小怪。如今欽使過境。有大過這件事的麼。於是金曜合縣官。無言退出。這裏振寰依然興匆匆準備一切。須臾天晚。那欽使行轅內。早已懸燈結綵。由內及外。亮如白晝。許多隨員僕役。大呼小叫。廠廳上華筵早備。鼓樂喧嘩。振寰合欽使。却在便室內。促坐深談。互叙契闊。無非是暢談京華近事。並嫖經賭論。欽使談到高興處。拍膝道。喂。郝兄。俺這踣差使。倒也沒有甚麼不舒齊的。到省（城都）之後。無非敲老阿（阿弋色）一

下子。教他好歹的覆奏上去。俺回京時。給他維持一切。好在有和相主持。還有什麼大不了的。事麼。只是俺自出京以來。再也沒睡過自在覺兒。這樁事。却晦氣得緊。振寰故作肅然起敬之狀道。欽使爲國馳驅。席不暇暖。這等的勤勞忠盡。將來載在史冊。也是古今罕有的。烏林阿大笑道。老郝。你別嘔我咧。若使銀姐兒。（銀桂）能隨俺出京。俺也快活的多哩。振寰趁勢道。欽使若乏人伺候。却巧的狠。此處有一賣藝婦人。善能飛丸躍劍。巧妙絕倫。少時席間。便命他伺候何如。烏林阿聽得婦人兩字。登時渾身發痒。便跼起來。湊向振寰耳根。也不知是噉的是甚麼。但見振寰。連連點頭道。這還用欽使分咐麼。欽使官箴要緊。俺自然作得嚴嚴密密。少時酒罷後。您自到靜室歇臥。那婦人就去伺候的。烏林阿大悅道。那些麼快吃酒。郝兄。你雖然作了外官兒。又是四川第一肥缺。俗語說得好。三年重慶府。十萬雪花銀。但是你我

知已弟兄也。犯不着客氣繁費。只隨便來個家常飯。就得咧。振寰笑着唯唯。一聲分咐。廊下侍僕。噉應。須臾。廠廳上華燈四照。酒筵齊整。滿院中又掛上各式明燈。於是振寰陪欽使。便衣就座。這時陪坐的。除振寰外。一個是本地鉅紳賀某。有三十來歲。滑頭滑腦。唱得一口好皮簧京調。也是個公子哥兒出身。却捐納了道員虛銜。在家納福。一個便是府學教授毛敬思。年已七十多歲。龍鍾傴僂。便如乾蝦一般。却狠負道學之名。真是邁起步兒。都有一定尺寸。他生平獨居外室。必到高興時。方令侍婢。向他夫人傳話。道。某爲嗣續大事計。欲從事敦倫。敢請他夫人聽得這兩句老例子的話。便知老頭子高興發作。於是也使人答覆兩句例話。道。妾敬聞命矣。敢不祇承。他兩口兒這一嚼文咬字。不打緊。倒累得傳命侍婢。十回倒有九回受訶斥。因敬思致詞待覆的當兒。必要整冠束帶。如對越神明。那一番端然正色。侍婢見了。往往

忍笑不得哩。當詩筭主揖讓。依次落座。須臾蘭饅密醴。堆滿春台。振寰舉杯。勸過一巡。那賀某。方向烏林阿。攀談些都中權貴等俗事。毛敬思拉起長聲兒道。古人說得好。今夕只可談風月。今重客在座。賀兄如何只談俗事。便是談風月。還不是敬我欽使之意。咱正該論文纔是。於是欣然把酒。只管苦詢。近來都下的文風。鬧的個烏林阿。張口結舌。那賀某。也便怫然之色。現於顏面。正這當兒。只見振寰哈哈一笑。說出一片話來。正是。

銜杯今夕聊復爾。

喋血當筵頃刻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王樹風險據重慶府 高天德保教渭南城

且說郝振寰。見賀毛兩人。一個是油腔滑調。一個是腐氣酸風。臉子上都掛些悻悻之色。不由笑道。賀兄只談勢宦。不免近俗。毛先生苦口論文。又未免

雅的過火。今俺有個折衷辦法。來個雅俗共賞何如。說罷。向廊下幹僕。一使眼色。烏林阿方飲得兩杯酒。但見毛敬思。置杯於案。就要拔脚。振寰忙拉他就坐之間。紅燭光中。早見個盈盈美婦。當筵拜倒。只是尋常結束。却輕倩異常。烏林阿拭目大喜的當兒。振寰笑道。這個吳娘子。好一手飛丸躍劍的絕技。今煩他侑酒獻技。不是雅俗共賞麼。於是吳娘子站起來。道個萬福。含笑把盞。將個烏林阿。只引的目不轉睛。略問數語。吳娘子鶯聲嚶嚶。對答如流。烏林阿大悅。只笑吟吟的。向振寰伸大拇指頭。這時賀某。早已睜着大眼睛。亂噪道。妙妙。快些嬌嬌的唱個曲兒。洗洗大家的耳朵。敬思道。豈有此理。欽使在座。應該召府學秀才來。恭誦兩篇詩經。還不失雅樂之意。豈可令婦人唱曲兒呢。說罷。花白小鬍兒一槪。竟不去再瞅賀某。恰好賀某。正是個半吊子性兒。登時也便粗頸子紅臉。烏林阿方在大掃其興。吳娘子一瞅兩人。却

笑道。婢子整年價流轉江湖。學得些小戲法兒。今毛老爺不愛聽曲兒。俺且弄回戲法吧。於是向東吸了一口氣。櫻唇略動。似乎是念念有辭。便見毛賀兩人登時一個呵欠。敬思肅然離座。直趨東壁下。便座前。又是拱手兒。又是哈腰兒。仿佛合許多人揖讓一般。少時。一整面容。竟就高座。咯咯的嗽了一陣。便口講手畫。開起談來。振寰等仔細一聽。却是講的中庸天命之謂性一章書。真是一字字要嚼出漿汁。兩人正相視驚笑。忽聞一句京調倒板。高唱入雲。真是婉轉頓挫。的確是頂呱呱的程派（長庚）一看那賀某。正在西壁下。撩袍端帶的賣起台風兒。大唱洪羊洞八千歲探病一場。這當兒。廳內外大家驚笑。幾乎闕堂。吳娘子連連搖手。須臾。毛賀兩人都有些聲嘶力竭。吳娘子又嘟噥數語。毛賀兩人方復常態。懨懨的趨就坐席。賀某却笑道。今天酒不會用多。却疲倦的狠。吳娘子目示振寰等。不許聲張。那一番嬌倩模樣。



將早個烏林阿魂兒攝去。於是威儀盡失。早將欵使大架子。拋在腦後。便伸拳大叫。合吳娘子拇戰一回。連連舉杯。恨不得將吳娘子抱坐膝頭。方是意思。虧得郝振寰顧些體統。便命吳娘子就廳外獻飛丸躍劍之戲。果然神妙非常。這一耽延。業已鼙鼓三敲。烏林阿酒入歡腸。只眙起色眼兒。拍案叫絕。振寰識破。便匆匆勸飲數杯。當卽散席。烏林阿仗酒蓋臉。竟攜了吳娘子。直入靜室。振寰高興之下。回得府衙。款去冠帶。方合纖雲說笑。烏林阿許多醜態。忽聞遠遠的微起喧譁。須臾人聲鼎沸。突聽得西城門上。一聲號炮。火光騰起。照得半壁天都紅。振寰大驚。方厲聲喚人去探。所以便見兩個僕人。如飛跑入。大叫道。主人快些躲避。如今城中教徒們。業已開獄殺縣。接進大教目王樹風。現已分撲各官舍。大殺大搶。金都閩縣官兒。都已被難咧。振寰駭極。戰抖抖作聲不得。虧得兩僕人。略有胆兒。便擁了振寰合纖雲。從府園後

門兒撞將出去。想暫就民家躲避。這時全城大亂。殺喊如雷。一處處火勢沖霄。照映得教徒們白衣如雪。振寰等方沒命的撞出府衙後街。恰好一隊逃難男女橫沖過來。兩僕人只喊得一聲。業已裹入來隊中。一湧而去。這裏振寰緊拖纖雲。一路瞎撞。百忙中纖雲的小鞋兒跑脫一支。碎石子一剮。小腳兒痛如刀刺。不由僕答聲。坐在就地。抱了腳。放聲大哭。（平日價春雲細裹以媚彘砧。至此乃大受其累。一笑。）振寰見狀。又急又痛。方毛着腰去拖扶他。只見火把一曜。有三四十個兇悍教徒。橫着雪亮的鋼刀。大呼而來。當頭一人。正是那嬌滴滴的吳娘子。一手仗劍。一手提着顆血淋淋的人頭。振寰一望。呵呀一聲。一交暈倒。既至醒來。業已被縛在自己府堂上。左右教徒。刀劍如林。堂正面端坐兩人。一個是大教目王樹風。一個便是假扮吳娘子的夜叉婆。憚三娘。當時振寰見狀。沒命的叩頭乞饒。三娘喝道。你這廝。本當殺

掉。如能歸從俺教，便饒你一命。你如違拗，且教你看個榜樣。說罷，命左右擲過欵使烏林阿的首級。振寰只嚇得伏俯在地。從此便陷身賊中。這一番川中警聞，報到武昌，聲勢之兇，真個全鄂振動。田制軍沒法兒，只得一面價飛章告警，一面分飭本省綠營兵弁，分頭抵禦。幸得紅英等倉皇起事，只知各處裏搶掠胡鬧，並沒有一定的進行計畫。一時間，還不至殺向省城。但是湖北各縣，大遭塗炭。柳方中又出了裹脅百姓的壞主意。俏俊子女，自然充賊衆的玩物。精壯男子，都強迫入夥。因此越聚越多。不想正在川鄂糜爛的當兒，陝西高天德，也便揭竿而起。這一般教匪，却用八卦分隊，各占一字。因陝西地面，舊有一種八卦會，在會之衆，都曉拳棒等技。起初本用鄉團之法，保衛地面。後來却魚龍混雜，一變而成八卦會衆。及至白教大興，這千人又一變面目，盡入白教。虧得教主高天德，爲人正氣，還能懾服其衆。天德雖一般

是白教。却不尙邪法。專講武功。因此陝西白教徒。比川鄂硬實的多。至於高天德。向來冷靜。爲何也趁勢而起呢。這其間。却有一段原故。倒合了官逼民反四字。想也是劫數當然。且待作者。轉筆述來。且說天德。自那年在金溪村。結識冷田祿。並送樂冉北上後。依然的整理教務。燉打武功。沒事時。逍遙家居。倒也自由自在。但是他名氣日盛。本地渭南縣。凡有甚麼慈善義舉等事。未免都請他承首提倡。天德却任勞任怨。是事求實。那知一個人若要人人道好。是件辦不到的事。天德既在人民方面落了好兒。那當地痞紳蠹役等。自然是叢怨積恨。好在天德。意氣自負。也不以爲意。其時渭南縣中。有個教目。姓沈。名子謙。生得長軀偉貌。武功絕倫。爲人慷慨好義。他上輩子。歷充本縣捕頭。到得子謙當差時。越法的狠有聲名。一日子謙。帶人辦案。盜首被捉後。所帶捕夥。不消說是趁勢打劫。將強盜家的箱籠什物。亂抓亂搶。子謙見

了。已然不是意思。但因捕家老例。是這樣兒。爲的是捕夥們得些油水。以後辦起案來。方纔出力。當時子謙見他們搶得是分際咧。便搖手道。凡事不可太過。便是爲自己留地步。（竟是兩句格言。）衆人噪道。可知老總一輩輩子的當捕頭。沒叫人家割剝了。便是爲自己留地步哩。子謙一聽。不由悚然汗下。正這當兒。只見兩個捕夥。拖拉着強盜的妻女出來。披髮跣足。甚是狼狽。子謙仔細一望。登時脊骨上颼的一聲。冷氣森森。手內正提着一把刀。嚙啗。落在就地。舌兒吐出。急切間收不回去。原來那強盜老婆。便是鄰縣著名捕頭馮一套的女兒。這馮捕頭。兇狠異常。無惡不作。平時價訛詐鄉富。栽賊唆攀。自不必說。惟有他捉獲強盜。先非刑拷供一番。那慘厲之狀。簡直的像個活閻羅。甚麼火燒戰船咧。甚麼寒鴨浮水咧。還有吊猴壓鴨諸名目。最慘的是大登殿。將犯人擺置在高椅上。似蹲似坐。只脚尖著椅。頂壓重石。四

面火烘直。弄得那犯人哀鳴如鬼。求死不得。諸般非刑。共有十二樣。因此得馮一奎之號。當時子謙觸目驚心。冷徹肺腑。胡亂帶案銷了差。登時告退。捕役之職。索性兒要去削髮披緇。無奈家人親友等。死命攔阻。子謙沒奈何。只覺一顆心。沒寄放處。（無論何等宗教。其要素。不過寄放人的心而已。乃歎中國乏哲士。創一適宜之宗教。以寄放人心。以平天下囂然之氣也。吾友侯誠天。湛深哲理。素具宏願。常欲合釋儒耶三教而鎔之。樸實說理。直指心源。勒爲一書。以爲創宗教之先導。乃志尙雖偉。賞音終鮮。以是抑鬱不自得。竟於民國十二年春。薄遊京師。一去不返。或隱或歿。均不可知。屬稿至此。爲之撲筆泫然。）便終日價佯佯狂。似染心疾。這時陝中八卦會。正在大興。雖非教門。但會中宗旨義理。也燦然可觀。可憐子謙。求安頓身心。正如嬰兒之求慈母。於是。是不管好歹。居然入會。從此整飭會務。不遺餘力。不多兩年。白教

繼起。高天德聲望日隆。子謙欲覘其異。正想去造訪攀談。不想八卦會中。因合某鄉中聚衆械鬥。一場血戰。殺傷三四條人命。頭領兇手。一氣兒都溜之大吉。這場事。子謙本沒與聞。那知有個小偷兒。名叫羅阿毛。當年在子謙父親手中。犯過案。這小子。總算有骨頭。及至從案中滾出來。便一氣離掉本鄉。過了十餘年。居然與馬輝煌的衣錦還鄉。成了個簇新新的鄉紳。原來他自跑出後。便在某營中吃糧入伍。時氣一來。頗積戰功。竟掙了遊擊前程回來。當時羅阿毛。縉紳自命。出入官府。本來人眼皮子是薄的。大家便眼歡似的。捧敬他。再也沒人肯說他偷鷄摸狗的老話兒咧。一日阿毛。與馬揚揚。拜客回頭。正在街坊上。走得一團風似的。恰好子謙從對面撞來。三不知一腳踏到輿前。輿前健僕。舉鞭大喝。道。瞎眼的死囚。難道望不見羅老爺過來麼。子謙定睛一看。却是阿毛。不由哈哈大笑。道。俺當是那位羅老爺。這位羅老爺。

却不是外人。俺家廳柱上的土。都被他脊梁沾去。至今還有個大背印兒哩。  
（譏阿毛曾被縛於柱也。）阿毛見是子謙。只羞得面紅過耳。恐怕他越說越不妙。兜起老根兒。只得趕忙下輿。含笑爲禮。子謙是直爽人。當時也沒在意。那知八卦會鬧了人命。竟將子謙一索兒捉入官中。說他是喝令主使。監押在獄。眼睜睜就要定案償命。子謙細一探訪。却是羅阿毛向縣官說他的壞話。這時天德不平。便聯合了許多正氣紳衿。面謁縣官。一述子謙被陷之故。竟自願出名。將子謙保釋出來。子謙忙去晤謝之下。一見天德丰姿言論。已經十分傾倒。及至談到武功。並白教勸人爲善的義理。子謙欽佩之餘。方恍然白教規模。比八卦會又強的多咧。於是深自結納。登時入了白教。那子謙本是八卦會中的重要人物。他既這麼一來。會友們也便聞風都來。陝西白教之盛也。便從此爲始。天德也深重子謙爲人。兩個人提挈教務。十分得



手。那子謙剛毅之性。更過於天德。每每論起事兒。天德常爲所屈。從此兩人便成了刎項之交。及至天德被教徒們推爲教主時。子謙便在渭南縣作了個大教目。整理得教中規法。井井有條。及至天德被本縣官兒請出來辦賑務。子謙也便奔走其間。兩人一對兒是一星頂一卯的脾氣。絲毫不苟。務使飢民們實惠均沾。那管他風裏雨裏。奔走各鄉。不辭勞瘁。居民望見。沒一個不合掌念佛。（古來梟雄倡亂。必要利用百姓合掌念佛。獨怪今之搗亂大家。竟沒一個理會小百姓合掌念佛。仔細想來。都還不夠梟雄資格。由帝而王。由王而霸。旣都不可得。得見梟雄之材。暫戡世亂。亦可矣。然盱衡當代。又令人指屈不下也。徒令無辜小民。日宛轉於水火鋒鏑之中。嗚乎民國。）但是當地公人。合刁劣紳衿等。見這大堆白花花賑銀。自己連個銀渣兒也撈摸不到。也就不約而同的。沒一個不恨高沈入骨三分。天德都不管他。自回

覆紅英書札之後。依然合子謙。忙碌賑事。這也不在話下。如今且說那范老虎。自那日誣捉冷田祿。觸怒天德。趁空兒溜之大吉。在外縣胡混了半年光景。依然楚回渭南。探得天德。不去理論他。這纔放下心來。便鑽頭覓縫的。在本縣當了一名皂隸。恰好那天德的使女春蘭。又因勾搭僕人等。被天德善遣出來。聽其自適。玉雯姨娘。本愛春蘭。當遣出時光。狠給春蘭些衣飾細軟。老虎合春蘭。本是舊交兒。趁此機會。自然是舊情復續。兩人便胡亂燒過一份天地紙。居然夫婦。春蘭不忘玉雯。還不斷的向高宅走走。天德是個大量人。雖耳聞得春蘭嫁了范老虎。也就不耐煩去理論他們了。范老虎這種人。那裏曉得作人家。既得春蘭之後。便仗了老婆的奩賞。任意揮霍。終日價差也懶當。只在街坊上。呼朋攜友。吃喝頑樂。不消數月。便成了個空心老官。衣食漸艱。皂隸名兒也革掉。只悶在家裏。沒好氣。春蘭便道。你這東西。真是癩

狗扶不到南牆上。只要吃三天飽飯。便不是你哩。當初在高宅。你若不鬧事體。如今不知熬到甚麼分兒。雖比不得沈子謙。中等教目。定然到手。便是拋開往事。單說俺嫁你之後。只那大皮箱。就是四五只。真是綠的是紬。紅的是緞。黃的是金。白的是銀。你若按本分。作個人家。還愁吃穿麼。却折壽的你一頓胡掄。白填搯了一千白吃白喝的王八蛋。如今却扯臉子歪屁股的沒好氣。老娘還不待看這種樣兒哩。一席話。夾七雜八。數落得范老虎。垂頭搭腦。良久歎道。別提咧。當初俺雖然作事冒昧。高天德也有些寡情少義。難道他一件件事。作的都對麼。不消說他在教中威福任意。屢斃人命。便是他和襄陽陳寡婦。四川王三槐。私通信息。圖謀不軌。這血淋淋的犯款事。都應作不成。多早晚惹俺性起。俺便掀翻他娘的。(略逗下文)春蘭唾道。你別狗咬呂洞賓。不知好歹咧。咱這些時。若不虧了玉姨娘。可憐俺跟你挨餓。賞給些

錢米。你這死花子。早被狗拖咧。范老虎道。那個稀罕他那點子錢米呀。遮不了風。擋不了雨。倒須知他天大人情。春蘭聽了。氣得眼淚紛紛。索性兒不去理他。兩人枵腹相對。彼此肚內一陣陣的咕喙喙。末後還是范老虎忍不得。便殺鷄抹麵的。央着春蘭。去求玉雯周濟。春蘭沒奈何。只得略整衣衫。換換鞋脚。方由敝篋中。取出個小包裏。老虎兩眼。早鷲鷲似的。注定。暗道。這歪刺骨。防我便如防賊。少時他去後。我且撈兩件。換酒吃去。思忖之間。却見春蘭打開包兒。都是些布頭線脚。只有雙褪舊鞋兒。並一支簇新新的腰兜兒。老虎暗道。這女人穿過的鞋。是没人要的。這件腰兜。少說着也換兩數銀子哩。沉吟間。却見春蘭換上鞋兒。揣起腰兜。將包裹鎖在篋內。匆匆要走。老虎大失所望。不由隨口道。這腰兜。却怪好的。敢是你作了送玉姨娘的麼。春蘭唾道。你也不開眼。並且血糊心。人家玉姨。稀罕這撈什子麼。咱早裏晚裏。不斷

的踏人門垠子。那看門的李升。咱就白了人家麼。這腰兜兒。是送他的哩。老虎愕然道。那個李升呀。春蘭恨道。你這渾虫。他家有幾個李升呢。昨天沒給咱背米來麼。說着一扭臉揚長而去。原來這李升。是天德新收之僕。的確是個小白臉子。當時老虎疑心頓起。忽想起當日自己勾引春蘭。十分煞溜。如今春蘭安知不又愛上李升呢。想到這裏。登時拔脚便跑。一望春蘭後影兒。方蹵出巷口。於是老虎悄悄躡去。不多時。已到高宅。只見春蘭一脚踏上門階兒。忽的駐足凝思。扭頭兒。四下望望。老虎暗驚道。不妙。這綠帽兒。是戴定咧。(小小節目。亦有許多曲折。總緣作者不肯直統統寫去也。)剛要握拳闖上。恰好那李升從內出來。一見春蘭。規矩矩一側身道。范嫂兒纔來呀。那會子。姨娘還念誦你哩。春蘭道。老弟。俺累次勞乏你。真真過意不去。俺給你作了個腰兜兒來咧。說着取出。李升恭敬敬接過腰兜。連忙揖謝。便引春

蘭匆匆進內。兩人厮抬厮敬。通沒有不彷彿的樣兒。於是范老虎心頭一塊石落地。方要逡巡。盪回。只聽高宅內厮僕傳呼送客。須臾。大擗步。盪出一個赤髮揉面的異相男子。身背黃袱。手提朴刀。天德隨後送出。彼此拱手。老虎忙隱身照壁後的當兒。但聞天德道。何兄北歸珍重。多蒙王教主遠道垂念。俺早晚間便發回書便了。老虎暗詫道。莫非王三槐那裏。又來撩撥他麼。指天德。俺倒要探個底細。於是溜溜瞅瞅。從照壁後盪出。方要等高宅人出。探詢一番。忽聽背後笑道。老范哪。俺昨天捉了個外來的怯條兒。得彩不少。咱且闌一壺去吧。老虎一望。却是賭友張勝。於是兩人拖臂挽肩。只四字活畫出無賴神氣。直奔酒肆。落座後。飲過數杯空心酒。老虎問起怎的得彩。張勝得意道。說來真是個外快。便是昨夜郭家店內。住下了個湖北老南貨客人。他忽的高興要玩錢。當時被俺們同道。大家一擠眼。便贏了他三

四十兩。他却笑道。這算不了事。賭的是輸贏哩。如今俺販的南貨。不久的總要大長行市。這三四十兩。算甚麼呢。大家便問他。南貨怎的忽長行市呢。他却道。俺由南方辦貨時。四川王三槐。襄陽陳寡婦。業已攻城掠縣的反將起來咧。以後南北道梗。可知南貨要貴哩。你說這怯條子。輸掉錢。倒會自己圓場。若是四川湖北教徒們。反將起來。咱這裏怎一些風聞也沒得呢。老虎聽了。也沒在意。兩人吃罷酒。業已日色平西。於是老虎蹣跚自歸。方踏進大門。已聽得春蘭在室內。拍拍的擲塵土。又一面嘟噥道。這死王八。連看看家。都坐不牢。又不知那裏撞尸去咧。正說之間。老虎一步蹩入。一張紅臉兒。酒氣醺醺。春蘭怒道。你有錢去灌喪黃湯子。却沒錢養活老婆。叫俺低三下四的去求人。老虎見榻上。擺着個大包袱。又有三四十串錢。先喜得跳將過來。將春蘭啃了一口。大笑道。你嘴內現方酒氣噴人。如何怨人吃酒呢。春蘭唾道。

沒的浪聲。人家玉姨娘。真是一百個不錯。俺去了。人家那裏。正在擺酒宴客。玉姨在內院。忙的手足不閒。還拖住我。問長問短。巴巴的給我舊衣服。並那錢。少時客人走後。又命我吃頓酒飯哩。老虎道。真個的。俺那會子。同張勝去吃酒。經過高宅。恰值一個客人出來。那模樣。甚是怪相。你說高宅宴客。莫非就是此人麼。春蘭道。正是哩。俺是聽玉姨說起來。纔知得那客人叫何卓。是直隸林清的黨徒。方從四川湖北王陳兩教主處回頭。特地來拜訪俺家主人哩。老虎聽了。心有所觸。正要細詢春蘭。何卓到此何事。恰值有鄰居婦人。玆來借鹽。一岔岔過。過得幾天。真個聞得四川湖北白教徒起事消息。又聞得朝廷。命該省督撫。相機招撫。正紛紛傳說之間。又聽得湖北教首。陳二寡婦。業已率領數十萬教匪。殺到河南地界。過得幾天。風聲逼真。襄陽重慶失陷之信。竟已見了邸報。於是陝西教衆。未免不安。虧得天德力戒附和。便



大集教衆。開壇講演。本教主旨。是勸人爲善。不可陷身叛逆。自干國典。這時天德業已辦畢賑務。特因此事到縣。自陳自己總領白教。却與四川湖北。截然不同。刻下風鶴頻驚。難免就有造言生事。誣及本教的。便請縣尊出示。嚴禁造謠。當時那渭南縣。姓曹。名海岳。從軍功出身。爲人粗魯。外號兒曹二標子。見天德這般說。便笑道。龍生九種。各各不同。一個娘肚內爬出的。還不能一樣。何況同教呢。你老哥。只管放心。俺便禁止造謠的。就是咧。於是天德辭出。這裏海岳更不怠慢。方提起筆來。要自擬個禁謠告示稿兒。只見簾兒一宕。進來一人。正是。

方恐滔天掀禍亂。

誰知平地起風波。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范老虎貪心揭秘札 金溪村教衆抗官差

且說曹海岳見進來的那人並非別個。却是他嫡親娘舅潘老頭兒。(莫是潘老丈否。一笑)原來海岳沒發達的時光。狠蒙潘老兒周濟。所以歷任以來。潘老兒相從在衙。就如二號老太爺一般。若海岳稍爲失禮。潘老兒登時拍檯便罵道。二頭哇。你忘了你十冬腊月。沒穿綿襖。凍得秋鷄子似的手背朝下。合俺要錢咧。咱爺兒倆。幾輩子都算不清賬哩。因此曹海岳十分怕他。潘老頭兒真個是說一不二。但是潘老頭。雖然把持政務。也真能替海岳料理些事。因他年老閱歷多之故。却有一件。就是貪財沒夠。恨不得將縣中地皮。大塊兒剗向家去。當時潘老兒合海岳對面落坐。談過兩句閒話。便笑道。那會子。高天德進衙門。幹麼呀。海岳一說天德請求出示之故。潘老兒沉吟道。這節事。却要仔細。你一給他出禁謠的告示。不打緊。將來高天德。倘若是響應川鄂。你這袒匪庇逆的罪名。如何擔得起呢。依我看。你要換換頂戴。倒

不如拿辦天德。倒是絕好機會哩。海岳道：拿辦未免冒失些。倘引起大亂子也非小可。老舅既如此說。咱只給他個悶腔兒就是咧。潘老兒道：如此也是一法。但俺看高天德將來不會安靜的。你看他有所作爲。處處要落好名兒。這就是鼻猾籠絡人心的手段。（所見甚是。然出以挾怨。則壞事有餘矣。）原來潘老兒當天德辦賑務的時光。曾合天德商量。想吞賑若干。經天德嚴詞拒絕。因此挾恨。想趁勢陷害天德。又因天德家富。這一查抄逆產。其中沾潤。便不消再說咧。那知一念之貪。引起燎原大禍。不但自己合海岳老命喪掉。便連陝西許多人民。都罹刀兵之劫。古人說：貪人敗類。再也不錯的。當時海岳果然一依潘老兒之話。竟不哼不哈。將禁止造謠之事。擱置起來。不想過得十餘日。上憲行文到來。因川鄂教亂。札飭各縣。嚴禁教徒等。開壇集衆。海岳正沒作理會處。潘老兒又趁勢請拿辦天德。但是縣幕中朋友們。未嘗

沒曉事的。大家又一陣七嘴八舌。說一拿天德。定惹大亂。鬧得個曹二標子。不知怎樣纔好。正這當兒。只見一心腹僕人。面帶驚惶之色。匆匆趲入。湊向海岳耳根。密稟數語。海岳大驚道。竟有這等事。快帶范老虎。向內書房中。俺仔細研問。於是分咐僕人等。備刑伺候。海岳方就內書房落坐。那僕人已將范老虎帶到。向上叩頭。海岳喝道。你告發高天德。潛通川鄂教匪。起事在卽。事關重大。你若是挾嫌誣告。你可知反坐罪名。便是斫頭麼。老虎叩頭道。大老爺明鑒。小人合高天德。並沒仇恨。只因小人。偶得着高天德一封通逆的書札。小人若不出首。恐將來吃了掛誤。所以小人。將這封書。交給大老爺。便沒有小人的事咧。小人也並非告發高天德。不過脫自家干係罷了。（范老虎一席話。深淺得宜。想見奸猾。）說罷。由貼身掏出一封皺巴巴的書札。雙手呈上。海岳一看書面。鈐着四川總教會王緘的字樣。不由驚駭中。抽出信

箋一看。果然是王三槐致書天德。約同起事。中有幾句道。弟處已勢同騎虎。決意先發制人。此函達時。弟或已偕同鄂友。義軍特起。北望旌旄。卽盼會師等語。海岳看罷。思忖一回。只得命帶下范老虎。好好看管起來。自己在室內。轉了半天磨。只得仍去請教那位老舅。潘老兒端起架子。手拈鼠鬚。仰望梁塵。半晌也不答腔。海岳搔首道。你老人家。看這高天德。是拿辦不拿辦呢。潘老兒唾道。咳。你這孩子。真擻性。又糊塗。若早依俺。拿辦天德。又升官。又發財。多麼寫意。你却總是大裂裂。滿不在乎。如今有人的確確拿逆書來告發。你還合我商量拿辦不呢。說着拍案道。難道這事。還有不拿辦一說麼。海岳忙道。對對。如今咱就拿他。說罷。撩衣勒袖。拔脚要跑。潘老兒咕起眼睛道。你幹麼。海岳道。俺就差三班掛捕去拿他呀。潘老兒道。掛你娘的屁股。你想高天德。是何等脚色。你就明打明的。差幾個臭班頭去拿他。可是要黃鼠打不着。

鬧身騷哩。算了罷。看不得你手搭印把子。畢竟肚內沒抽展。還是我老頭子。給你出個道兒罷。於是舉手一招。海岳毛着腰子。伸耳過去。（想見潘老兒架子十足。始終屁股沒離椅也。）這裏潘老兒鼠鬚噏張。札得海岳耳朵。只管怪痒。（描寫入微。）只這一陣喊喳。早激起滔天大禍。於是潘老兒功成身退。單等着涼滲滲。挨却一刀。海岳也便大喜稱善。趕忙準備一切。要捉天德不題。你道這范老虎。爲何恩將仇報。忽來告發天德呢。敢情他也是爲利起見。並且蛤蟆想喫天鵝肉。想趁勢兒挾淫玉雯。及至事兒鬧僵。他便下了這般毒手。原來他自那日。得玉雯周濟後。倒也十分知感。但是過得些日。依然窮得叮叮噹噹。俗語說得好。懶狗慣掏死猫子肉。只得仍磨着春蘭。不時去的去到高宅。好玉雯真是熱心眼兒。無多有少。總不令春蘭白空回來。一日春蘭又從玉雯處挾了個小包裏回來。因走得心煩。又從玉雯屋內。吃了兩

盞涼茶。登時覺得肚內不舒齊。便置下包裹。匆匆入廁。方趺回屋。只見范老虎。不知何時。業已撞進來。正由包兒內。檢出一封書札。一面看。一面樂得前仰後合。一見春蘭。便大笑道。原來咱們也有翻身時哩。這股子橫財。算是發定咧。春蘭唾道。你別窮瘋咧。你當是甚麼錢票存摺麼。那是人家玉姨娘。給俺幾縷子細線。一時間用舊信筒裝得來。難道你瞎眼睛不成。老虎也不答腔。忙抖出線。將信封揣起。然後正色道。傻老婆。你曉得甚麼。這小小信札。便是咱財星照命咧。咱有這大把柄。說個揚氣話罷。高天德的小命兒。便揣在俺手心裏。便是叫他搬出來。咱搬進去。他也不敢哼一聲哩。但是俺范大爺。是個心慈的人。不忍的擺佈他。如今打開板壁說亮話。你就去告訴玉姨。叫他合俺要個好兒。以後咱要金就金。要銀就銀。便是合高天德明講。都不打緊。說着一拍胸道。不然。俺拿此信。告到當官。管教高天德一家兒都是死數。

哩。於是手舞足蹈。却又一整面孔。春蘭起先見他醜態。還沒注意。末後見他越說越奇。不像頑話。因驚問道。你說了半天夢話。到底是怎麼回事呢。老虎道。好夢話。可知此信關係重大哩。於是將信中詞意一說。春蘭聽了一個整顛。跌倒在地。爬起來。不容分說。向老虎劈面一口唾。便哭道。你這般存心。想着發生吧。狼心狗肺。俺看你把那信給我。好多著的哩。說着。撲過來便搶那信。老虎大怒。只用手一推。春蘭便是個仰巴叉。趁勢兒拳足交下。將春蘭暴打一頓。並大喊道。高天德私通叛逆。豈是小事。春蘭恐鄰佑知得了。只得忍氣吞聲。的止住老虎。便舍着淚兒。去尋玉雯。一路思忖。說老虎挾淫之意。甚是爲難。少時暗恨道。這天殺的。想是窮瘋咧。俺只哄着玉姨。弄出一筆錢來。將那禍害信換回來。大約也就沒事咧。以後俺便抱了瓢。當花子老婆。一定須離了那天殺的。一路上。越想越氣。及至見了玉雯。那心中越發難受羞憤。



急遽之下。竟將老虎之意。和盤托出。玉雯氣極。不由轉笑道。難爲你這種混話。就來說。他以為是偌大把柄。俺看著屁也不值。王三槐雖約姓高的。姓高的可曾有允約書信。落在他手中麼。春蘭哭道。俺委實沒面孔來見您哩。玉雯究竟是一婦人家。不知利害。並狃於天德氣勢。那裏將范老虎放在心上。於是揮退春蘭。那老虎既遣春蘭之後。高興到絕頂。及至春蘭返回。曉得事兒僵咧。當時冷笑兩聲。也沒說甚麼。春蘭還指望趁空兒偷出那書札。焚燬滅迹。那知老虎憤憤而出。當夜便沒轉來。次日竟赴縣首告天德。如今且說高天德。自那日請求曹海岳出示禁謠之後。過了幾日。見縣中沒動靜。却聽得川鄂警聞。越鬧越兇。這時手下各教目。便狠有諷勸天德。趁勢響應的。都被天德嚴詞拒絕。這日正獨坐沉思。想合沈子謙。重伸教規約束教衆。只見僕人整入。呈上海岳的名刺道。今縣裏因出示禁謠事。請主人赴縣斟酌。並

且吃酒。天德道。你傳語來使。俺明天到縣就是。僕人退去。天德只覺耳鳴心跳。恰好沈子謙由城中盪來。商量教事。兩人談過一番。天德道。你來得正好。刻下各教目。頗有不曉道理的。諷勸俺趁勢胡鬧。咱總須重伸教規纔是。俺明天還須赴縣。你便在此暫留三兩日。倘教目們有來胡說的。你便傳諭俺意何如。子謙唯唯。次日天德自帶一僕人。匆匆赴縣。這裏子謙便在客室中。一本天德之意。從新草訂教規。方寫了兩條兒。正在執筆沉思。忽聽一陣馬蹄聲動。子謙一望。却是陝北大教目華封祝。合陝南大教目何起鳳。遍體行裝。執鞭而入。那華封祝。生得火色鳶肩。武功嫻熟。他還是個武孝廉出身。在陝北一帶。極能以意氣服人。何起鳳。却是秀才出身。爲人機警。智略過人。精通劍術。平日價任俠而然諾。頗有朱家郭解之風。自總領陝南以來。甚得教友信服。因他聳躍輕捷。善用飛劍。江湖中都稱爲雲中鳳。又有兩句口號道。

陝北一朶華。無事莫撩他。陝南一支鳳。千萬不可動。他兩人都是天德教下的健將。那黨徒之盛。真是千里之間。呼吸可通。當時華何便因川鄂教亂。所以親來探探天德意旨。且說子謙。見是華何。慌忙迎出。大家執手契闊。各自欣然。自有僕人等。拉過馬去。三人入室。落坐茶罷後。華封祝便一說來見天德之意。子謙還沒答語。起鳳却笑道。俺料高教主。定不願附和亂事。然而大勢所趨。恐將來也由不得他哩。子謙道。正是哩。所以高教主。命俺重訂教規。以便約束教衆。恐有躍躍欲試的哩。說着取過草稿兒。請起鳳過目。起鳳略一看。便置下道。這恐也管不得事。於是子謙一說天德赴縣之故。華封祝却不理會。惟有起鳳頗爲沉吟。便詳詢曹海岳之爲人。拍膝道。子謙爲何不同高兄赴縣。好歹也有個照料。子謙愕然道。他赴縣尋常宴會。還照料甚麼。起鳳道。話不是這等講。如今咱教中人。頗被嫌疑。官場中詭計多端。咱總須仔

細纔是。華封祝道。何兄不必過慮。這當兒只要咱教中穩靜。俺料那曹知縣必不敢輕生是非。明天咱兩人便進城去望教主如何。說話之間擺上晚飯。三人用過。業已掌燈時分。便大家談起川鄂教亂。互述所聞。並加揣測。子謙笑道。何兄見識高明。你看咱陝西教徒。終能免亂麼。起鳳歎道。這就須看運會咧。但咱陝中教徒。不同川鄂。若當地官吏。處置得宜。再加着咱教主是保持的主義。陝中教亂。自不至發作。却是陝中官吏。殊未見優於川鄂。俺方纔沒說麼。將來勢之所趨。也就令人難測了。封祝噪道。如今官吏。都被和坤鬧壞了。還提他怎的。倒是俺近來聽說寶鷄地面。有個農人。因耕地掘出一面石碣。上面有生成的天德富王四字。那字兒。非篆非隸。就是石頭脉紋。你說不是怪事麼。起鳳笑道。華兄少說沒要緊吧。如今咱教主。現正背着老大的黑鍋。你少來點綴湊趣吧。三人正談的熱鬧。只聽大門外。廝僕喧譁。須臾衆

僕人擁定跟天德的僕人。急喘喘直撞進來。那僕人大叫道。沈爺等。快拿主張吧。那曹海岳。因有人告發咱教主潛通川鄂。今天誑請吃酒。竟自捉下入獄。因將范老虎揭呈三槐秘札等事。說了一遍。三人大驚之下。華封祝一跳丈把高。亂噪道。這還了得。咱快些召集教衆。殺赴縣城。且搶出教主。再作道理。子謙頓足道。那麼一來。教亂立起。須知不是教主的意思哩。惟今之計。咱須聚積教衆。爲教主揭狀鳴冤。好在那私札。並非咱教主允許起事的信件。咱總有理可辦。封祝提着拳頭。憤然道。如今這理字。向那個去說呀。（封祝此語。乃似爲今世局而發。可歎可怕。）子謙一望起鳳。却只微微含笑。一聲不響。（自是解人。）子謙便道。何兄你看此事。怎麼辦呢。起鳳道。你說鳴冤辯理。自是題中應有的文章。却恐不濟事。好在曹海岳是個沒主張的人。咱教主雖捉入獄中。斷不碍事。咱明日且去鳴冤。看事作事。只是今夜。定有一番

攪擾勾當。咱們且須當心。封祝噪道。難道曹海岳敢殺掉咱教主不成。起鳳道。話非如此說。高教主既被捉。便恐官中連夜來查封這裏。你說不是一番攪擾麼。恐合遭打劫。差不多哩。子謙方拍掌道。是呀。封祝這裏業已揎拳勒袖。起鳳道。兩兄且安靜。少時官人們如果到來。俺自有道理。只須華兄守住大門兒。免得一時擾亂。就是咧。封祝道。就是吧。他們如果硬闖大門。俺先宰他兩個再講。原來這華封祝。性如烈火。在教徒中極有胆氣。他生平所佩服的。就是高天德。（爲後文華封祝殉教伏線。）當時起鳳又合子謙議論。回鳴冤辯理之事。起鳳笑道。這不過是一步辦法就是了。子謙問其所以。起鳳却笑而不語。（的是妙人。）惟有華封祝。只燥得磨拳擦掌。一會兒跑出大門。望望動靜。一會兒聽聽街柝。只管起坐不安。這時高宅衆僕。也便準備火燎棍棒。隄防着公人們趁勢搶劫。直至鷄聲唱動。也沒動靜。華封祝向起鳳

道。何兄。你這卦大概沒算着吧。一言未盡。只聽得街坊上人喊馬嘶。並有人慢條廝理拉着長聲兒。喝道。你們這干笨貨。如何只管一處打疙疸。快分些人去。堵住他後門。走漏了金銀細軟。我老爺是敲斷你們狗腿的。於是封祝當頭。領衆僕一擁而出。先望見兩盞官銜燈。高高揭起。却是渭南縣右堂。那位典史四老爺。騎着高頭大馬。正在猢猻似的指揮左右。一千公人中。還夾着七八個城防兵丁。步行拉馬。各色俱全。亂嘈嘈直奔宅門。原來海岳捉下天德之後。果然又聽了潘老兒的話。屬唱打槓子（京劇名）的話。舅舅的主意真得貨。便立委典史。帶領他的心腹公人等。來查封天德的家貲。又特命兵丁同行。以壯氣勢。當時封祝吼一聲。命衆僕列立。自己虎也似據住宅門。典史喝道。你這廝。是高家甚麼人。快滾開這裏。說罷。喝兵丁便來牽拉。封祝只兩臂一張。衆兵丁登時呵呀一聲。一齊後退。典史越怒道。你這廝。擅敢

抗差。還了得麼。捉捉捉。語聲絕處。公人合兵丁。又復一擁齊上。封祝大怒。只駢起兩指。就門首上馬石。這麼一穿。只見石皮爆裂。立成兩道深凹。衆人大駭。鬨的聲往後一退。恰好有個兵丁。刀柄兒向後一戳。正戳在典史的大馬眼上。那馬啖的聲一岔道。早將個四老爺。跌翻在地。於是封祝趕去。方要揮拳。背後子謙起鳳。慌忙迎出。子謙一伸手。扶起典史。道。您率衆到此。定有公務。且請飭令手下人。不得囉皂。都立候門外。便請進內細談何如。典史見子謙恰在此間。那氣燄登時大挫。又見封祝勇力如此。便趁勢下台道。沈兄在此。却巧極咧。俺這是奉縣尊面諭。來查封天德的家貲。方纔那紅臉漢子。是那個。竟敢抗差。直然的沒王法咧。起鳳笑道。王法也罷。官法也罷。便請進內說罷。於是兩人挾定典史。方要進內。只聽全村中一聲喊。便如天崩地塌。典史大驚。正是。



禍機相觸須臾事。

民氣囂然頃刻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遞冤狀教衆鬧琴堂 激大變梟雄出棘獄

且說那典史。方要進宅。只聽得全村吶喊。人衆奔走之聲。便如千軍萬馬。早見一隊村民。風也似的擁來。大呼道。高天德罪名未定。如何便來查封家貲。這不是官強盜（三字奇。凡貪官酷吏。頗可生而爲名。死而爲諡也。）來打劫麼。打打打。咱破着給他去償命。原來自天德僕人跑回時。天德入獄消息。業已傳遍全村。這金溪村衆。教徒們不必提。便非教徒。沒一個不感戴天德的。於是連夜價商量號召。原準備明晨赴縣。替天德辯冤伸理。不想這當兒。突聞官中人來。所以大家登時擁來。當時那典史。見村衆來勢兇猛。只嚇得拉住子謙。不知所以。於是起鳳向村衆揮手道。諸位且退。少時咱自有辯理。

處哩。說罷。合典史進內。書室落坐。那典史細望華何兩人。凜凜一表。詢知是陝北陝南的大教目。心下好不怙懣。起鳳道。如今簡斷捷說。您便趕早回縣。少時俺教衆們。便去見縣尊。您此時查封高家。是不成功的。那典史也是個老油子。情知硬作不得。只得道。既如此。俺且去回覆縣尊。請他定奪吧。因笑向子謙道。沈兄在縣最久。難道還不知兄弟爲人麼。卽如高教主這樁事。本是突然。咱但願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纔好哩。說罷起辭。率衆怏怏而去。這裏起鳳。却合子謙等。在密室中。深談良久。子謙道。何兄此話。甚是有理。俺也慮到陝西教衆。在勢不能獨異。只是咱教主深願保持教務。但能免得起事。就免得。然而也不可。不準備。好在俺這裏教衆起事。便有餘。你便可卽回陝南。預備一切。並號召陝北教衆。單候俺這裏的消息。華兄便暫留此處。助俺一切。何如。封祝噪道。依我看。直捷了當。殺向縣。救出教主。斫却曹海岳的狗頭。

豎起大白旗。先他娘的率教衆直取西安。然後合川鄂教衆捲甲北上。好不快意哩。子謙忙道。不可冒昧。高教主向來意旨。俺是知得的。於是何起鳳更不怠慢。便匆匆上馬。竟回陝南。這裏子謙留封祝在村居守。也便率教衆直赴縣城。一路上各處教徒聞風加入。不移時早聚合了上萬的人。都手執碗狀。焚起高香。並穿上教衣白袍兒。白皚皚數里遠近。便如天降大雪一般。不提這裏子謙等。蜂湧赴縣。且說那曹海岳自派出典史之後。滿肚皮高興。潘老兒得意道。作官作官。原爲的是滿把抓錢。如今你得高天德這項家貲。不強如擔驚受怕的多作幾年官麼。你舅舅也老咧。委實替你們操不起心了。你這一下子。拿辦了潑天大逆。響兒是叫咧。腰包兒也滿咧。但是你舅舅這副老皮骨。還捨不得丟在此地哩。（那知偏叫你丟在此地乎。一笑。）說着痰嗽一陣。然後道。俺不久要回家喝粥去咧。整理整理俺那破落房間。大概

還能煨冬兒哩。說罷大笑。人跳躑一輩子。甚麼意思呀。便掙得黃金過北斗。還能帶到地下麼。（見財喜極。反作曠達語。而居功分財之意。乃躍然言下。刻畫入骨。）海岳忙道。老舅別吵窮。只要外甥升官發財。還虧了你老人家麼。卽如高天德這項錢。全憑你老人家分咐。咱爺兒倆對半分。都可以的。兩人正談得嘴抹蜜似的。只聽簾外道。唔呀。你兩個都老大不小的咧。分贓莫打架。但是少時準有件疙疸事。到底怎麼辦呢。聲盡處。趲進一人。却是刑友吳師爺。原來這吳師爺。是海岳的狎客。就勢兒作了幕友。所以合東翁總有個小唏溜兒。當時海岳笑拍吳師爺讓坐道。有甚疙疸事呢。吳師爺道。俺料教徒們。定然聚衆起鬩。前來理論。潘老兒笑道。這節事。俺早料到。只將爲首的。捉辦幾個。說他是高天德的死黨。其餘便一鬩而散咧。那一年俺在某縣時。回民等因事聚衆。直闖進大堂。那當兒。你不沉住氣。如何當得三個

人正在胡噪恰好典史轉來。急煎煎一述查封的情形。潘老兒跳起來道。這事兒非結實實懲辦聚衆爲首的不可。沈子謙他既出頭。按說是先辦他哩。吳師爺道。喂。那個太歲是動不得的。還是胡亂捉兩個教民。鎮鎮其餘爲是。於是海岳轉怒。頃刻發了標子性兒。便忙忙知會城守營某把總。分布兵丁。以防暴動。少時。但聽得把總衙前。號聲發動。有聲沒力的吹了兩下子。原來那當兒。各處武備。癱弛不堪。城守兵額。本就有限。再搭着把總沒落子。吃個空額。所餘兵丁。只有十來個人。並且是老弱殘兵。外帶着都是大烟鬼。你想各省分兵力如此。那一時黠悍之徒。怎會不生心作亂。這就是內重外輕之弊。所以起白教之亂。（因思而今世局。却是內輕外重。然而却越鬧越亂。沒法收拾。奈何奈何。）當時衆兵丁。便如曙後曉星。疏落落擺在縣衙前。每人抱着一桿黑黓黓的繡鎗。更搭着七長八短。軍裝不全。又妙在沒有一定的。

崗位。隨便雅步。不大工夫。早已湊擠到一處。閒談起來。這個張牙勒口。一個呵欠。道。真他娘的撇扭。昨天挑了王大媽媽（俗謂乳也）二百錢的大烟。方想過個足癮。不想馬舍子（賭友也）拉俺去頑錢。頑了半夜。錢也輸掉。鬧的俺人困馬乏。及至跑回家。方想過癮。你猜怎麼着。俺那香噴噴的大烟。業已都變成烟屎咧。（烟灰也）原來被你嫂子過了個足癮兒。吃俺一頓臭罵。罵的你嫂子夾着口。睡覺去咧。俺沒法兒。只好砸烟灰。（砸者。調和烟灰之稱。據云個中聖手。吸燼再砸。能至八遍。吾鄉又有拱灰之稱。拱者。取蜣螂拱糞丸之義。亦可謂諛而虐矣。附錄一笑。）口沫都吐乾。（調烟灰之用。）弄了一宿。也沒弄進去。（謂不入烟斗也）那個道。喂。老三。你不對呀。昨天你捉住在城牆上拉屎的那老鄉客。俺聽說你狠得些油水。你怎的被窩裏放屁。吃獨食呢。老三聳肩道。這個是各人的彩興哩。你那天借搜私鹽爲

名鑽到半截俏（鹽梟之婦）屋裏。鼓搗了好半天。你爲甚不挈帶俺。抽個頭兒呢。於是衆兵都笑道。如此你兩人。拉個正直。小過節兒。不算回事。少時俺們請你倆下個回回館。鬧碗羊肉爛麵如何呢。大家胡噪之間。却有一兵。擰着鎗。向後一仰。正撞在大堂房檐上。喳吧聲。折斷鏽鎗頭兒。恰好那把總。因本縣派了這等大差使。特地裏穿了開襖袍。薄底靴。上罩倭絨鑲雲。得勝馬褂。又將多年不動的大腰刀。佩在脇下。對鏡一望。覺得威風凜凜。方一邁虎步之間。把總太太却笑道。你怎忘了掛招牌呢。於是親手兒取過一頂掛披肩大藍翎的官帽兒。給把總扣在頭上。那把總興匆匆帶了兩個護兵。正趲至大堂前。一見那兵鎗折。未免有些不好意思。因喝道。自己軍器如何。平日價都不曉得整理。混賬東西。且記下四十軍棍。說罷。昂然入去。這裏那兵。一面尋了段麻繩兒。綁縛鎗頭。一面咕嚕道。別擺他娘的臭架子咧。一天到

晚支使人刷鍋燎灶。餵猪看狗。着了緊迸子。還須倒馬桶。看孩子。給太太打臉水。洗裹脚布。那一樁兒。不占誤工夫。還有空兒。整理軍器麼。（絕倒）正這當兒。忽聞街坊上人聲喧動。早有偵望的公人。跑來道。教徒們真個來咧。於是飛步入報。這裏衆兵。只得分左右隊。把住大堂。須臾。只見衆教民。一片雪白。由照壁後。分兩股擁來。紙狀紛紜。香烟繚繞。一齊大呼道。今俺高教主。無辜被繫。便請青天大老爺。即時開釋。這時公人們。一路吆喝。便擁海岳直臨堂前。屁股後頭。却跟定潘老兒。吳師爺。那把總。不管好歹。站在海岳面前。大呼道。你們且止喧譁。靜聽大老爺分咐。於是衆聲稍靜。海岳便大聲曉諭。天德得罪之故。教徒大喊道。王三槐雖有來聯絡書札。如何便作高天德附逆的罪狀。今俺們跪求大老爺。立時開釋天德。實爲公便。說罷。唵喇聲一片。白跪了一地。海岳一見。不由連連搔首。正這當兒。只聽得潘老兒極力咯嗽。



於是海岳沉着臉兒。冷笑道。高天德這件事體。本縣自有權衡。因喝問道。沈子謙。可在裏面麼。教徒道。沈子謙忙碌教務。沒暇來。海岳道。可知沈子謙還稍知輕重。既如此。你等且退。便公舉兩個首目來。容俺細商。教徒等聽了。只得推出兩個教目。大家且陸續退回。去尋子謙。這裏海岳也便帶兩教目。蹺回衙內。不移時。某把總匆匆出衙。分咐兵丁小心護衙。這且慢表。且說教徒等。一時間住在城關。各處都滿。當有幾個機警的教目。去尋子謙。一說方纔請求的情形。並商計畫。子謙密語道。惟今之計。俺合華何兩教目。早有定規。今天這一請求。正是激怒大家之法。且稍待兩日。待俺布置就緒。咱便如此。如此刻下。俺已分遣人去知會教衆去咧。教目等聽了。方纔恍然。於是悄悄的暗示教徒們。果然這天晚半晌。入衙的兩個教目。又被海岳監押起來。並貼出一紙告示。諭教徒從速散掉。不得自干究辦。衆教徒這時成竹在胸也。

就不去理會咧。好笑曹海岳將個猶龍似的高天德裝在獄裏。他却不飛稟上憲。請示處置。却只管合潘老兒想法子。要再去查封高宅。虧得吳師爺。還稍識風頭。便勸他一面飛稟上憲。一面嚴守城防。以防意外。轉眼過得四五日。海岳見教徒們一無舉動。反倒靜下來。於是大高其興。要賣點精神。鎮懾教衆。便拿出標子打扮。紮起包頭。穿上營混子樣的大馬褂。下面是大檔墩角褲。足踏挖雲戰靴。他從先在鄉里耍人兒的時光。本會個三角毛的把式。耍得好花刀。這當兒。特選把刃薄背厚鯰魚式的大斫刀。提在手中。好不威武。每天旁晚時光。總要到四城門。兜個圈子。嚇得些女人孩子們。藏躲不迭。（也只好去嚇婦孺）這日旁晚。海岳方蹺到西城門。只見從城外蹺進個火色鳶肩的大漢。身背布袱。手持香燭。向海岳瞞得一眼。匆匆便走。只一拔步之間。那脚下甚是沈著。海岳究竟是武行朋友。不由隨口喝道。你這漢子進

城何事呢。大漢道。俺因母親抱病。特到教會中祈求符水。海岳聽了。便不爲意。（那知正撞着本命煞神。）當晚在衙內。方合潘老兒等。談起川鄂教亂。越法兇實。刻下因襄陽王太守立猷。棄職逃走。朝廷已降旨嚴拿。（了王立猷省筆法。）潘老兒搖着頭兒道。看來作官的左右總須有能辦事的人哪。卽如這王立猷。這等個黃堂太守。只落得有家難奔。奉旨嚴拿。倘若他左右有人。指點他先拿辦陳二寡婦。如何會到這步田地呢。說着。瞟向海岳道。你舅舅跟着你。總算沒白吃閒飯哩。大家聽了。一陣稱讚。正這當兒。忽聞縣獄前。微有喧譁。大家正在傾耳。又微聞城內外。似有呼嘯之聲。吳師爺驚道。莫非城關間。有了明火麼。潘老兒這當兒。也顧不得拍老腔。忙搖手道。你聽你聽。一言未盡。便聞得縣衙前人聲鼎沸。夾着尖厲厲幾聲胡哨。火光騰處。直冲霄漢。海岳大驚。方霍的跣起。提起那把大斫刀。早見三兩僕人。滾跌搶入。

大叫道。老爺快走。沈子謙率領教徒。業已刼牢打獄。搶出高天德。刻下四門上教衆把守。豎起白旗。更有一隊。殺向縣衙來咧。吳師爺唔呀之間。只聽得咕咚一響。却是潘老兒。連椅栽倒。這老兒本有個痰迷的症候。此時連急帶怕。兩眼一翻。稠痰暴湧。大家顧不得理他。吳師爺方戰抖抖的。道得東翁兩字。海岳怒氣一湧。竟大拔步提刀搶出。（究竟還不弱。而今此等敢作敢當的官兒。亦不多見矣。）城防兵丁沒奈何。只得遠遠的簇在背後。吶喊助勢。海岳方搶出大堂。業已火燎騰空。教衆如蟻。就一片刀劍光中。便見一人。率衆殺來。海岳一望。正是那火色鳶肩的男子。白色教衣上。血痕點點。一手仗劍。一手提着范老虎的腦袋。不容分說。向海岳劈面打來。道。你這害民賊。逃向那裏去。海岳忙閃過腦袋。足方立穩。男子一柄劍。業已奮刺而上。勢如猛虎。你想曹海岳。如何是那男子的對手。兩人只走得七八回合。男子一劍劈

去海岳一閃。沒閃開。登時連肩帶項。抹了個斜岔兒。鮮血潮湧。死尸栽倒。一點忠魂。只好先去等舅舅咧。看官須知。像曹海岳這等人。也不可一概抹殺。總算是爲國盡忠。死於其職。像咱們生在而今世局。你想見個能死於其職的官兒。如何會能夠呢。閒話少說。不題這裏。大鬧縣衙。尸橫血濺。且說高天德。自入獄後。依然的神氣鎮定。好在他平時既有人緣兒。又搭着獄中牢頭。恰是教徒。所以天德。不但沒受困辱。便連教徒等外面信息。都由牢頭傳遞。天德既知子謙等起事的計畫。只急得暗暗叫苦。急命牢頭去堅止子謙。不可胡爲。那知那牢頭。也是在數的羣魔之一。正要興風作浪。露露頭角。於是只含糊覆命於天德道。沈子謙只率領教徒。替教主伸冤辯理。並沒別的舉動。天德心下稍安。既至見兩個教目。又被捉入獄。天德情知伸辯無效。感憤之下。不由暗歎道。人生有命。俺這步迤邐。未必不是促俺自修的機會。此後

倘能幸免於難。俺定要隱迹山林。自樂教理。如今川鄂恃教作亂。想也是此教一層魔障哩。天德想到這裏。不由心下洒然。（略逗下文。天德隱去。存教。）又想到堪繼教主之任的。惟有沈子謙。便命牢頭尋子謙。暗達自己這番意思。那牢頭只含糊唯唯。過得幾天。這夜晚。天德方枯坐深思。萬念都靜。忽聞獄牆外。殺喊連天。火光照耀。天德大驚的當兒。早見那牢頭。兇神似提刀跑來道。如今沈教目業已聚衆起事。便請教主。赴教會中。撫慰大家。主張一切。天德方驚得作聲不得。只見華封祝。手內提着范老虎的首級。率領百餘教徒。大呼搶入。不容分說。命數十教徒。擁了天德便走。那天德蹣跚。踉出得獄門。早見縣衙前。火光騰蹕。衆教徒喊殺如雷。於是天德大呼道。快不要妄殺官民。肆意焚掠。那個不聽。俺高某惟有一死。以謝教衆。說罷。湧身一躍。向獄門一頭撞去。只聽呵呀一聲。頃刻間紅光崩現。正是。

怒潮方湧勢難遏。

殺劫當開數莫回。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亂三省妖民播邪教 求一士奸相逞兇謀

上回書說到高天德見教亂已成。慘殺官民。驚急之下。一頭撞向獄牆。累得看官們一齊失聲道。老天沒眼睛。高天德不該就死呀。這準是作者先生。又來使驚人之筆哩。這紅光崩現四字。大概是落在那位典史官兒身上。因他是司獄之官。這當兒必來護獄。諸公雖猜得近理。那知這位四老爺。因蒞任以來。狠能善待囚犯。又注重囚舍清潔。因此每年價少庾斃幾名犯人。就這點小小陰德。早已默邀神佑。不早不晚。他却被正堂派委下鄉。勾當公事去了。所以竟倖免於難。可見存好心。行善事。是沒虧吃的。諸公不信。但看刀兵大劫之下。能保性命的。畢竟是善人居多數。作者這話。雖迂腐點兒。其中却

有至理。何況吾人生在現今之世。戰禍連年。四方大亂。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國維全無。公理難問。哀我小民。簡直的如一羣捨哥兒。宛轉於水火鋒鏑之下。甚麼是你的保障。甚麼是你的人權。當道諸公。直然的不認得咱這民字。你向他們哭瞎眼。那算你活該。看不見甚麼。他該吸你脂膏。該敲你骨髓。還是越來越狠。當此時光。求神仙。拜佛祖。既然沒用。呼爺爺。告奶奶。也是枉然。呵呵。舉頭一望。幸喜還有湛湛的青天。你別看他無形無質。是一片渾然空氣。其實是萬彙主宰。凡含生血氣之倫的性命。都在這碧翁翁的手內。搭着哩。你要脫免浩劫。就須存好心。去感格他。吾人除此保障外。更沒有別的生路了。諸公不信。且看這某把總。就要報應臨頭咧。原來這某把總。少年當什長的時光。曾領人赴某村勦匪。匪倒不曾捉得。他倒妄殺了幾個良民。誣爲匪黨。以邀功績哩。閒話少說。且說高天德。一頭撞去。恰好某把總聞警之下。



提刀趕到。教徒等猛見天德向前一撞。只認是被把總趕殺。於是喊一聲。拖開天德。那把總回頭要跑之間。早被一個長大教徒。一刀剝翻。鮮血四濺。天德大怒。奪過左右一把刀。便要去殺那教徒。教衆紛擾之間。火光閃處。恰值子謙領十餘人搶到。一見天德。拖了便走。天德還奮躍大呼道。你你（句）你們作得好事。搶攘之間。早被子謙等。拖向教會。到門一望。業已白旗颺空。刀劍如林。火燎四灼。亮如白晝。衆教徒望見天德。歡呼如雷。便由子謙爲首。擁天德直入教堂。一述起事之故。天德至此。好不爲難。明知陝北陝南。業已由何起鳳號召起事。大勢已成。無可挽回。正在沉吟。只聽衆教徒大呼道。教主若再遲疑。俺們情願就死教主之前。以謝教主。說罷。奮呼震天。忽喇聲跪了一地。再看子謙。也便矮了半截兒。於是天德慨然道。事已如此。俺高某却有幾條約束。要請大家遵行。大家如不遵守。俺至死不允主持此事。衆人齊呼

道願聽約束。天德道既如此。吾衆所至。不得妄殺。至於奸淫擄劫。更須切忌。還有一切軍紀。倘有犯者。必懲必誅。咱今且出榜安民。便分頭遣人。馳諭教衆。悉遵俺約束爲要。於是衆人大悅。復擁天德直入縣衙。只見已被華封祝殺得血濺尸橫。便連那潘老兒吳師爺也都一命嗚乎咧。當時天德深責封祝。便忙忙下令止殺。出示安民。一面價傳檄四方。響應川鄂。及至天明。城中業已安堵如故。只有曹海岳合某把的尸身暴露。甚是可慘。天德都命以禮掩葬。不消幾日。陝南陝北各教衆。共計不下數萬人。也便由何起鳳煽動起來。於是陝西撫臣。也便飛章告變。報上朝端。一面價分飭兵弁。相機勦殺。那陝西一省。登時也便鍋滾豆亂。以上所叙。這便是川楚陝起事的原因。(綜一筆以醒眉目)像這等大亂子。報到朝廷。按理說。必要特命知兵重臣。提兵辦賊。那裏曉得這當兒朝政混亂。正當乾隆退政。那和珅盤踞朝樞。更鬧

得不像模樣。皇帝惴惴然。睿謨獨運。只算計除這心腹之患。肘腋之奸。所以不能一時專意辦賊。只好命本省撫臣。提兵勦辦。又搭着亂事初起。皇帝也沒將白教擱在心上。以此種種。這便是白教長亂的原因。古人說得好。爲蛇弗摧。爲虺將奈何。細按起來。白蓮教九年之亂。費國家多少的兵馬錢糧。無算生靈。盡遭浩劫。還不是和珅老賊。階之厲麼。據當時故老傳聞。和珅被拿一段事。甚是有趣。今日述來。以見奸臣一去。便是清運的轉機。不然這白蓮教竟不得了咧。且說乾隆皇帝六十年上。倦於政事。退位頤養。嗣皇繼位。是爲嘉慶元年。恰當苗亂平後。教亂又起。這位嘉慶皇帝。沉潛明果。滿洲家法。本習騎射。並角觝之術。嘉慶帝在潛邸時。便能擅場武技。更精於打鳥鎗。百發百中。因此時時微服出遊。馳逐於坊曲郊野之間。打獵禽鳥爲樂。又令邸中侍監們。學習角觝。便是御撲營中子弟們。無不斂手推服。乾隆皇帝知

得了。倒甚喜太子英武。克傳家法。一日太子在便殿侍坐。恰值和坤前來奏事。和坤這廝出身。本是掌御蓋的一名侍衛。一日聖上出遊後苑。偶然想起兩句書。一問扈從文臣等。大家都張口結舌。活該和坤當發迹。這段書。恰巧他前兩天纔閱過。他那應對口材。又是絕頂。於是不慌不忙。將這段書原原本本一說。喜得個乾隆皇帝。只管點頭。從此便上膺天眷。大用起來。正合了古人說得齊虜以口舌得官。那句話。當時和坤。口若翻瀾。奏起事來。說到高興處。軒眉張目。竟有些指手畫腳的樣兒。嘉慶這時雖年幼。心下便有些不耐煩。正這當兒。和坤奏事已畢。皇帝從容賜茶。因燕談數語。偶然說到博學鴻詞科。頗頗得人。和坤一瞞太子。微笑道。自古鴻詞麗藻。無過楊馬。相如文章。也就是一篇諫獵書。還稍明治道罷了。他這話。是明明諷刺嘉慶好撲戲。並遊獵等事。嘉慶暗怒之間。乾隆却笑道。咱滿洲以騎射得天下。所以阿哥

們都習些武事。卿家近來政事之暇。還不廢角觥。柔和筋骨麼。和珅免冠道。奴才謹遵國制。不敢稍廢。這時節。正在炎暑。他奏對之下。業已汗氣蒸蒸。嘉慶暗道。這厮專權貪黷。恣意於膏粱聲色。淘漉得身子虛洞洞。他還要當面欺君。自謂不廢角觥。好生可惡的緊。正沉吟間。忽見和珅那帽兒上。嵌着一顆絕大的明珠。曜眼爭輝。毫光直射。比起皇帝御冠上那顆葫蘆形的寶珠。竟差不多。原來乾隆帝這顆寶珠。便是在內苑御河中。忽見奇光燭天。因而搜獲得一枚多年老蚌。遂得此寶珠。形如葫蘆。正合嵌御冠之用。乾隆帝曾喜而賦詩。命羣臣屬和。當時狼侈爲瑞事哩。且說嘉慶見了那和珅的帽珠。不由少年脾氣發作。因奏道。和珅素有善角觥之名。今偌大年歲。依然不廢練習。想必更爲精妙。臣想合他比試一番。以博天顏一笑。何如說罷。手按玲瓏碾玉扣帶。腰板一挺。英氣勃勃。乾隆帝欣然道。今天且喜閒暇。便賭回

勝負也倒有趣。只是空賭勝負也。顯得沒興頭。因顧內侍道。快向奉宸庫取異錦四端來。待朕來陪個彩頭吧。嘉慶道。今此間就有彩頭。臣輸了。給和坤玉帶。和坤輸時。臣便取和坤的帽珠。豈不甚妙呢。說罷。雙眉軒動。威森森目光。向和坤一膘。和坤不由機伶伶一個寒戰。原來和坤聽到取帽珠三字。不知怎的。如聞晴天霹靂。今見嘉慶帝目威。竟有些手足失措起來。原來取帽珠一句話。竟成了和坤的凶讖。正應日後伏誅之兆哩。當時和坤略一定神。已復常態。明知嘉慶要唱齣脫袍打嚴嵩頑頑。不要說自己角觝不成功。便是有能爲。豈敢便當場不讓。摔倒太子呢。爲難半晌。只得奏道。臣是何等之人。焉敢與東宮交手。乾隆道。今日咱君臣閒暇。偶然賭戲爲樂。尙非荒宴可比。試一爲之也。自無防。和坤不敢違旨。只得碰頭而起。這時嘉慶便略爲扎拽袍兒。拔步下階。乾隆帝高興。竟微微含笑。龍行虎步的來至廊下。和坤沒

奈何。立到場下手兒。正要一拱手。請嘉慶先打將來。忽覺頸兒梗上。錐也似的一刺。登時奇疼徹骨。這時嘉慶拳脚已到。百忙中。更沒空理會頸兒。只得忍了疼。即便交手。不想刹那之間。項後又似針扎的一般。來了兩下兒。說也古怪。只覺有個小虫兒。緣脊而下。鬧得和珅。皆牙裂嘴。疼汗如雨。真是啞子吃黃連。苦在心裏。不消說。三晃兩晃。被嘉慶一脚拌翻。吭哧聲仰跌於地。這一來。越法不妙。頓覺後脊上大痛一下。並且黏淫淫的。於是和珅伏俯稱罪。乾隆帝笑道。卿家究竟上了些年紀。比不得後生家了。這和珅無端失却明珠。如何不氣。退回私宅。解衣一摸後脊上。却有個寸許長的小火蝎子。業已壓扁咧。諸公聽到這裏。定有猜是聖天子百靈相助的。其實不然。因和珅這老奸。能詔能驕。他雖沒命的得恭維權寵的內監。却不去理會御前奔走的。小監。有時節。他大馬金刀的。坐在軍機處。偶遇小內監。他連屁股都不肯欠。

欠。因此小內監等甚是恨他。恰好和坤立處靠近宮槐。正有個小蝎子。從樹孔爬出一個小監。蹙去一拂。正拂在和坤額兒上。所以暗含着吃了個小小橫虧。且說和坤從輸却明珠後。便將嘉慶記在心裏。幸得乾隆英明。他還不敢暗進讒言。那知嘉慶也一般將他記在心頭。見他招權納賄。任意價顛倒朝政。將個嘉慶帝。只恨的牙痒痒。但是清朝家法。太子諸王等。都不許擅談朝政。嘉慶雖然性兒深沉。但見和坤日益無狀。不由在自己邸中。每每酒酣。便拍案道。和坤這厮。一顆狗頭。吾終當斫取之。又嘗在射圃習射。每對左右道。你們看那射標紅心。圓丟丟的。可像和坤的腦袋。你想和坤黨羽偵刺事的各處都有。不消說。嘉慶這番情形。早傳入他耳朵中。但他這當兒。正在倚仗得寵。也不以為意。一日嘉慶又復微服出遊。來至前門外一所戲園前。聽得裏面絲竹嘹亮。歌喉婉轉。便信步蹙入。檢一雅悄座兒坐定。剛要喚茶。只



見一個四十多歲的混混。（京師謂地痞曰混混。）廠披大衫，歪戴着帽子，  
趂來，不容分說，向嘉慶靠肩一坐。只一攸腿之間，早露出腿攬子的柄兒。（  
刺刀也。）更眈起兩支望刀眼睛，喊茶役道：「喂，快拿茶來。」老子看過中軸，還  
有事哩。那茶役趕忙陪笑道：「霍爺閒暇呀？今天的戲再好沒有？少時就是落  
馬湖的大軸子。」嘉慶不耐厭，便趁勢跼起道：「今天這戲熟厭的狠，方要移向  
他座，不想腳下一邁，恰好一個清瘦瘦的老頭兒，低頭趂來，兩下裏都沒理  
會。」嘉慶一脚正踏了老頭兒的青布新鞋子。嘉慶連忙道歉。那老頭兒也笑  
吟吟拱手道：「彼此彼此，沖撞沖撞。」一望嘉慶儀表，不由肅然起敬，便笑道：「老  
兄如沒找着座位，何妨到樓上同坐呢？」嘉慶細一端相那老頭兒，有五十多  
歲，氣宇藹然，衣冠儉朴，像個官途中人。但是眉稜間似蘊有抑鬱氣色。因笑  
道：「如此也好。此間本來太喧雜，說罷，合老兒廝趁舉步，却聽後面那混混冷

笑道。怕喧雜。就該自己家裏唱堂戲呀。那老頭兒聽了。不由向嘉慶一笑。兩人到得樓上。落坐敘談。嘉慶知那老兒姓顏名政敏。湖南人氏。是位某部的郎中。吐屬之間。十分蘊藉。正這當兒。只聽樓下一陣喧鬧。兩人向下一看。却是那混混。憑平的。又移到一處整齊座兒上。那茶役正打恭作揖的哀告道。您老無論如何。須讓開這座兒。你老在北京。創人大物的。有甚麼不明白呢。說着一豎大指道。咱今天要是惹了這主兒。明天就該唱拆樓記咧。那混混大跳道。放你媽的驢子屁。霍大爺平生就是不服硬。便是和坤來。都不打緊。你休要拿和坤的臭奴才來嚇俺。說着。兇睛一瞪。就要動手。嘉慶聽得和坤兩字。不由注意。正這當兒。只見衆人唵喇一閃。登時躡進一個五短身裁的人。油晃晃紫黑面孔。橫絲兒肉。齊嘴巴子。短髯如刷。衣服闊綽。後跟四五名橫眉溜眼的打手。便如鄭州廟謝虎闖酒樓一般。一團風似的搶到衆座。

客大驚。不由紛紛站起。登時你挈衣。我抓帽。就要捲堂大散。急得數名茶役。東攔西遮。沒口子嚷道。諸位消停。不礙事的。那位趁勢兒要拐座錢。可不夠朋友哇。呔。說你哩。（此句傳神之筆。）紛紜之間。又聽得茶役笑道。霍爺別見怪。怪不得你老。有個拄心骨兒。坐在這裏沒事人似的。原來您合王爺。都是自己哩。夥計。爽利點呀。快泡好茶。今天王爺一高興。賞你把金豆兒。就不用你婆子貼門子去咧。（謂倚門賣俏也。）一路詼諧。當即穩住衆人。嘉慶一看那五短身裁的人。竟合那混混。笑嘻嘻拉手抱腰。亂拱聳一陣。然後相與靠坐。便南聲北調的講起話來。這時戲台上。鑼鼓振天。觔斗滿地。全武行的落馬湖。正演到熱鬧處。那短身裁的人。皺眉道。這種戲。甚麼看頭。因喚道。來呀。卽有茶役。應聲而至。那人道。快叫戲班中。換一齣小上坟。須叫一陣風。合八稜日串演來。於是茶役噉應。向戲台上。喊下話去。說也奇怪。落馬湖登

時收場。接着便跳罷加官。手鑼一響。蘇笛兒吹起引場。上場門簾兒一啓。可不正是那縞衣如雪的喬秀英。於是滿園人相視以目。交頭結耳。許多眼光。也便向那短身裁的人注來。望得嘉慶甚是納罕。顏敏政却歎道。厮養橫行。一至於此。真是白日大都之下。魑魅鼓舞咧。嘉慶道。顏兄何故感慨。莫非識得此人麼。敏政道。俺起先原不認識這種人。近日却因俺新放外任。無意中得罪此人。竟致改放了別人。此人非同小可。便是和珅豪奴中五虎之一。姓王名鳳山。外號兒矮脚虎。他合鬻毛虎松百壽。真是氣燄薰天。無惡不作。和珅賣官鬻缺。都由他兩人兜攬經理。兩人狼狽爲奸。同了那三虎。橫行無忌。佔人田產。淫人妻女。也說不盡他許多兇惡。那鬻毛虎。更爲兇淫。家中設有地牢。並西洋機器春椅等項。搶來有姿色的婦女。便任意宣淫。那婦女倘若違拗。登時拷打煞。丟入地牢。嘉慶憤然道。奴才如此。其主可知。顏兄榮升那

裏爲何得罪此人呢。敏政歎道。俺應放貴州藩司。王鳳山遣人向俺索餽數萬金。方許放出。老兄請想。俺一個窮京官。漫說沒銀兩。便是有銀兩。這等沒行止的事。豈是咱讀書人所爲。因此俺一口回絕來人。不想王鳳山。真個手眼通神。只過得兩天。便已改放了別人咧。嘉慶本知在朝衆官。大半是和坤一黨。但見顏敏政詞氣之間。十分蘊藉。不由暗想道。此人倒是真正讀書人。不肯去依附權門。總算有脊骨。（爲下文敏政督川伏脉）正這當兒。恰好茶役前來換茶。又聽得樓下吆喝一陣。嘉慶望去。却是王鳳山合那混混把臂而出。看光景甚是親暱。敏政便問道。茶夥計。你可知混混是誰呀。他如何混在王鳳山一處呢。茶役吐舌道。那會子。可把俺嚇壞咧。俺只當他兩人定是一場打。不想那人識得個王鳳山。特來賣弄。抖標勁兒。你老人家在北京住。豈不曉得有個綽號賽專諸的混混麼。便是那個混混了。此人姓霍名德。

力舉千斤。原是屠夫出身。後來改習廚司。生平兇猛有膽。沒有他不敢作的事。因此五城混混們。都被他次第折降。却未免都恨他次骨。一日大家邀集了。各持刀棍。伏在要路口。想擺佈他。果然不多時。霍德裊裘而來。大家喊一聲。刀棍並舉。一擁齊上。霍德大笑道。老子今天若不夾生的嚼你們。你們也不曉得賽專諸的利害。說罷兩臂一分。便由刀棍叢中。直搶進去。恰好一個胖子。正喘吁吁揚刀待剝。早被霍德一脚踢翻。就勢兒奪刀在手。向胖子大腿上。哧一聲。便是一削。胖子怪叫之間。一片鮮肉。已被霍德嚼在口裏。於是衆人大驚。一齊拜倒。從此霍德在北京混混中。便坐了第一把交椅。但是他在殺打行中。雖有名兒。却不見合王鳳山等往來。因王鳳山手下。有的是打手。用不着他。如今王鳳山。忽的合他拉交兒。或者有特別用他處。也未可知。（微逗下文霍德行刺。真可謂特別用處。）你二位都是斯文人。不曉得他

們這等人怎的兇實。霍德這小子。只要掠順了他的毛兒。真是不忌生冷。便是昨皇楨的勾當。他也肯幹。褲腰帶上拴腦袋的岔兒。兇的緊哩。敏政聽了。付之一笑。當時合嘉慶款談數語。彼此別過。從此嘉慶越法深惡和坤。只得給他個鋒銜不露。待時而動。在邸之暇。却以角觝作娛樂之具。單挑選十來歲的俊壯孩子。各穿起錦衣繡襖。頭縮雙髻。打扮得玉娃娃似的。撲跌爲樂。換了一班。又一班。鬧的外邊紛紛議論。都說嘉慶狎比變童。嘉慶聞得。越法自喜。不想風氣所被。京師像姑們。登時大行其道。至今故老們講究起來。還說是北京跨像姑的風氣。是由於嘉慶作俑哩。無稽之談。也就不足深論了。如今且說和坤。自嘉慶登極以來。好不小心頭惱惱。過了個把月。見嘉慶依然待他優渥異常。狠拿他當個老臣元輔。凡有大政。必合他商議而行。和坤爲人。本來機警非常。就知嘉慶反面裏。大有文章。於是終日慄慄。越法的暗囑。

黨羽。窺探聖意。這時朝臣等。窺知聖意。都要爭先抓個乾脆。來打這將死的老虎。一來溜溜皇上的溝子。（俗謂逢迎曰溜溝子。）既得聖眷。二來趁勢沾個直臣名兒。將來載在史書上。是不會有虧吃得。於是你一本。我一本。都將和珅的罪惡贓款。一宗宗揭奏起來。嚇得個和珅。每日價起坐不安。茶飯無心。有時節。獨坐藏珠樓。對了許多的奇珍異寶。但見滿眼的璀璨陸離。畢竟沒一樣可以慰慰這顆心的。（言下點醒世人不少。欲求慰心。除天理外。無他物也。）正這當兒。却又消息傳來。有位朝臣。論列了和珅四十多款。和珅一想。四十款中。只要一款坐實。便不得了咧。俗語說得好。狗急跳牆。人急造反。於是和珅暗合王鳳山等。商議一番。但見鳳山道。事有湊巧。奴才有個肝胆朋友。名叫霍德。現方在御廚中當差。這件事。他去最妙。和珅大悅。便登時盛治筵席。大陳金帛。在祕室中。準備停當。由鳳山喚到霍德。和珅親自款



陪十分隆敬。鬧得個賽專諸承寵若驚。正在搔搔頭摸摸屁股的不知怎樣方好。只見和珅恭敬斟了一大杯酒。置在自己面前。忽的雙腿一軟。登時矮了半截兒。正是。

老奸今識批鱗險。

大事甯辭屈膝求。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乾清宮侍衛捉刺客 平仲祠雙俠問山樵

且說霍德。見和珅雙膝跪倒。不由大驚。連忙跪扶道。相爺這是怎的。可不折壞了小人。和珅這時。業已淚流滿面。便悄悄將自己懇求之意。一說。又道。霍壯士如允此事。此後和珅家業。當與壯士共之。箋箋金帛。不足言酬高誼哩。霍德猛聞和珅之謀。也是一驚。但是他兇性天成。又自恃身手勇力。因慨然披項道。俺既蒙相爺如此厚待。這一腔熱血。便賣給相爺吧。和珅大喜。這纔

挽起霍德。依舊入座。酒至半酣。先將所陳金帛。都給霍德。送到寓處。於是霍德。雄赳赳。踉蹌起辭。和珅道。且慢。古語說得好。紅粉贈於佳人。寶劍贈於烈士。今俺有寶刀一口。却正合壯士之用。說罷。命左右由藏珠樓上。取過一柄短刀。七寶鑲鞘。甚是精緻。霍德接來。噲。噲。噲。拔刀一看。但見一片寒光。湛湛如水。那刀只有一尺來長。鋒銛擘擘。不可正視。端的是口上好的苗刀。原來和珅當國。四方進獻。他須挑了上份兒。其餘的方入皇家。所以後來查抄和珅。狠有些奇珍異寶。爲內府所無。這把苗刀。便是一宗贓物了。當時霍德。藏了短刀。慨然起辭。和珅拉了他手兒。直送至府門外。方彼此一眦眼。霍德便揚長而去。且不題。和珅葫蘆裏賣甚藥。如今且說乾清宮外。有一個守門的侍衛。此人名叫元愷。係滿洲正黃旗人。便是當年響噹噹著名督撫。噶禮的後人。當時噶禮在兩江總督任上。因貪酷。被皇上拿問。賜死。所以他的後人。

貧乏不堪。喜得元愷。還能自立。這元愷。又生得十分異相。尖頭削頰。兩支大  
眼睛。賽如銅環。皮膚顏色。便如枯樹皮一般。有生以來。誰也沒見過他的笑  
容兒。無論行立坐。總要挺起腰板兒。他生得身量細而且長。遠望去森森聳  
聳。便如一株老松。並且秉性凝重。富有膂力。在乾清門值班時。無論祁寒暑  
雨。大風嚴雪。他都有一定坐位。寸步不移。因此同僚們。每背地裏笑說道。元  
大哥。就似個槓巴棍子。到像他家奶奶老怪物哩。原來噶禮之母。很是異性。  
他見噶禮貪酷無狀。甚不謂然。氣憤之餘。便勾起他的酒德。因此越氣越飲。  
越飲越氣。久而久之。只要三杯落肚。便大罵噶禮不止。及至噶禮被罪入獄  
之後。皇帝本沒決意賜噶禮之死。不想有一天。噶禮之母。進宮賀節。皇帝偶  
然問起他兒子。究竟爲人怎樣。你猜這老太婆。怎麼對答呀。古人說得好。其  
父攘羊。其子證之。這老太婆。竟鬧了個其子攘羊。其母證之。於是皇帝歎道。

其母都這般說。可見噶禮死有餘辜咧。於是噶禮竟正國典。當時京師有句俗語道。噶禮母不護犢。生也由汝。死也由汝。所以元惺同僚們如此說法。一日元惺又合同僚入衛。時當夏令。人家都是輕紗軟葛。元惺還是粗布單袍兒。石佛似坐在那裏。大家便笑道。喂。老元吶。你也該換換季咧。握出病來。不是頑的。一人笑道。你曉得甚麼。人家元大哥。是專鍊這套寒暑不侵的硬工夫哩。又一人笑道。你也別說。就看咱元大哥這副苟不言苟不笑的氣度。便像個大帥元的樣兒。將來一外放任。損死了。也是個提督鎮台。元惺聽了。通不理他們。於是大家隨意亂跋。七言八語。一個道。真他娘的喪氣。昨天俺到悟真道人處。算了一命。他說俺不出兩日。定見些血光之災。幸有紫薇武曲兩星。運照本命。還不礙事。平空的心裏添個大疙疸。還不算。又費了一兩頭的掛金。有這一兩頭。咱們下個羊肉館。多麼寫意呀。一個笑道。哈。三哥。就是

好吃牛羊肉。你提起羊肉館來。招得俺胸口間膩膩的。這會子左右沒事。咱們且到小羅子那裏。抄個便宜茶喝吧。你還不知道哩。近來小羅子供奉御畫之暇。畫得好春宮兒。那眉眼兒。開得就別提多妙相咧。內監們爭着買去玩。所以小羅子大得其利。咱去攪他下子。狠不爲過。衆人道。妙妙。反正咱這裏有位不動壇的老和尚。（指元惺）還怕誤了差事不成。說着一拍元惺肩頭。道。老元。你若口渴時。俺們給你端碗茶來。等下了值。咱們是廣德樓的請兒。你看如何呢。元惺一哼之間。衆人已嘻嘻哈哈。直奔如意館而去。原來這如意館。是供奉御畫之所。其中供事。都是寫生妙手。因清代皇帝都好遊心藝苑。特設此館。以娛宸衷。那館便在乾清門左邊。相距甚近。館長羅小峯。合這班侍衛們。甚是厮熟。所以大家又去起膩。這一來。不打緊。倒作成了元惺獨力救駕的功勞。居然可與漢朝忠臣金日磾名垂不朽咧。且說元

惺見衆人去後。依然的危坐愈恭。正當日長如年。困人天氣。薰風吹處。元惺稍爲疲倦起來。剛似乎兩眼一合。只覺耳邊有人促呼道。起。起。捉捉捉。元惺驚醒。唵嘯跳起。方舉目四望之間。便聽得如意館中。砰拍嘆味。一陣跌撞。接着有人亂叫亂罵。復有人極力大叫道。有刺客咧。這一聲。不打緊。元惺不遑他顧。先拔腰刀。叫聲苦。不知高低。百忙裏却是空鞘子。原來他入值時。經過鬧市。却被個不開眼的扒兒手。給偷去咧。當時元惺。急怔之間。便見一個兇神似的大漢。手挺短刀。業已火雜雜搶近宮門。這時門內小監等。都嚇得呆在那裏。說時遲。那時快。那大漢一個箭步。業已躡到門闕之下。於是元惺大呼。赤手撲去。先給他羝羊觸角。嘯味一頭。便撞向那漢後脊。那漢冷不妨。向前一撲。右手中那把短刀。正戳入門框木縫中。唵嘹一聲。一下子夾牢。急忙力拔之間。背後元惺。早已雙張鐵臂。攔腰便抱。那漢趕忙一閃。手已離刀也。

只得赤手應敵。那知元愷聳躍本領。雖差些兒。却有力如虎。兩人這一手搏。真個是拳脚如兩死。搥蠻打三晃。兩晃那漢一拳搵來。却被元愷接住手腕。兩人趁勢一撕扭。業已攪作一團。吭味聲一齊跌倒。元愷力大。方要翻上身子。來個騎虎勢。力扼敵項。只聽身旁大叫道。唔呀。好混賬王八羔子。真個要造反咧。聲絕處。一棍飛到。正砑在那大漢脚骨上。他更不客氣。老實實抽回大棍。又是一連幾搗。這纔搗的大漢。頽然仆地。元愷就勢幾拳。只打得那大漢口鼻流血。便忙忙細縛定。一看那耍大棍的。却是羅小峯。兩人未及交語。衆侍衛遂卽趕到。元愷一眼便望見那個哈侍衛。偏額上一處刀傷。長血直流。原來哈侍御等。方到如意館。恰值那大漢提刀闖入。張皇四顧。道。乾清宮在那裏呀。大家見他持刀。更搭着神色有異。哈侍衛喊一聲。當頭便捉。那漢刀光起處。刺傷哈侍衛。急忙跑出。那羅小峯情極之下。便拾了根頂門木棍。

隨後趕來。恰是元愷摔倒那大漢的當兒。當時大家捉住那漢。反倒相顧失色。情知這檔子事。關係行刺。非同小可。正沒作理會處。只見哈侍衛細看那大漢。失驚道。噫。你不是御廚中廚夫霍德麼。你竟敢作此逆事。這其間定有緣故。霍德冷笑道。甚麼緣故。你是甚麼東西。配來問俺麼。老子有話。自有講處哩。這一鬧。不打緊。登時滿朝大擾。早有該管的人。先將霍德帶交刑部。當卽有當值大臣。奏聞嘉慶。於是廚夫霍德行刺宮闈一段事。頃刻間闕動京師。大家聽了。紛紛議論。那機警官員們。早猜到是和珅的逆謀。但這般血海關係的勾當。誰敢去多嘴呀。只驚的個和珅。魂飛魄散。百忙中一切不顧。先弄了點鶴頂紅。藏在身上。準備着事兒一發作。立刻吞入肚。終日在府中。咳聲歎氣。起坐不安。衆姬妾等。見相爺不歡喜。只得盡力子濃粧艷抹。爭妍取媚。那知這老奸。對酒增愁。看花轉悶。只每日獨坐藏珠樓中。書空咄咄。過得



兩天。却聞得刑部中。將霍德以瘋人定案。牽赴菜市口。吃了一刀。和珅這纔強打精神。放下心來。每逢進見。却也窺覘不出皇上意旨。這時川楚陝白教之亂。正鬧得十分起勁。於是和珅。便想起擁兵自重之策。請自出督師。以平教亂。嘉慶笑道。卿是兩朝元輔。國家重臣。調燮陰陽。以臻郅治之隆。方見卿家的相業。掃平小醜。自有一將之任。何足勞卿家呢。和珅聽了。只得閉了佞口。從此嘉慶時時召見他。或談論治道。或從容賜宴。更兼溫諭頻頒。賜予稠疊。鬧得個和珅。竟自模模糊糊。也不知是福是禍。這日正在深思自歎。對鏡徘徊。在大廳廊檐下。踱來踱去。只聽噠噠。草鞋聲動。和珅望去。却是個山野道人。竹笠棕拂。飄然而至。仔細一看。不由驚喜趨下。把臂道。汪道友你從那裏來呀。數十年中。俺竟沒尋着你哩。那道人笑道。相公不須尋俺。時會一到。俺自來尋你哩。相公可還記得四十年前。咱在城南劉相公廟。雪夜煨芋。

抵足深談。俺一番期許相公的話麼。現宰官身。正好度人。何況相公握衡平之樞。居造福之位。一念之善。四海蒙庥。陰鷲善果。何等廣大。可惜相公富貴薰心。大造其孽。貪一瞬之榮華。隨歷劫之業報。眼睜睜鐘殘漏歇。你還尋俺作甚。便是佛也救不得了。說罷。舉拂一揮。聲如霹靂。那和珅目定口呆。形神並喪之間。只見那道人衣裾飄拂。竟自冉冉蜚出。原來和珅少年時。家貧讀書。膏火無貲。每夜晚便在劉相廟神燈下。呷晤半夜。其時廟中老道。便是這一個汪道人。神殿中一個念書。一個在蒲團打座。一夜大雪。兩人向火煨芋。火光照處。顯得和珅滿面紅光。汪道人歎道。和君。你不可自視菲薄。據你骨相。將來怕不位極人臣。却須好自爲之。勿墮惡業。今夜之話。君須記取。俺不久也便雲遊他處。此後相見。但勿忘雪夜煨芋一番話便了。和珅聽了。也沒在意。及至他居權得勢。不由暗怪汪道人是個異人。便連年遣人物色汪道。通

沒影兒。和珅得意之下。想起少年貧苦。便派人重修劉相公廟。以作紀念。不想今天。汪道人忽然自至。且說和珅良久神定。連忙傳問僕人。可見汪道人進府。大家都稱不知。和珅細想方纔見那汪道人。依然是四十年前的容貌。不由爽然自失。再思及他隱躍一番話。又非佳兆。慨歎一番。還癡心想那汪道。或便在劉相公廟。也未可知。於是屏去騶從。只帶一小童兒。逕向劉相公廟。一問廟中道衆。也都沒見汪道。和珅感慨之下。循覽庭除。只見一處處。都是自己少年時脚蹤所踏。那一痕淡日。斜照苔階。還是四十年前一片景色。

（寫蒼涼幽細）逡巡間。逕至西廊下。却見壁上用瓦鋒劃題一詩道。

相業那堪問。亂邦恨有餘。練飛三尺白。到此意何如。

那詩字兒。歪歪斜斜。後綴水王兩字。和珅看罷。不由毛骨悚然。情知水王暗合汪字。細味那詩。鬧得一肚皮不自在。當日回府。只覺得無精打彩。便獨宿

在花園精室中。攝養精神。夜午風起。吹得滿園中寥寥蕭蕭。老鴉悲鳴。又仿佛有人窸窣走動。喟然長歎。及至此間。通沒人答腔。一衰氣已至。因應爾爾。鬧得和坤。通夜也沒睡安生。次日晨起。方在梳洗。忽聖旨急宣入朝。就在乾清宮便殿中。垂詢政要。和坤奉旨。不敢慢怠。便登時趨入內室。穿戴上朝的衣帽。他素日排場。凡上朝衣冠。都歸一個寵姬伺候。照例的衣冠都畢。對鏡望望容止。當時和坤。整冠已畢。那寵姬便俏搖春風的繞到和坤背後。去舒袍摺兒。無意中。向前面鏡中一望。不由呵呀一聲。和坤急忙回望。只見那寵姬。花容失色。却抿着髻角兒。皺眉道。俺清晨起來。貪涼爽。花下梳頭。想是冒了風氣。方纔脇下作疼。所以失聲。和坤聽了。也沒在意。便匆匆入朝而去。這裏寵姬。怔了一會子。便向同伴們。悄悄數語。衆人驚道。你這死妮子。快別拿神見鬼咧。相爺好端端的入朝。你說這樣不吉利話。相爺知得了。還了得。

麼。大家一陣七言八語。嚇得那寵姬。再也不敢哼一聲。不想便是這日旁午。欽派查抄和坤的人員。業已率領許多人役。一擁到來。當時見人就拿。見物就封。那一番熱鬧情形。便如石頭記中北靖王查抄甯國府一般。也就不必細述一切咧。原來和坤。在乾清宮便殿。奏對之間。嘉慶忽的天顏震怒。道。和坤。你多年誤國。罪難擢髮。今日可知罪麼。和坤大驚。趕忙免冠碰頭。連稱死罪。正這當兒。只見由壁衣中。轉出四名角觥小童。不容分說。早將和坤拿下。便登時交付刑部。勘問罪狀。一面價派員查抄。當時所抄得的贓物。真個駭人聽聞。據說不亞如明朝嚴嵩的贓物。不消說是珠用斗量。金如山集。惟有那串真珠朝珠。便是嘉慶皇帝。都沒開過這種眼。於是嘉慶震怒。先下詔宣布和坤一切罪狀。然後旨下賜白。誅却和坤。果應了汪道人練飛三尺白的讖語。後來那寵姬。流落民間。嫁了個秀才相公。他曾向人說道。和坤最後入

朝的時光。俺從鏡中。却見他項拖白練哩。那秀才喜聞故事。茶餘酒後。便詢問和珅府中。許多軼事。寵姬道。和珅淫侈之狀。不可盡述。他所居室中。從不點燈燭。却有一顆夜光珠。懸在帳額。滿室通明。更無烟火氣。又有塊溫璞。重可數十斤。置在座隅。便盎然生暖。避暑時光。有碧色鮫綃之帳。水精魚藻之榻。龍鬚之拂。冰蠶之幌。最奇的還有一具仙音枕。其質空明。非金非石。枕之則百樂競奏。惟心所念。至於他淫樂之法。更爲奇特。有四脚貂褲。合歡機。更有暖室鏡壁。爲冬月裸逐之需。至於服用飲食。其精美奢侈。更不必說。便是尋常一味。都有專精其藝的伺候。不瞞你說。俺便是伺候小炒肉一味的。這句話。不打緊。秀才登時饞涎拖下老長。原來這秀才平生好吃口兒。當時秀才躍然道。妙妙。你會小炒肉。快顯顯手段。給俺嘗嘗。寵姬笑道。甯可了不得。難道你不想過了麼。你一年到晚。喊破嗓子的教書。巧咧。許夠一味小炒肉。

的錢。(絕倒)秀才道。怎麼呢。寵姬笑道。我勸你壓壓饞虫吧。這小炒肉。須一支整豬。只項脊之間。三寸長的一條肉。方能合用。你一買肉。都是論兩。如何作的成小炒肉呢。秀才聽了。不由嗒然。只好囁的聲嚙口唾完事。那知事有湊巧。過了兩天。秀才居然命人抬了一口肥豬來。原來這年。恰該秀才值社。有一頭荐神的豬。該由他宰割來。分給社衆。當時寵姬一見那豬。便笑道。可惜是口死豬。作出小炒肉。味亦大減。俺在和相府。都用活豬。割取一條肉。哩。說罷。真個由豬項脊間。割了肉。便赴廚下。這裏秀才好不高興。便在房中溫酒。專等嘗小炒肉。裝一霎兒的和相爺。(此語含着無限的傷心。但看今之中等軍閥。都恨不得趁機會裝一霎兒的大將軍。此興彼仆。循環不已。此世亂所以沒底止也。)須臾。寵姬端得小炒肉來。只那漂亮顏色。馨香氣味。早已將秀才饞得喉急不堪。寵姬道。你且自飲。俺還須到廚下料理。於是暫

入廚房。摒擋一切不移時。盪入房中。只見秀才。整個兒的爬在椅下。寵姬失驚。扶起他一看。原來因小炒肉味美的過分。急吞狼曠之餘。竟將舌頭也吞捲了半段。（絕倒）從此里巷傳笑。落了個話柄兒。說人要吃肉。先須用線拴住舌頭。就這節笑話看來。那和珅窮奢極慾。如此焉有不敗之理呢。以上便是嘉慶皇帝。用角觚小兒拿辦和珅一段軼事。以此之故。那川楚陝三省教亂。因朝廷沒暇專意征勦。也便日益披猖。只三四年間。三省裏督撫屢易。又命鄰省出兵協勦。無奈當時官吏。泄沓成風。武備墮弛。更沒人能爲朝廷分憂。只苦了遭劫的百姓。只有陝西高天德。匪衆稍爲好些。攻陷城邑。嚴禁殺戮。如川鄂教匪。兇鋒所至。簡直的一言難盡。作書的一張嘴。難說兩家話。因演述教亂之原。只得將本書主人翁楊遇春。暫爲擱置。今却須轉筆來接述咧。且說楊遇春一班人。隨額經略平定苗疆。在長沙小駐。隨即啓節北上。



真是鞭敲金鐙響。人唱凱歌回。一路上旌旗縈轉。大軍所過。秋毫無犯。百姓們夾道縱觀。無不稱歎。只有楊遇春。偶然想起冷田祿。還未免時時太息。逢春却愁頭。傻腦終日樂得裂開大嘴。倩霞是孩子腔兒。只要大軍一駐。他定要各處去遊覽。一山一水。一古迹。一名勝。琳宮也罷。梵宇也罷。他必要逛個盡興。別人鞍馬勞頓。都要歇歇兒。惟有于益。偏有這份閒心兒。倩霞每去逛。再沒有不拖着于益的。因于益素性蕭散。便是從軍立功。也都是遊戲的意見。大家看慣。也便不理會了。一日軍駐一處。地名回馬坡。那所在。旁山近水。風景清幽。北望一峯。嶙峋拔起。上面青鬱鬱樹木中。隱露紅牆一角。倩霞合于益。暫近山跌。只聽清磬一聲。冷然飄忽。于益喜道。俺這會子。耳朵纔快活咧。這些日被軍中鼓角。吵得人昏頭搭腦。咱快去逛逛。正要拔步去間。恰好一個山樵。由樹林影裏。負薪暫出。隨口作歌道。

蓋世勳名只等閒。青驪隱迹去悠然。白雲自足留君住。何必青城

始得仙。

那樵夫一面唱。一面趲近山趾。倩霞便道。喂樵大哥。此山何名。上面可有好  
逛的所在麼。樵夫道。好教姑娘得知。此名平仲峯。山清水秀。上面還有平仲  
祠。地勢幽雅。且是好逛的緊哩。你這位姑娘。要去逛。左近山家。有的是山兜  
子。俺與你僱一乘如何呢。倩霞笑道。不須勞駕。于益道。樵老兄。你還會唱詩。  
怎不讀書考秀才去呢。樵夫道。慚愧慚愧。俺如何會唱詩。這首詩。却是平仲  
祠壁上的。也不知是那個文墨過客所題。俺天天去給祠中老道送柴。日子  
久咧。那老道便將壁上字。都教給俺。俺念着曲兒似的。所以胡亂唱。那祠  
壁下。還有一統大碑。字兒密雜雜。俺可沒法認他咧。說罷。將柴担一換肩。徐  
徐自去。這裏于益合倩霞。也便信步登山。一路價穿林撥草。轉過許多窄境。

那地勢越法幽秀。雜花山鳥。點綴山光。細泉穿莎。琤琤悅耳。倩霞一路踊躍。如何肯安身。見了野花。便揪來插髻。須臾紛紅爛碧。堆得頭上。花姐姐一般。又插了兩手花兒。却憨笑道。可惜這些不知名的好花兒。不能叫俺若芬姑看看。他多讀書籍。定然識得的。（不知名的好花兒。霞姑此語。看低多少假名士。因惟不知名。乃可稱好花也。）說罷。隨手一搓。將花兒揉了一地。（憨態如畫。）于益這時。高瞻遠矚。忽遠指道。霞姑。你看那是甚麼。正是。

世念淡時看物化。道心生處見天機。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獻逆俘將士論功 歸故里兄弟聯騎

且說倩霞。隨于益指處望去。却是遠峯間一股雲氣。蒼莽莽的倏忽變化。因笑道。您難道沒見過雲氣。便是俺在滕家莊後湖中頑耍。那清晨日落。水氣

涵虛也。也就似這雲氣哩。于益忽笑道。霞姑你在那樣好頑所在。豈不受用。爲甚跑來大營耍子呢。倩霞聽了。竟猛然對答不來。只得乾笑道。您可說罷。俺也不曉得是怎麼檔子事。那麼你老人家。生在山水之鄉。又有田園之業。不愁吃不少穿。爲何也跑了來呢。于益大笑道。你可說罷。俺也不曉得是怎麼檔子事。（複句得神）倩霞聽了。只是憨笑。却不由登時凝然傾想。兩人一時間。反倒沒話。但趁着山風肅肅。盤桓而上。那倩霞衣裾飄動。儼若御風。于益從後面自言自語的道。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梭。須臾蹇過一條小小溪橋。松杉夾路。直接祠前。兩人蹇近祠。方在瞻望祠額。只聽汪的一聲。躡出支大花狗。倩霞略閃之間。只見一個破衣老道。徐徐蹇來。兩支眼精精灼灼。形如野鹿。却笑面佛一般。直檨檨站在門前。也不曉得作個禮兒。于益道。有擾道長。請問這平仲祠。是怎的個古迹兒呢。那老道呷牙一笑。只用手向內指。

原來却是個啞子。倩霞也不理他。便合于益。逡巡蹓入。只見祠內松蔭森森。階草芊芊。倒也十分幽靜。正殿三楹。額題英風高韻四字。東壁下果有一統大碑。兩人廝趁入殿。只見那神像。塑得來甚是別致。是一位紫髯將軍。全身甲冑。佩劍橫刀。英氣如生。跨一騎大青驃。作飛駛之狀。那將軍攬轡回望。紫髯飄動。仿佛太息的樣兒。倩霞正在手掠鬢角。愁愁呆望。只見于益在東壁下去看那碑文。忽的鼓掌大笑道。好一個蓋世功名。只等閒哪。（道念深矣。）倩霞忙湊去。一讀那碑。却是南宋名將姚平仲的一段小傳。那神像便是平仲戰敗。騎驃入青城山修道的一段故事。故老相傳。平仲由此處棄兵入道。所以特建此祠。以存古迹。當時倩霞笑道。我當是甚麼古迹兒哩。原來是姚平仲一段事。這姚平仲也是個冷性人。熱鬧鬧的領兵帶將。真難爲他便放下一切。便當老道去。于益越法大笑道。妙妙。好一個蓋世功名。只等閒哪。

正說着。只聽山下大營中。暮角悠揚。倩霞一望天色道。時已不早。咱也該轉去咧。于益信口道。轉去就轉去。俺看轉去是轉去。不轉去也是轉去。（言下大悟。）倩霞聽了。不由微怔道。您說的是甚麼。于益道。轉去就轉去。（妙妙。）倩霞正在摸頭不着。恰好那野道人蹶來。于益大笑着。一把拖牢他道。你看是轉去好。不轉去好呢。（筆亦愈轉愈妙。行文至此。一片化機矣。道人聽了。掙脫身荷荷兩聲。撒脚便跑。這裏于益也便手舞足蹈。一氣兒疾趨下山。倒累得倩霞碎步如風。便如流星趕月似的。直跟到山脚下。于益方纔駐步。稍復故態。鬧得個倩霞小眼兒。只是滴溜溜的轉。于益道。真個時光不早咧。今夜五更頭。就須起營。爲時無多。俺倒底是轉去。不轉去呢。倩霞微嗔道。您今天好端端的。爲甚說起話來。沒頭沒腦。咱這不是轉回去麼。于益正色道。對呀。俺看你也該轉回去哩。倩霞聽了。賭氣子不去理他。只咕嘟着小嘴兒。

低頭走路。須臾將近營門。恰好逢春。奉令去放夜哨。興匆匆從營內。暫出于益道。喂楊老弟。你叫俺轉去不呢。說罷。望着營門大旗。只管點頭。逢春道。于兄纔轉來麼。逛得甚麼古迹兒。少時俺回頭。再快快耳朵罷。於是匆匆價各自分頭。當晚倩霞。在自己帳中。正在納罕于益那會子一番情形。只見于益躬身。暫入道。霞姑。俺這可要轉去咧。倩霞一望他。業已換了尋常衣服。用佩刀。搨着小包裹。仿佛要上路的模樣。不由驚問。所以于益道。俺本無意功名。如今跟人家僕僕北上。倒冤苦了這兩條腿子。俺從此便要轉回家去咧。俺已留書在帳。辭別經略。並時齋等。要先走一步兒咧。霞姑你若到京頑頑。還可以的。咱們再見罷。倩霞大怔之間。于益已轉身而出一。聳身形。早已瞥然不見。倩霞驚定。連忙去告知遇春。遇春大駭。急同倩霞。出營四望。那裏還有于益的影兒。便奔到于益帳中一看。果有兩封書札。置在案頭。一是辭別經

略。一是留別遇春等。大概都是無意功名的話頭。遇春合倩霞正在爽然若失。逢春合滕芳也便聞信跑來。逢春噪道。于兄本是俺拖他來的。他這一壺子。未免燼的太熱點。等俺趕回家去。拖他轉來。倩霞聽了。便一述于益遊平仲祠的光景。遇春嘆道。于老弟性情恬淡。俺是知得的。如今且由他去。便稟知經略吧。當時經略聞稟。深爲歎異。從此滿軍中詫爲異人。惟有倩霞經于益這番激觸。不由暗想道。像于益從軍平苗。頗立功名。他一個男人家。還不欲功名羈身。像俺葉倩霞。因逞一時意氣。要顯能爲。也在大軍中混了一場。如今苗疆底定。俺總算叫了響兒咧。如今經略凱旋。一到北京。無非慶功受賞。俺若再混在裏面。轉象蛇足一般。仔細想來。不如便回滕家莊。挽挽俺瘋妮子三字名頭。倒也罷了。主意既定。便登時照貓畫虎。也如于益一般。作書留別經略等。趁五更時分。悄然出營。竟自施展開飛行術。直奔滕家莊。這且



慢表。且說經略大軍。平明起行。百忙中。又不見了葉倩霞。在他帳中。檢出他留別之書。大家看了。無不嘖嘖稱歎。滕芳當時。也要追倩霞。同回滕家莊。逢春噪道。既如此。咱們大家散火。難道北京皇帝。便是大老虎。張開大嘴。專等喫人。嚇得你們。都要溜之大吉。（絕倒。俗語云。伴君如伴虎。纏縛於功名之苦處。又被逢春一口叫出也。）虧得遇春。合楊芳再三相勸。滕芳方纔隨行。當時經略。得見倩霞留書。只連歎道。奇女子。奇女子。但看他這般來去無端。便是古之劍俠。也不過如此哩。不幾日。行抵北京。皇帝派人。在長辛店。行郊勞之禮。並駕幸正陽門。受獻俘之禮。那一番風光威儀。好不熱鬧嚴整。道上觀者。真個是人山人海。一見那軍容之肅。士馬精妍。並楊遇春等。英風凜凜。無不額手稱慶。須臾兵衛夾道。劍戟如林。擁定三輛囚軍。轎過頭一輛。是吳半生。縛得秋鷄子似的。在車中垂頭搭腦。一言不發。第二輛是石柳鄧。這時

節蓬頭跣足。赭衣遍體。柳鄧身格魁梧。縛坐車子內。還有半人來高。兩膀上虬筋如梗。怒眉橫眉。只那兇睛瞬處。嚇的觀者都掩面不迭。不由悄悄議論道。好兇苗子。只這胎貌。便嚇的煞人。錯非額經略。真還制不住他哩。俺想那苗婆兒石姑姑。不定怎樣醜八怪似的。不然會那麼潑辣作怪。正說之間。又一隊兵衛擁來。大家一望囚車中人。登時千態並作。也有搔首的。也有點頭的。也有咂得嘴兒怪響的。也有微微歎息的。其中一個老先生。撐起大眼鏡。一撇鬍子。儘力子一躁脚道。唔呀。古書籍實在不欺人的。古稱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俺活了這大年紀。今天却見了人妖咧。語聲絕處。身旁一個小媳婦子。儘力子將那老先生一揀道。依我看。你這老怪物。就是人妖哩。衆人有曉得他兩人底細的。不由都掩口而笑。原來那小媳婦。是個私門頭。便被那老先生包占着。當時衆人紛紜之間。石姑姑囚車業已徐

雷而過。這時石姑姑還依然苗錦奇麗。蠻髻玲瓏。俊目四瞟。只有微微嬌吁。忽的格格磔磔。說了幾句苗語。便如嬌鳥啼春一般。聽的衆人都恍然神動。直至囚車過盡。居然還有伸頸遠望的。便相與亂噪道。古稱蒙面以斬。姐已將來出決石姑姑。怕不要劊子手的好看麼。不提這裏市人亂噪。且說當日額經略。覲見天顏。便口奏平苗情形。並略奏楊遇春。楊芳等。各人的功績。皇帝大悅。溫慰有加。便令所司。按功叙官。自經略以至士卒。都各升擢賞賚。有差。這一番凱旋盛況。簡直的震動朝野。不多幾日。朝命下。額勒登保。進封伯爵。長齡。德楞太。按秩加級。楊遇春。功最多。超擢京營副將。楊芳。擢升參將之職。楊逢春。滕芳。滕蒼。都爲都司。武鳴鳳。死於王事。忠勇可嘉。特加封副將銜。並賜卹金。于益。不欲爲官。宜遂其志。著合葉倩霞。並賜綵帛。以旌其功。此旨一下。大家好不高興。額府內。真個是羣英濟濟。那馬寬依然健在。合遇春相。

晤之下。只喜得摩挲老眼道。時齋努力。這不過是你發軔之始。咱那柄金錯刀。兆頭兒好得緊哩。（回映首卷。如魯公一筆書也。）說罷哈哈大笑。從此額府諸將。連日價吃酒慶賀。惟有遇春。偶想起武鳴鳳冷田祿來。心下還有些啾啾。這其間只快活了個逢春。終日價笑面虎似的。一日大家飲酒。談起行止。你說向那裏赴任。我說向這裏爲官。大家正在興高彩烈。只見逢春悄沒聲的。將酒杯攔下。仰起臉兒道。你們這般鳥聲噪。難道要散掉不成。說罷眼圈兒一紅。大嘴一撇。衆人笑道。那是自然要散咧。屬耍猴的。沒的猴弄。不散等甚麼呢。世上沒有百年不散的筵席。楊兄趁大家還聚會着。且吃一杯吧。逢春聽了。抬起捨哥兒似的兩支眼。望望這個。瞅瞅那個。儘力子一擠眼。雙淚忽落。這膝芳好不促狹。便愀然長歎道。咳。從此咱們東一個。西一個。風流雲散。各人幹事業。各人有運命。況且世事無常。國家多故。咱大家既受皇

恩。又都是武將加鋒。俗語說得好。瓦礫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咱這當兒。齊齊整整。飲酒作樂。知道那一會兒效命疆場呢。呵呀。楊老弟呀。嘉會不常。盛筵難再。俺勸你多喝一盅吧。衆人一望。滕芳促狹神色。正在暗笑得肚疼。只見逢春。一面聽。一面已經哭得抽抽達達。滕芳繃起面孔。又歎道。咱不久。熱刺刺的一散。總還是生離。俺如今想起死別的滋味。咱那個活跳跳的武大哥。（鳴鳳）而今安在呢。一語方盡。只見逢春。大嘴一裂。哇的聲放聲大哭。大家見狀。不由圍堂大笑。滕芳却鼓着腮幫子。沒事人似的。於是楊芳笑顧滕芳道。你這人。真促狹。如何單叫楊老弟不歡喜呢。依我看。楊老弟就該樂不夠。纔是你想不多幾日。你合時齋哥兒兩個。定要乞假省親。那時節。衣錦還鄉。登堂拜母。這是一樂咧。不久的完婚授室。洞房花燭。這又是一樂咧。刻下苗亂雖平。但道路傳聞。白教日盛。各處裏。狠不安靜。倘一旦朝廷

用兵。咱們這班人。焉知不又聚在一處呢。那時節。風雲際會。上馬擊賊。取金印。如斗大懸肘後。這個樂兒。越法的大的多咧。區區目前聚散。何必傷心呢。說罷哈哈大笑。偷瞟逢春。格瞪聲止住哭。只雙眉一展之間。早嘆哧聲笑咧。滕芳冷然道。楊芳兄真有你的。俺剛放下線。你就勢便提起來咧。於是逢春大悟。指着滕楊兩個道。可惡可惡。你兩個一般是促狹鬼。却來耍弄俺老逢。衆人聽了。越法大笑。遇春道。樂不可極。咱這般喧譁。恐經略得知。大不穩便哩。當時大家盡歡而散。不多幾日。吳牛生等都已正法。滕芳兄弟。因遇春不日請假省親。大料着。不人必要迎娶若芬。便忙忙先自回家。準備一切。楊芳自赴陝西。西安參將之任。惟有逢春。雖已放出某處都司。他却不欲赴官。便同遇春。請假歸省。當時大家行蹤既定。便連日價置酒高會。又在陶然亭。置備酒筵。野遊歡聚。這當兒正在秋初。雲物蕭疎。大家方在把酒憑欄。欣賞野

趣。只見一隊隊男女。各捧香楮。迤邐而過。問起酒家。方知近來那個西山活佛。越法的符水惑衆。並且畿輔間。黨徒頗多。細問起來。便是刻下流行的一種白教。遇春歎道。現時此種邪教。盛行於川鄂陝西一帶。地方大吏。都不聞問。真正可慮的緊哩。逢春笑道。咱不必慮他。可是楊芳兄說的話咧。朝廷一旦用兵。咱這班人又聚在一處咧。（爲下文平教亂伏筆）大家聽了。都爲一笑。過得數日。大家拜別額經略。各奔前程。且慢表楊芳赴任。滕氏兄弟。卽返鄉園。且說遇春兄弟。聯轡登程。便命張起。另備兩騎馬。一馱行裝。一備張起代步。只走了一日。張起業已不耐煩。便索性用兩騎。分馱行裝。自己徒步。遇春問其所以。張起道。好教主人得知。小人這兩支腿子。若閒在一旁。便要生病。遇春一笑。也便由他。那知張起。一路上橫衝亂撞。又檢了許多石子。隨手打鳥兒。一到旅店。倒頭便睡。睡醒了。只知吃酒。有時節想起他死鬼爹來。

還要大哭一場。逢春氣將起來。便要攆掉他。遇春道。此人頗有至性。你不聽得額經略的議論麼。天下人沒有廢材。只要用得其當哩。於是一路行去。這當兒兄弟歸程。款款情話。日則並轡。夜則聯床。講一番武功戰略。擬一番家園風光。真個是笑口常開。歸心似箭。比當時赴京求名。旅途寂寞。大不相同了。那逢春又談起自己赴經略大營時。道途所經。許多險阻。真是欣感交集。這日薄暮時分。宿在一處村店。那張起吃得醉醺醺。睡醒一覺。業已二更來天。他偶然內急。便摸索到後院牆根下去大便。偏巧乾燥得緊。正在吭哧吭哧。起勁的當兒。忽的微風送響。也有一陣吭哧滑嗟之聲。鑽入耳朵。張起就月色抬頭四望。原來緊靠牆左邊。便是店家兩口兒的住室。燈光射牕。那聲音就從室內發出。張起暗怒道。好哇。俺這裏疴泡屎。打甚緊。難道便污穢了你的院子。就這樣來形容俺。想罷。屎也沒疴完。跳起來趨近牕下。就牕縫向



內一覘。不容分說。蹙一脚。踹開房門。大呼搶進。只驚得店家兩口兒。一齊怪叫。赤條條跌翻在地。那店婆兒。急想抓衣來穿。方一伸手。去取榻腳上的褲兒。那知店家冷不妨。手掩肚下。向上猛一起。正撞着店婆兒的鼻頭。登時長血直流。這時張起。竟怒吼吼。拖着店家的腿子。從新摔倒。亂噪道。你這廝男合女鬥。已經不像模樣。你還要赤條精光的壓煞人家。你不服氣。咱兩個便比試比試。（絕倒）說罷。就要虎勢撲上。只嚇的店婆兒。白羊似的鑽入裏間。正這當兒。只聽聽外有人喝道。張起不得無禮。張起聽得是遇春的聲音。拋掉店家。直檝檝跑出。便述自己方纔所見。遇春笑喝道。不許胡說。快去給馬匹添夜料要緊。說罷。方要轉步。忽聞一陣讀書之聲。順風吹來。清韻鏗鏘。十分悠揚。遇春久困鞍馬。忽聞書聲。不由心曠神怡。仔細一聽。便在店跨院竹樹深處。方要趁步去仔細竊聽。只聽店婆兩口兒。却格格蹦蹦。扮起嘴來。

正是。

瑣語偏能傳異士。

訂交從此會風雲。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訪書聲異人談數學 拜慈幃樂事敘天倫

且說遇春正想去竊聽書聲。只聽店婆兒又笑又唾道。真他娘的喪氣。天下就有這般的大傻瓜。難道他魍魎似的大漢子。就人事不懂麼。也逢着你這饑貨兒。不等客人們安歇。悄悄靜。就沒人樣。如今吃那傻瓜張揚的一街兩巷。甚麼意思呢。店家道。喏。誰家烟筒不冒烟。哪。這狠不算回事。倒是那林先生。真有點鬼八卦兒。怪不得你今天到跨院中汲水。他說你氣色猥瑣。須小心磕碰。如今你真個磕破鼻頭。難道咱倆那檔子事。也是他數學本上注定的麼。 (俗語云。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何況那檔子事呢。一笑) 店婆唾道。別胡

說咧。說着撲一口吹滅燈。招得遇春。暗暗好笑。却因他們說甚麼林先生。大約就是這讀書之人。此時月色如畫。照得那跨院。一帶粉牆上。竹樹影兒。淩亂如畫。遇春信步。趲向跨院角門前。側耳一聽。却是讀得左傳城濮之戰一段書。左氏叙戰文章。本再好沒有。又搭着讀韻悠揚。精神百倍。真有千軍萬馬。轍亂旗靡。恍在目前的光景。遇春生平。就好讀左氏之書。當時引手推門。徐步而入。只見小小院落。十分幽雅。向南一帶紙牕竹屋。階下盆花石几。位置楚楚。都涵浸在月光中。掩映作態。室中人朗誦正酣。遇春伏牕望去。只見那讀書人。有三十來歲。生得白皙清癯。神韻孤迥。禿着頭兒。却披一件寬博長袍。正在兩指拈卷。涵詠神味。北牆上。却掛着一柄長劍。牆下窄几上。還堆着幾卷素書。並棋奩酒榼。當時遇春。乍覘高致。不由神往。便拱立半晌。然後慢慢推門。趲進。長揖道。足下高致。幸恕冒昧。小可因夜讀高韻。便欲識荆。敢

請姓氏。那人連忙站起。還禮之間。熟視遇春。却笑道。尊客原來是楊時齋將軍。幸會幸會。遇春愕然道。足下如何識得小可呢。那人大笑道。將軍平苗偉略。那個不知所過之處。人都要看煞東坡。俺雖僻處蝸廬也早識雲儀哩。說罷。趨就下座。重施賓主之禮。遇春落坐。甚是愕然。略談數語。便叩姓氏。那人道。俺姓林。名樾。閩南人氏。縱遊四方。亦無定業。幸生平頗諳數學。星卜等事。便挾薄技。流轉江湖。不過爲讀書學道之資罷了。遇春聽了。越覺此人語氣不凡。不由歎道。今覘先生高致。使人名心頓淡。林樾道。俺少年時亦雖從軍。爲國殺賊。自通數學。乃知功名間。須有福命。如將軍者。正是其人。此後位至封侯。榮貴無量。勛名蓋代。福命本如此。將軍名心如何會淡得呢。遇春聽了。連忙遜謝。因略叩林樾韜略等書。無不對答如流。遇春驚歎之下。一望壁劍道。先生磊落如此。不消說定能擊劍了。林樾大笑道。慚惶得緊。俺那劍便是。

昔人無絃琴之意。聊具此物。以壯俺讀書之氣罷了。說着取下壁劍。抽出一看。果然是把多年鏽鐵。遇春見了。不由撫掌大笑。林樾道。實不相瞞。俺當年從軍。只有十四五歲的光景。只以望氣占星等術。供奉軍主。至於擊劍武功。却未嘗學。遇春失驚道。足下天資。直如此穎異。一定是少有神童之譽咧。林樾道。這又不然。俺不過賦性有偏。近於數術之學罷了。說着由硯角下。取出兩個紅紙封兒。取一個遞給遇春。那一個仍壓硯下。却笑道。俺早知將軍今夜此時。必然枉駕相訪。故預書數語。一博一笑。遇春連忙打開一看。果然上寫某日某夜某時。楊遇春將軍相訪談話。遇春驚歎道。先生神術。端的賽如邵康節了。那一封兒。又是預說的甚麼呢。林樾大笑道。少時自知。於是起攜遇春。到庭中徘徊玩月。這時月華如水。照徹庭除。仰望天空。更無纖雲。惟有蜀楚分野間。白氣漫漫。上冲霄漢。便似一道銀河。橫亘天際。林樾遙指長歎。

道將軍見麼。不出一年。川楚間。兵劫當起。陰氣肇亂。法當起於女子。然而將軍功名。也就因此大盛。遇春感然道。真個此氣有些異樣。如此咎徵。不知人民劫運。還能消弭麼。林樾歎道。天象垂警。國運當駁。必待人心厭亂。那時方有轉機。此時亂氣。正蓬勃如釜中之氣。如何會消弭得。如無端消弭得。天生將軍。又不合於氣數了。遇春道。先生如此說。無論何人都逃不出一數字了。林樾笑道。那是自然。不消說吾輩凡人。便是神聖仙佛。也都在氣數中流轉哩。(至理名言。誰謂小說非大文哉。)遇春聽了。大爲歎服。正在望月慨然。只聽背後有人跑來。聲如奔馬。礮拍一聲響。林樾撫掌大笑。遇春回望來人。却是逢春。業已一腳踏碎一盆蘭花兒。方在那裏發怔。原來逢春被泡溺漲醒來。不見遇春。便跳起來。喊張起。也沒人答腔。蹓向下房。一看張起。正睡得四脚朝天。逢春推醒他。一問遇春。張起道。那會子。大主人在院中步月。莫非出

店去了麼。逢春心疑。却因尿急。便趲向跨院牆外。先去小解。正聽得遇春語音。合一人暢談甚麼氣數。所以他冒失失直撞進來。當時遇春忙給逢春林樾。彼此一指引。並謝舍弟鹵莽。林樾正色道。此亦定數。這盆蘭應在此時。壞在令弟脚下。將軍如不信。且檢看俺硯下那一封字兒。便見分曉。遇春詫歎之下。連忙大家入室。取過字柬一看。不由歎道。先生神數。真個驚人。林樾道。此不足奇。有理必有數。本如形影。但理著乎顯。數寓於微。聖人設教。只言窮理。果能窮。自能前知。不言數。而數已存乎其中。但窮理以盡性。不索隱而探微。正恐淺識之士。驚心玄遠。流於奇誕。但矜趨避。轉遺性分。應盡之事。所以罕言天數。只好俟人自會悟了。（推闡至此。竟是與義微言。）遇春聽了。只有連連點頭。兩人又講回文韜武略。彼此越法傾倒。只苦了楊逢春。一字也不懂。聽得他沒精打彩。呵欠連連。因跼起道。大哥且在此談天吧。俺還要

找補那半截覺兒去哩。遇春聽了，便跣起告辭，拉着林樾手兒道：「先生如此高材，怎便無心用世呢？當今國家多故，正是男兒報國之秋。先生懷寶迷邦，却可惜的狠。」林樾歎道：「俺自通數學，頗知命薄，却是三四年後，俺當追隨將軍馬足之下，自有一番聚會。」遇春喜道：「既如此，俺省親之後，不久即回京營。先生何妨屈駕敝營，以便朝夕領教呢？」林樾笑道：「還早還早，人生聚散，越法是有定的，遲早一刻都不得說罷。」將遇春兄弟送出院門，拱手自回。次日遇春登程去走別林樾，只見院門反鎖，店主道：「林先生就好乘興出遊，不問遠近哩。」遇春聽了，只得爽然登程。一路上還歎慕林樾不置，逢春却笑道：「依我看，不通數學也好，譬如自家推數，知得死期，白白的預先不自在，不如糊裏糊塗，給他個時至則行，免却多少煩惱呢？」（不想樂天知命之學，却被逢春一口道出也。）兄弟兩人聯轡笑話，一路上說不盡許多風光，路過滕家莊。



遇春不欲耽擱。便悄然而過。（省筆）不一日。行抵四川邊界。因張起脚力異常。便命他先去報信。張起欣然道。俺這兩條腿。正閒得要麻木咧。這一去溜溜腿子。且是快活。逢春道。你到重慶。但打聽騰蛟村。是沒人不知的。張起聽了。一面結束行膝。換上多耳麻鞋。提了扑刀。一而啣道。騰蛟村。膝搖村。念了十來遍。記得牢牢的。便匆匆而去。（略逗下文趣事）這裏遇春等也便徐驅裝騎。按站進發。這日行距騰蛟村。十餘里路。只見景物依然。村墟如故。並且鄉音入耳。十分慰貼。逢春馬上大笑道。大哥可還記得你赴京之時。俺追趕你麼。那時俺從于兄處。騙了十餘兩頭。真是笑話。如今于兄。想已早經抵家。正盼念咱哩。便是俺伯母。合俺父母。見張起去報咱回家之信。也不定怎樣的歡喜哩。遇春欣然道。正是正是。咱在軍中時。雖常有書信寄家。（補筆不可少）如何及得這番親叩膝下呢。兄弟倆說得高興。便一緊轡頭。

放馬跑去。只見道中各岔路上。狠有些衣冠齊楚的鄉客。並有些趕小販生意的人。前後廝趁。都奔騰蛟村而來。一個個眉歡眼笑。有的道。人家那家門。幾輩子厚德傳家。行惠鄉里。後人們會錯的了麼。有的道。俺聽說楊府哥兒們。也要衣錦還鄉了。真是莊運興隆。幾年的踢跳小孩兒們。如今都響噹噹掙的大官大職。有的道。還是少年人兒。沒準性兒。就有放着現成的官。不願作的。你可知咱們鄰村。冷先生的兒子。那小夥子。講漂亮法。不亞如楊府哥兒們。論那樁武功本領。都是頂話話的。不知爲甚麼事。只額經略凱旋的當兒。他忽然唎嘴二百五咧。（謂逃跑也。）眼睜睜掙官到手。他就沒福消受。總是當年冷先生。沒作過陰功事哩。一人笑道。俺看如今的事。都是碰時氣罷了。卽如村西頭。施茂德秀才。那老頭兒。既窮得叮叮噹噹。又脾氣古怪到十二分。親手拾着白花花銀子二百多兩。他就會雙手去交還失主。你看

他這樣的愁透腔。他就能走這步洪運。只明天回親時。陪上一席喜酒。以後竟賸了舒着嘴巴子。吃嚼女壻一輩子咧。衆人笑道。你看着施老頭兒眼熱。快些叫你令正。多弄幾回。五千萬別冷了熱窩就得咧。衆人一路說笑。遇春等聽了。料是村中人有甚麼嫁娶喜事。當時也沒在意。須臾里門在望。便聞得一陣鼓樂之聲。當年楊秀才在時。有時乘騎趁墟。凡迴到村頭上。定要下騎步行。於是遇春等一遵老例。兄弟倆牽了四匹大馬。鞍轡鮮明。又搭着長袍高靴。脇下佩刀。英風凜凜。村中小兒們。只認是路過的將官。登時亂噪。走哇。咱看官去呀。登時都溜溜瞅瞅。跟了一大羣。遇春等剛至街心。只見對面塵頭大起。並且有個婦人。老聲老氣的笑喊道。你這兩個蛋蛋子。總是又聽了你王八大叔的話咧。如今喜堂行禮。還須待一霎兒。老早的撮弄俺去。擺的那家子古董呢。便有個孩子噪道。大嬸呀。你走不動。俺背你去吧。只

要你老赴席回頭。多給俺偷倆肉圓子就有咧。又有個孩子道。大嬸要這般老來俏哩。還巴巴換雙紫花兒的新鞋子。雖然支使的俺大叔多瞞兩眼。那裏曉得。自己脚指頭吃苦頭哩。婦人笑罵道。小猴兒。你們再要牽扯。真個要跑脫鞋子咧。一路喧笑。堪堪撞到面前。遇春手扯兩騎。方要閃路。只聽逢春大喊道。娘吶。噫。噫。快回去。快回去。俺合俺大哥都回來咧。這一聲。不打緊。遇春方仔細看那婦人。就是鄭氏的當兒。只見鄭氏拍掌大笑。莽熊似一邁步。真個簇新新鞋子甩脫。便這樣一個箭步。躡到遇春等跟前。一支手拖住一個。滿臉上都是笑。却眼角邊熱淚直淌。亂噪道。呵呀呀。我的肉肉孩兒們。難爲你就合野人苗子們。拚了一場來咧。怪得于益說你們不久當回。不想今天就到咧。於是遇春等趕忙叩拜。這纔細看鄭氏。依然的紅光滿面。却簇新新長裙短襖。紅花滿頭。這時只喜的死勁子。揩住遇春等。問長問短。正這當

兒。遇春却聽得背後有人。老遠的吵來道。這個憊懶老婆。天生的沒緊沒慢。人家賀客總到齊。他想還梳頭裹脚的臭排場哩。久不聞賢夫婦罄咳。今一登場。又活跳如生也。一笑。鄭氏眼快。望見是楊鳥鎗。便噪道。你快莫胡噉。依我看。咱俺轉去。吧。明天給人家道喜。也不遲哩。這時鳥鎗業已望見遇春等。只喜得笑一聲。向前便跑。不想他這時。靴帽袍套。外掛着一雙厚底靴子脚。只身兒一撲之間。不由一交栽倒。逢春趕忙由鄭氏手中奪出手。跑去扶起。遇春也便跑來。鳥鎗大笑道。喂。家裏的。咱還去給人道喜作甚。竟等着人家給咱道喜吧。說着。亂拉那四匹馬。向遇春道。你娘昨天還念誦你哩。先快到你家再講。遇春兄弟。忙忙叩拜畢。遇春道。叔嬸今天。似乎是與人賀喜去。那麼人情要緊。便請致賀去。吧。鄭氏道。那兒呀。便是于益。性兒真古怪得緊。他自一個人兒。先轉回家。便風風火火的託媒覓親事。如今娶咱村西頭。

施茂德秀才的女兒爲室。今天恰是喜期哩。逢春喜道。既如此。父母便去致賀。少時俺兄弟也去喫喜酒哩。正說之間。只見拖鄭氏的兩個孩子。一個將小拇指伸入口中。向遇春呆望。那一個却拾起鄭氏的花鞋子。提了鞋帶。只管悠宕。鄭氏雖然老氣。然而這當兒。當了大姪大兒的。未免臉上有些熱刺刺。那知鳥鎗。更不客氣。使一把奪過鞋。拍拍拍。一摔塵土。沒事人似的。遞給鄭氏。道。快去吧。人家花轎到門。還須你接接轎。說套吉利話哩。這裏遇春等拉馬移步之間。老夫婦也一路拌嘴。喧喧而去。且說遇春等一逕到家。叩見了李氏娘子。當時那一番悲喜交集情形。自不必說。遇春望見母親鬢髮雖皤。慈顏如故。不由喜慰異常。便略述在京際遇。並從軍征苗。蒙恩得官一切情形。李氏喜道。便是于益先來時。俺已略聞你等從軍情形。這總是天恩祖德。方有這番際遇。此後報國正長。却是可喜的狠。正說着。逢春噪道。伯母自

見張起，想必料到俺兄弟要來咧。遇春恍然道：是呀。李氏道：甚麼張起。難道是你兄弟先遣來人麼。咱家中並沒見此人。遇春等聽了，甚是詫異。只得命婢僕輩安置行裝。逢春那兩騎，索性兒不卸却。便命那僕人先拉向自己家去。原來自于益歸後，便給李氏娘子。僱來婢僕各一。他不但對於李氏，越法盡心，便是對於鄉鄰中，也越法慷慨異常。李氏娘子也問過他，急於覓婚之意。他只笑而不語。當時李氏娘子向遇春等說起于益回家後情形。大家都摸頭不着。李氏見逢春魁魁梧梧，狠有個武員氣度，不由喜道：怪不得你總捨不得你哥子。如今果然掙了點子功名。我想起你合于益偷跑時，險些兒沒把你爹娘急煞。如今你快同你哥子去見你爹娘，也教他早歡喜一霎兒呀。逢春笑道：好教伯母得知。俺們已見過多時咧。因將方纔路逢父母之事一說。李氏聽了，不由哈哈大笑。這一笑，不打緊，樂得個遇春，真如乍膺九

錫。原來李氏娘子。素性端凝。遇春有生以來。從沒見母親啓齒大笑過哩。當時李氏道。既如此。你兄弟便歇歇兒。用過飯。且先到于家致賀去。吧。逢春笑道。伯母好想不開。咱爲甚飽了肚皮。方去吃嚼他呢。可便宜了于阿哥。說罷。拖了遇春。匆匆便走。李氏笑吟吟跟出來。眼見他兄弟。晃晃宕宕。廝趁而去。這一來。鬧動全村。遇春等還沒到于家。早已跟了許多人。須臾。近于家。早有迎門僕人。飛報入去。遇春等方踏上門階。只聽背後有人喚道。楊兄少會呀。正是。

賀客在閭含喜意。

僮人入望蘊奇情。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以下十二集緊接楊遇春率領羣俠

各顯奇能。平定三省教亂。其間熱鬧新穎之節目不一而足。是爲全書之收束。結穴勸懲之旨。悉存乎中。如啖蔗者。然這回方到佳境也。



